



922.9  
458  
1-1

連雅堂著

臺灣



上册

臺灣通史社藏版

0405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著者連雅堂

知溫

故新

充  
盤  
血



名山

絕業

庚申仲春

讓山健



# 序

連雅堂氏當代逸民也久寓緄溟著述頗富頃寄臺灣通史稿本請序於余余披而閱之俶載於蘭人占據獲麟於乙未變革至其叙清朝經營事蹟則典據精深記述詳明乃與江日昇臺灣外記首尾相接可謂文獻大宗矣竊以唐巡撫獨立倡亂之事寔非所以忠於清朝仁於臺疆愆義喪理蒙昧殊甚與鄭氏護持明朝殘局者全異其選惟以

我朝視之則勝國游魂寧爲可憫耳狂暴何咎較諸臺灣外記恨史材既有軒輊余頗爲雅堂氏惜之雖然江氏外記體裁酷近稗官小說讀者往往顰眉通史則不然專仿龍門格式紀傳志表分類有法矧又氣象雄渾筆力迥健論斷古今吾幾不能測其才之所至蓋近世巨觀也卽題此言返之

大正庚申秋九月穀旦

海南 下村

宏

# 序

日俄戰後余游韓國馳聘八道察地理探人情欲以知其二千年間之歷史涉獵古書旁及野乘而韓國之史不全僅有單簡之正史記其治亂興廢之事而民族進化之徑路國家裡面之實狀終不得知深以爲憾昨年夏游越南欲求其史而考之亦同此感蓋以東洋諸國古來編史者多重於治亂興廢典禮職制述載繁冗而國民之生活思想之變遷民族發達之裡面反若不甚置意者近時研究支那古史者前後輩出而學者之所苦則在此點現際所傳支那古代裡面之真相多係後人之稽查考斷而於古史之上殆不能捕捉也余客臺灣閱今四載常蒐本島攸關史書以裨補寡聞而其書悉爲鄭氏以後之政治史書名雖異其所紀載大略相同總督府置史官正史之外多集資料研究考察雖得便宜而未見有通史以一貫之是欲究其全史能無隔靴搔癢之感乎畏友連君雅堂臺南文壇之翹楚也文章雄健學問該博讀破萬卷之書議論天下大勢其所以啓發島民者固爲不尠而史學尤極蘊奧足備一家之見頃著臺灣通史將以上梓余見其全書凡三十有六卷起開闢紀次

建國經營職官戶役田賦以及商務工藝風俗事關史實悉纂錄之殊如虞衡一篇網羅本島所關博物之資料史實以外更俾大益識見之該博考察之周詳誠堪敬服此書刊行不特足資本島之文明更足以貢獻帝國學界者爲不少著者之勞有足多焉故爲之序

大正七年秋九月巒洲西崎順太郎序於臺南新報社



# 序

史何以作乎史爲人類進化得失之林不可不作也環地球而族之人類莫不有史惟野蠻無史無史所以長終古而蠻野也抑史爲世界人類所共有無貴賤無畛域髮櫛緡貫昭示來今立言貴碩大光明不偏不黨發潛德之幽光除奸回於既死者非國家編纂事業世界的史家之事業也臺灣之見於史者始於隋之大業六年其後西踞荷爭忽而鄭忽而清治亂相承波瀾重疊文獻上固無可徵者然而茫茫上古純野蠻民族自生自滅之世無從寫起史之稍修不過有清領臺二百餘年間所著臺灣府縣廳志而已而其編纂多出於清代吏人之手非史家也其筆削往往爲識者所譏顧個人獨力編纂良難大史眼不易得難一得之而不肯肩自銳任譬如唐之韓柳尙躊躇觀望餘可知矣難二材料散佚探討無從難三今連子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鎔鑄經史貫穿古今其史眼卽禪家最上乘正法眼也憤臺灣史乘未備世方熙熙攘攘競逐於利此獨超然物外閉戶著書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非肩自銳任者曷克臻此臺灣史料當以撫墾拓殖最爲偉觀而前賢之華路檻縷往往見

遺小儒湮沒不彰連子獨搜羅剔刮廓而明之或據探父老口碑或徵於北京史館綱舉目張探討極富故能蔚然成爲臺灣通史雖曰人事豈非天之誕降其奇使完茲編纂使命哉連子非官也一介之史家也臺灣南國長春四時若夏花開子結獸走禽飛沿海波翻濤湧魚嘯龍悲天之蒼蒼其正色耶三光在上照見古來許多民族憑陵剪屠興亡淘汰天何言哉史家代爲之言也臺灣今日當我國圖南關門海峽爲東西文化潮流折衝樞紐臺灣雖小業成爲世界的臺灣烏乎若然則連子之編纂臺灣通史其使命一爲此後之豫言者大正戊午中秋前三日白水尾崎秀眞序於臺灣讀古村莊之桂子香處

## 凡例

一此書始於隋大業元年終於清光緒二十一年凡千二百九十年之事網羅舊籍博採遺聞旁及西書參以檔案而追溯於秦漢之際故曰通史

一此書略倣龍門之法曰紀曰志曰傳而表則入於諸志之中圖則見於各卷之首尤爲前史所無蓋著史莫難於表而讀書必藉夫圖故特詳焉

一前人作史多詳禮樂兵刑而於民生之豐嗇民德之隆污每置缺如夫國以民爲本無民何以立國故此書各志自鄉治以下尤多民事

一輿地一志或曰地理或曰疆域夫地理屬於自然山嶽河川是也疆域由於人爲府縣坊里是也故此書僅志疆域而地理別爲撰述

一臺灣地名多譯番語如宜蘭未入版圖之時曰蛤仔難或作甲子蘭設廳之際稱噶瑪蘭改縣之後又稱宜蘭故必照其時之名以記庶免誤會

一臺灣虞衡之物多屬土名著者特爲考證釋以漢名疑者則缺

一宦游士夫僅傳在臺施設之事若臺灣人物則載其一生

一作史須有三長棄取詳略尤貴得宜顧臺灣前既無史後之作者又未可知故此書寧  
詳母略寧取母棄

# 臺灣通史上冊目錄

## 卷首

著者之像

明石臺灣總督閣下題字

田臺灣總督閣下題字

臺灣銀行頭取中川白雲先生題字刊在中冊

下村臺灣總務長官閣下序

臺南新報主筆西崎巒洲先生序

臺灣日日新報主筆尾崎白水先生序

臺中林南強先生序

自序

凡例

卷一

開闢紀起隋大業元年終於明永歷十五年

卷二

建國紀起明永歷十五年終於三十七年

合 康 十 十 五 元 年

卷三

經營紀起清康熙二十二年終於光緒二十年

卷四

過渡紀起清光緒二十一年終於是年九月此篇原名獨立嗣以字義未妥故易之

卷五

疆域志

卷六

職官志

卷七

戶役志.....一八

卷八

田賦志.....一〇一

卷九

度支志.....三三

卷十

典禮志.....二七九

〇 卷十一

教育志.....二〇七

卷十二

刑法志.....三三

表附

延平郡王世系表建國紀.....六一

鄭氏中央職官表職官志……………一六六

鄭氏臺灣職官表職官志……………一六七

清代職官表職官志……………一六八

民主國職官表職官志……………一七九

清代臺灣戶口表一戶役志……………一八七

清代臺灣戶口表二戶役志……………一八八

清代徵收丁稅表一戶役志……………一八八

清代徵收丁稅表二戶役志……………一九九

清代徵收丁稅表三戶役志……………一九〇

清代徵收番餉表一戶役志……………一九〇

清代徵收番餉表二戶役志……………一九五

荷蘭王田租率表田賦志……………二三五

鄭氏官田租率表田賦志……………二三五



|           |     |     |
|-----------|-----|-----|
| 鄭氏文武官田租率表 | 田賦志 | 三二六 |
| 鄭氏文武官田稅率表 | 田賦志 | 三二六 |
| 鄭氏田園徵賦表   | 田賦志 | 三二七 |
| 清代民田租率表一  | 田賦志 | 三二七 |
| 清代民田租率表二  | 田賦志 | 三二七 |
| 清代民田租率表三  | 田賦志 | 三二七 |
| 清代民田租率表四  | 田賦志 | 三二八 |
| 清代民田租率表五  | 田賦志 | 三二九 |
| 清代屯田租率表   | 田賦志 | 三三〇 |
| 清代番大租率表   | 田賦志 | 三三一 |
| 阿里山番租率表   | 田賦志 | 三三一 |
| 清代田園甲數表   | 田賦志 | 三三一 |
| 清代田園徵賦表   | 田賦志 | 三三二 |

|            |     |
|------------|-----|
| 臺灣縣歲入表度支志  | 二五二 |
| 臺灣縣歲出表度支志  | 二五二 |
| 鳳山縣歲入表度支志  | 二五五 |
| 鳳山縣歲出表度支志  | 二五六 |
| 諸羅縣歲入表度支志  | 二五八 |
| 諸羅縣歲出表度支志  | 二五九 |
| 彰化縣歲入表度支志  | 二六二 |
| 彰化縣歲出表度支志  | 二六二 |
| 淡水廳歲入表度支志  | 二六四 |
| 淡水廳歲出表度支志  | 二六五 |
| 澎湖廳歲入表度支志  | 二六六 |
| 澎湖廳歲出表度支志  | 二六六 |
| 噶瑪蘭廳歲入表度支志 | 二六七 |

|             |     |
|-------------|-----|
| 噶瑪蘭廳歲出表度支志  | 二六七 |
| 臺灣文官養廉表度支志  | 二六八 |
| 臺灣武官養廉表度支志  | 二七〇 |
| 臺灣武官俸薪表度支志  | 二七一 |
| 臺灣兵餉支給表度支志  | 二七三 |
| 噶瑪蘭營兵餉表度支志  | 二七三 |
| 建省以後歲入總表度支志 | 二七六 |
| 各府廳縣壇廟表典禮志  | 二七七 |
| 臺灣儒學表教育志    | 二七七 |
| 臺灣書院表教育志    | 二七八 |

圖附

|           |
|-----------|
| 臺灣古圖開闢紀   |
| 荷蘭軍艦東圖開闢紀 |

荷人初至澎湖圖開闢紀

熱蘭遮城圖開闢紀

羅岷古城圖開闢紀

荷人約降鄭師圖開闢紀

延年郡王像建國紀

延平郡王書建國紀

延平郡王手植之梅建國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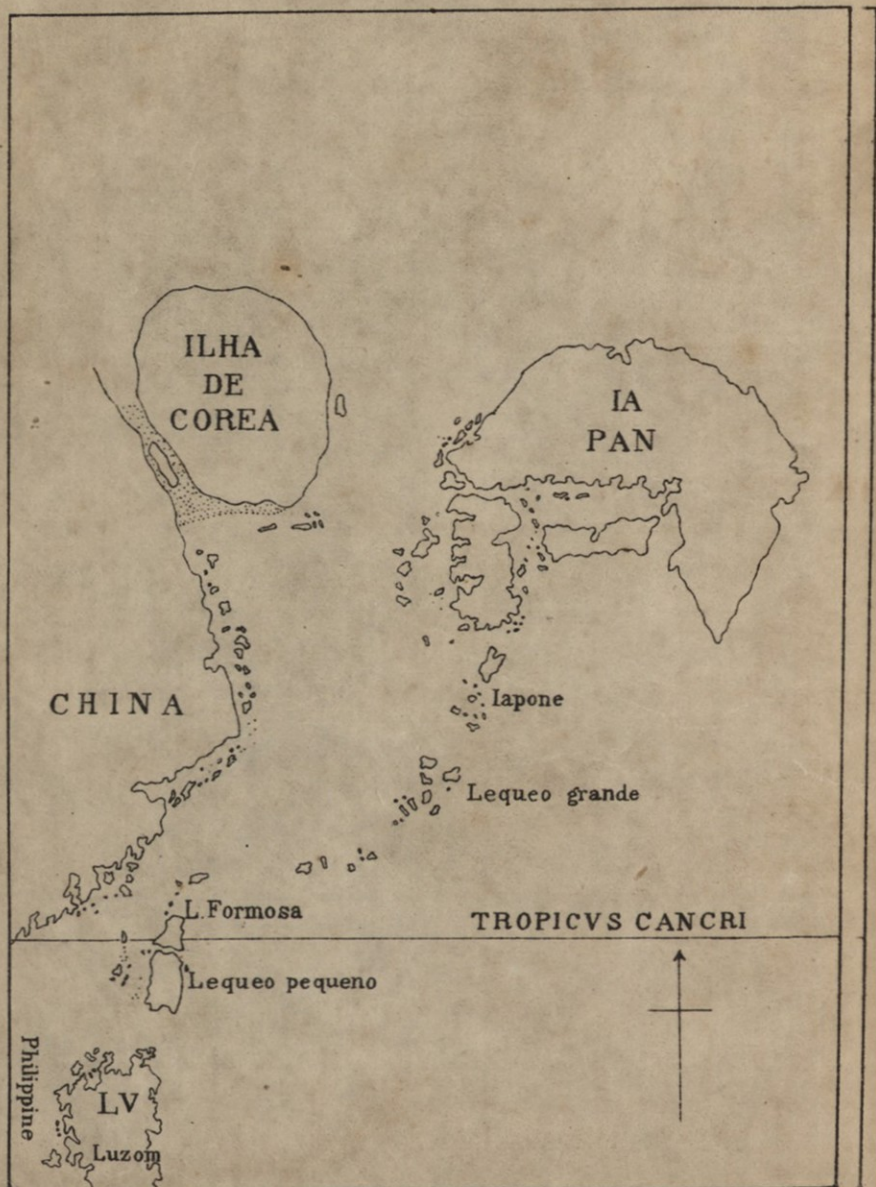
臺灣府總圖疆域志

後山總圖疆域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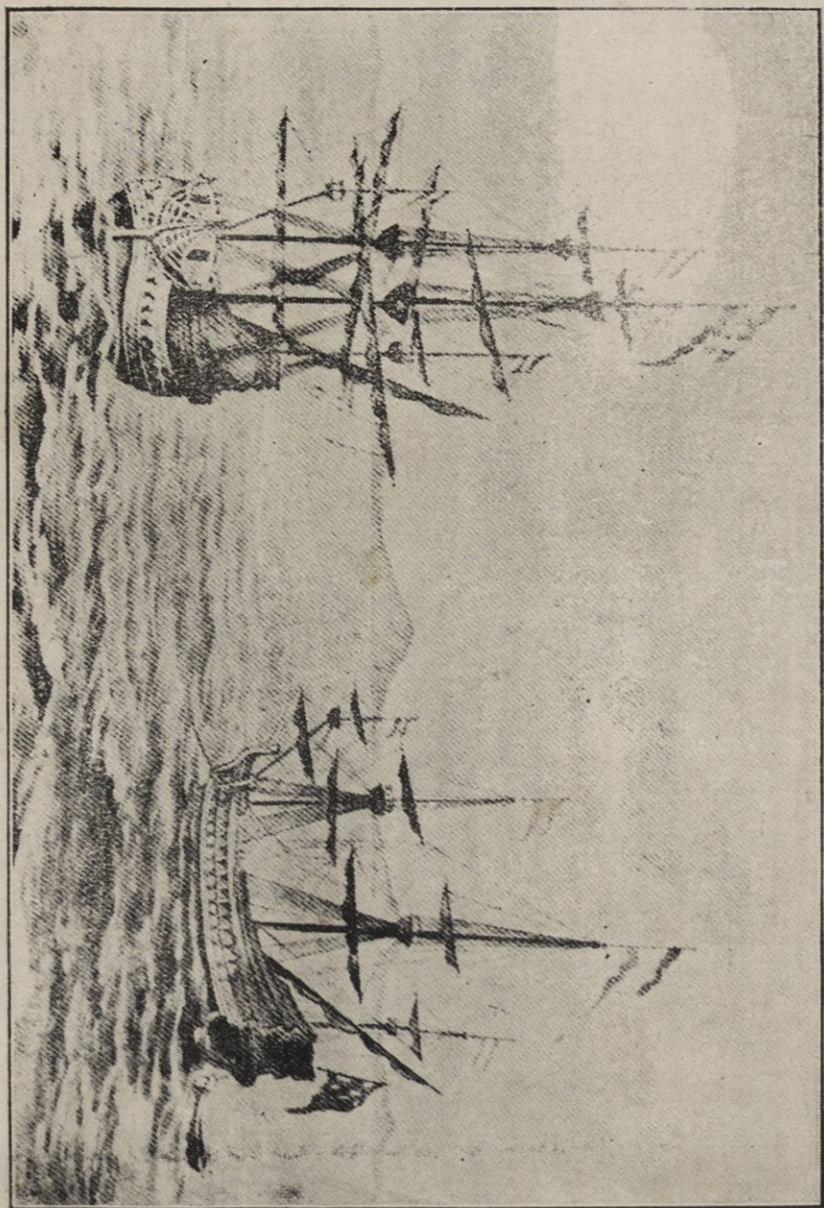
民主國公債票度支志

民主國官銀票度支志

建平郡王祠典禮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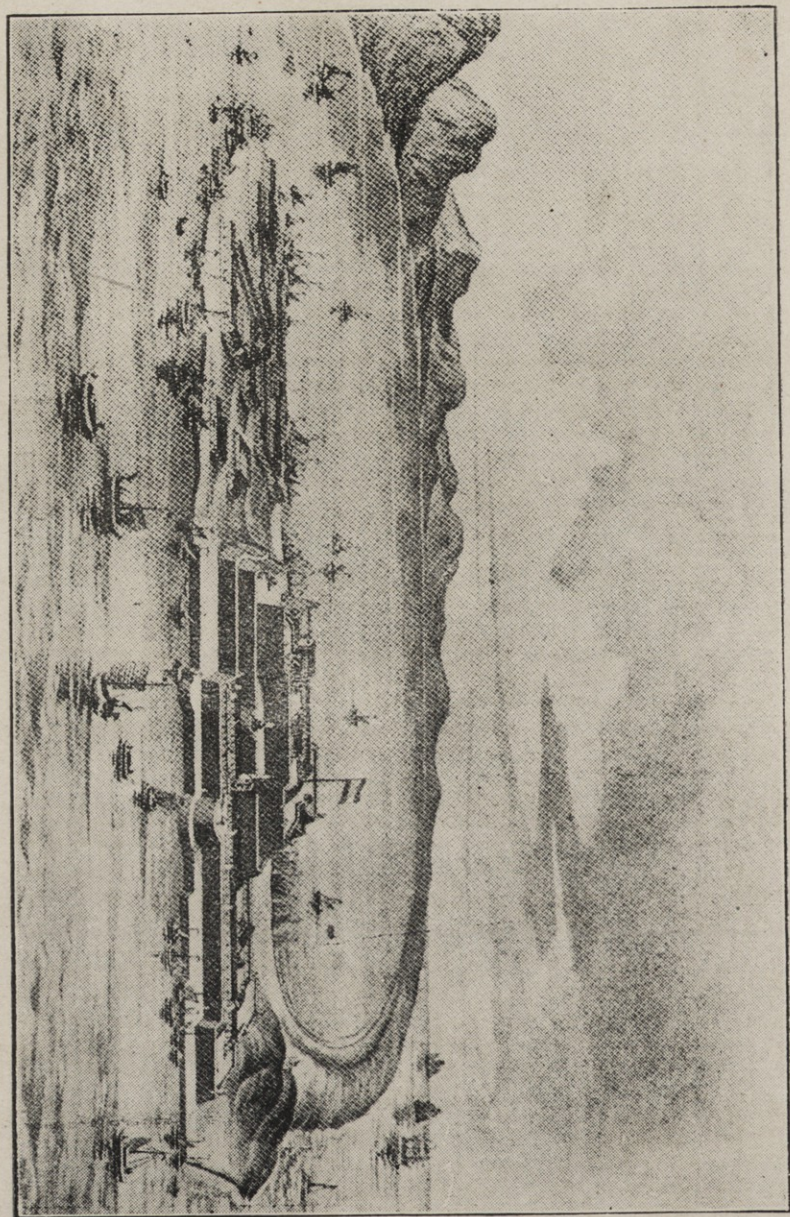


荷國軍艦東航臺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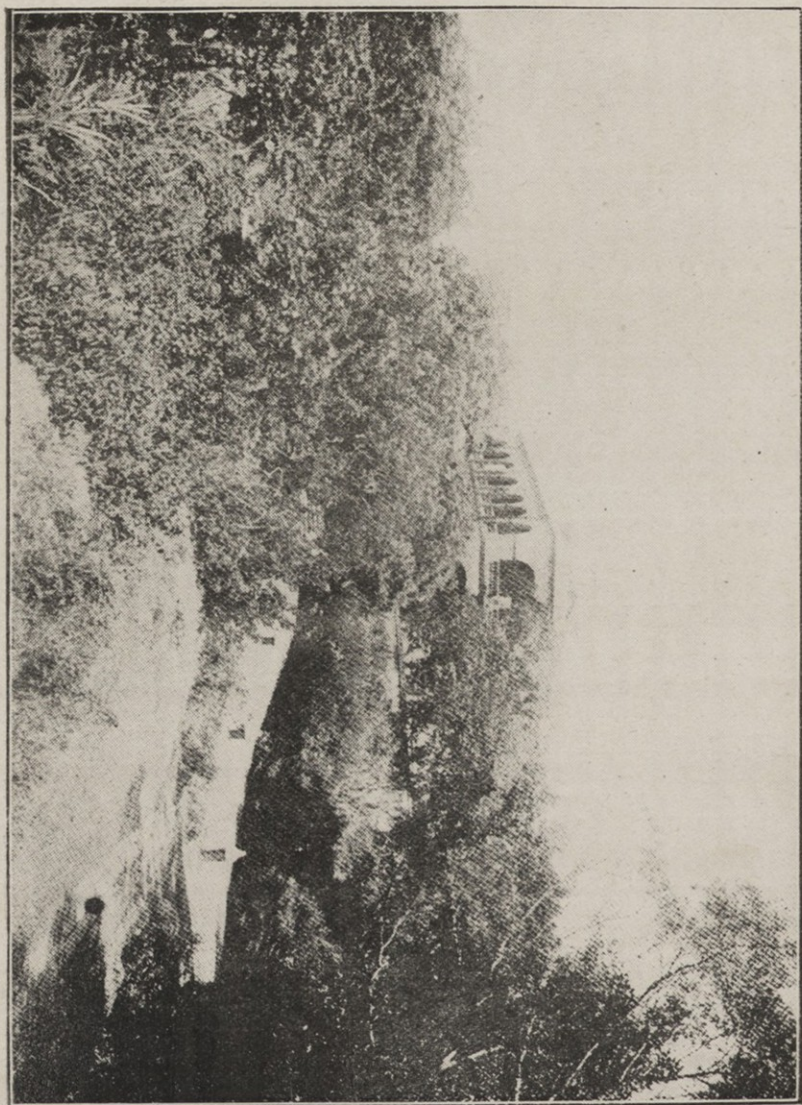


荷人初至澎湖圖



也身雖亡之時當問陵邱之旁海大臨前廢荒已經開埠平安今在城隍赤印業所人荷身城此 圖城述開熱





也館事領國英之水淡今即建所人牙班西爲城此圖城古峴羅



荷  
 人  
 締  
 約  
 降  
 民  
 略  
 地  
 日  
 觀  
 兵  
 夾  
 板  
 威  
 風  
 掃  
 四  
 莫  
 說  
 東  
 方  
 男  
 子  
 少  
 赤  
 城  
 下  
 拜  
 不  
 延  
 堂  
 雅  
 此  
 並  
 於  
 載  
 為  
 上  
 誌  
 雜  
 某  
 於  
 揭  
 嘗  
 前  
 年  
 數  
 十  
 館  
 物  
 博  
 蘭  
 荷  
 議  
 理  
 畫  
 所  
 人  
 荷  
 為  
 圖  
 此  
 圖  
 氏  
 鄭  
 締  
 約  
 人  
 荷

延平郡王像



此像爲泉州石井鄭氏宗祠所藏

延平郡王之書

延平郡王之書世間絕少近時頗有偽作此幅為泉州大家黃氏所藏前年臺南開元寺僧游錫其地聞而求之黃氏以臺灣為王手拓而寺又為北園別墅之址遂出以贈現藏寺中誠希世之寶也

無之極而為之極太極部一而生動  
動之極而為之極而生陰靜一也而動  
一動靜而生為之極而生陰分一而儀  
皇天乃湯亨陰分而生水火也金也  
五字未吸也

鄒咸休

沈葆楨手題延平郡王祠之聯

起一生命可如何之遇特賦選轉天地是初極空人

劍氣千秋未滅古之奇壯美留此山川作遠近世界

延平郡王手植之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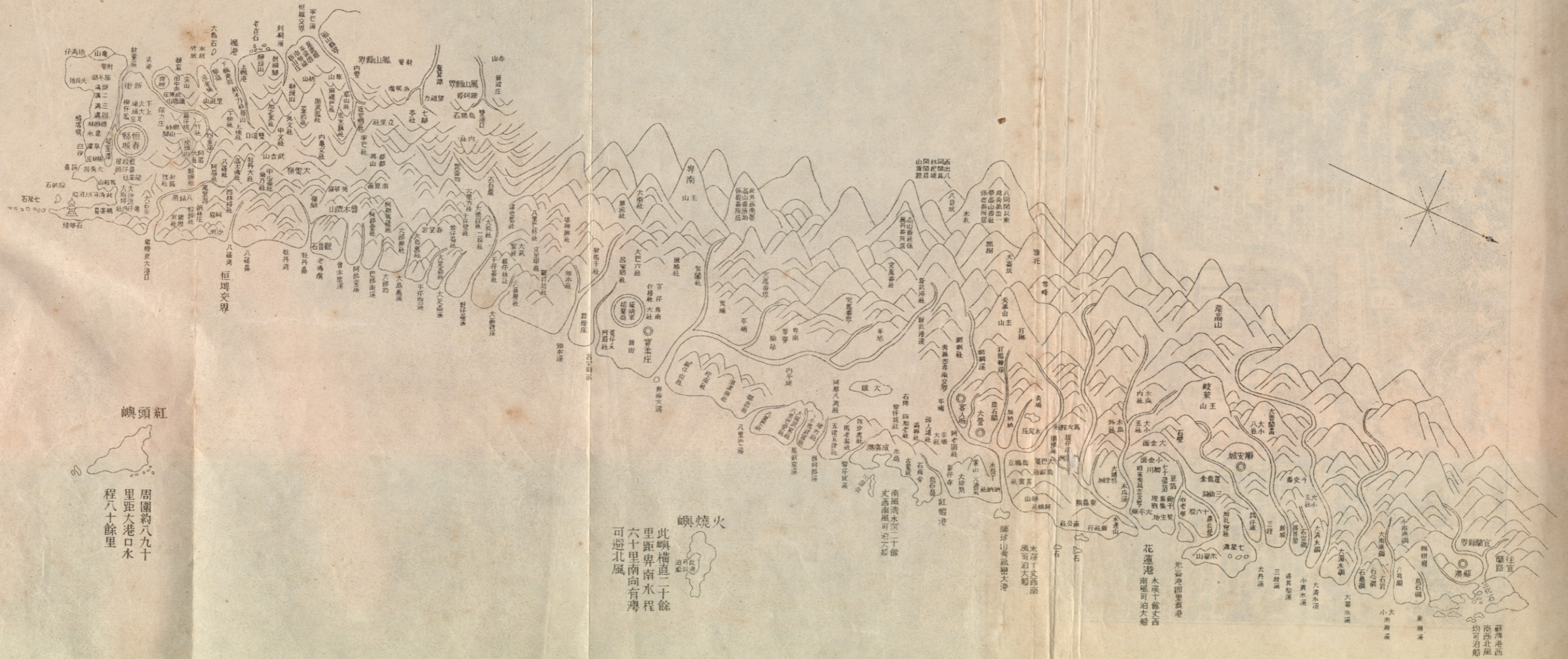
此梅相傳爲延平郡王手植。至今二百四十餘年。舊在鴻指園中。爲承天府署之址。光緒元年建祠之時。乃移於此。詠者甚多。余亦有延平郡王祠古梅歌一首。錄之於左。

我聞諸葛廟前古柏柯如銅。堅貞不拔回天工。又聞岳王墳上古柏。高摩空。萬枝南向表臣衷。我謂古木無知何得人。推崇千古見者猶思二人之精忠。諸葛存漢岳驅戎。繼其武者唯我延平眞英雄。延平祠宇凌穹窿。中有古梅。繽紛開花紅。巨幹杈枒葉蔥蔥。暗香浮動度春風。我謂古梅無知何得精神通。直使游者觀者。用者詠者。猶思延平。羅心胸。延平義憤起孤童。登天直欲跨飛熊。手提長劍倚崆峒。不能魯陽。磨戈日再中。亦當立馬天山早掛弓。如何北征南渡半挫功。關地開天乃在東。海東神鯨一去水濛濛。崑崙江山漲妖烽。桑田滄海幾度難尋踪。唯見古梅。歲開花愈濃。盤錯錯生氣。充下有雪凍上雲。封千秋萬劫。神併幘。直使天桃俗李未敢爭。纖穠紅牆一角月玲瓏。中霄夜冷劍光衝。我來歌歎尤無窮。放眼九州心冲冲。不見高岡威鳳鳴。梧桐不見青天一鶴棲。喬松但見梅花如海春。溶溶我欲召廣平。命和靖使之挾筆寫花容。二子載拜辭未工。粗才恐被梅花洞銅瓶。紙帳小家庭。高士美人亦惺忪。我時已飲酒千鍾。我氣特盛口吐虹。手把巨筆畫天畫地寫萬叢。花大如斗。枝如龍。古香古色不與凡花同。擲筆大笑眼朦朧。醉臥梅下魂何從。夢見延平對我拍手驚相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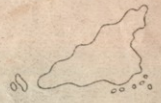
# 臺灣總圖



# 後山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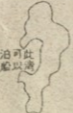


紅頭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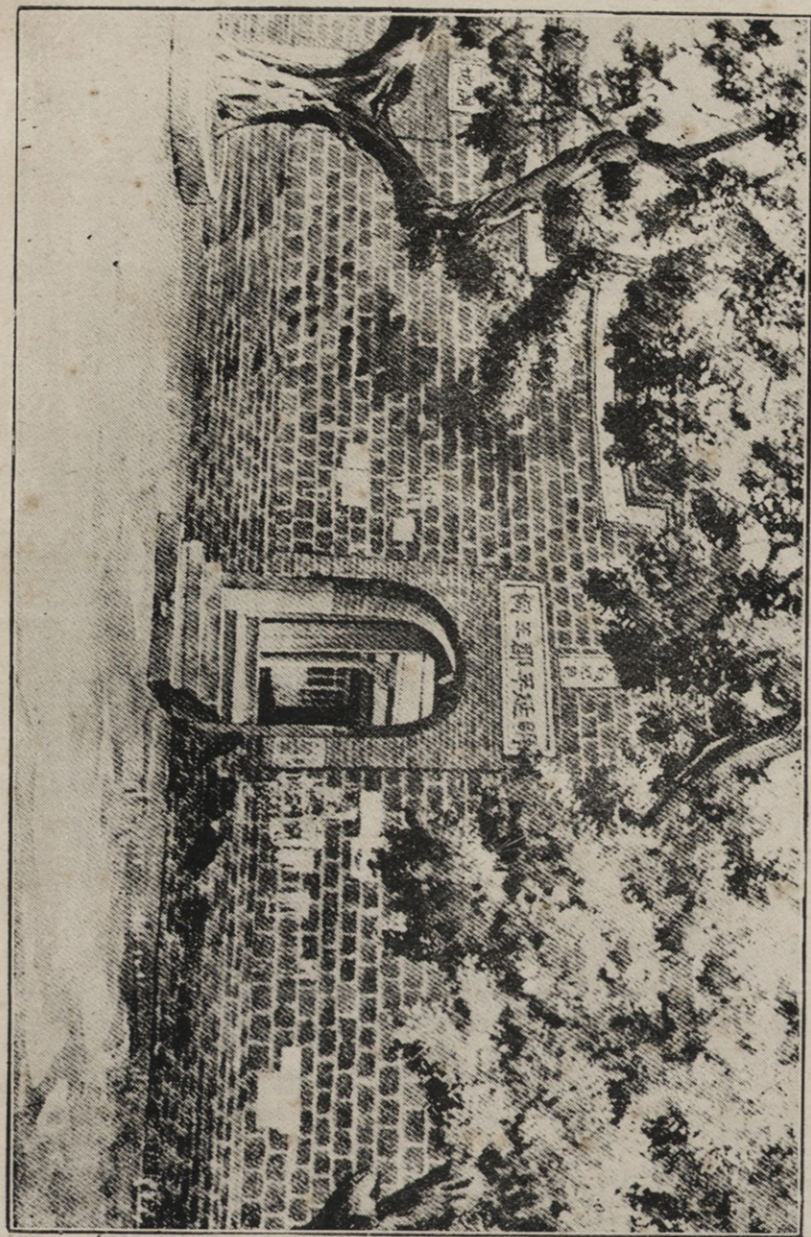
周圍約八九十里  
距大港口水程八十餘里

火燒嶼



此嶼橫直二十餘里  
距卑南水程六十里  
南向有灣可避北風

蘇澳港西  
均可泊船





# 臺灣通史卷一

臺南 連雅堂 撰

## 開闢紀

臺灣固東番之地。越在南紀。中倚層巒。四面環海。荒古以來。不通人世。土番魑結。千百成群。裸體束腰。射飛逐走。猶是游牧之代。以今石器考之。遠在五千年前。高山之番。寔爲原始。而文獻無徵。搢紳之士。固難言者。按史秦始皇命徐福求海上三神山。去而不返。又曰。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愚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乃使人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或曰。蓬萊方丈爲日本琉球。而臺灣。

則瀛洲也。語雖鑿空，言頗近理。蓋以是時航海術未精，又少探險海外，飄渺虛無，疑爲僊境。陋矣。臺灣與日本琉球，鼎立東海，地理氣候大略相同，山川美秀，長春之花不黃之草，非方土所謂僊境也。歟。徐福有來臺灣，今雖無可確證，而五百男女之散處日本琉球者，後嗣不絕。然則秦時男女或有往來臺灣者，未可知也。或曰：澎湖則古之方壺，而臺灣爲岱員於音，寔似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寔維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虛。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相去七萬里，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僊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怒，流於西極，失群聖之所居，乃命禺疆使巨鯨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夫澎湖與臺灣密邇，巨浸隔之，黑流所經，風濤噴薄，瞬息萬狀，寔維無底之谷，故名落漈。又有萬水朝東之險，而言風輒引去也。臺灣之山有高至海拔一萬三千六百餘尺，爲東洋群山之特出者。長年積雪，其狀如玉，故曰望之如雲也。或曰：臺灣爲古之東鯤。後漢書東夷傳曰：會稽海外有東鯤人，分爲二十餘國。又有夷洲、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遂止此洲。會

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然則臺灣之爲瀛洲爲東鯤。澎湖之爲方壺。其說固有可信。而澎湖之有居人。尤遠在秦漢之際。或曰楚滅越。越之子孫遷於閩。流落海上。或居於澎湖。是澎湖之與中國通也。已久。而其見於載籍者。則始於隋代爾。海防考曰。隋開皇中。嘗遣虎賁陳稜略澎湖地。其嶼屹立巨浸中。環島三十有六。如排衙。居民以苦茅爲廬舍。推年大者爲長。畋漁爲業。地宜牧牛羊。散食山谷間。各鼂耳爲記。稜至撫之。未久而去。是爲中國經略澎湖之始。而亦東入臺灣之機也。當是時。宇內旣平。南北混一。聲靈所布。訖於南蠻。而澎湖地近福建。海道所經。朝發夕至。漳泉沿海之黎民。早已來往。耕漁并耦。不侵不畔。幾爲熙皞之世。唯是書所言。頗有錯謬。陳稜之拜虎賁。事在大業三年。而此爲開皇中。相去幾十餘載。豈爲追述之辭。若其經略臺灣。則詳於隋書之琉球傳也。其傳曰。流求國在海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世數也。彼土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琯刻禽獸。多鬪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織如髮之。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丫帥。竝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主

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爲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型制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其形方正。織鬪縷皮。竝雜毛以爲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爲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風。綴璫施釧。懸珠於頭。織籐爲笠。飾以毛羽。有刀。弣弓。箭。劍。鈹之屬。其處少鐵。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爲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輿之。而導從不過數十人。小王乘機。鏤爲獸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耐創。諸洞各自爲部隊。不相救助。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躁。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卽共和解。收取鬪死者聚食之。仍以髑髏將向王所。王卽賜以冠。便爲隊帥。無賦歛。有事均稅。用刑無常準。皆臨事科決。犯罪皆斷於鳥了帥。不服。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之。獄無枷鎖。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大如筋。長尺餘。鑽項殺之。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盈虧。以紀時節。候草木榮枯。以爲年歲。其人深目長鼻。頗類於胡。亦有小慧。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床而寢。男子拔去髭鬚。身上有毛皆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爲蟲蛇之文。嫁娶以酒珠貝爲聘。或男女相悅。便相匹耦。婦人產乳。必食子衣。產後以火自灸。令汗出。五日便平服。以木槽中暴海水爲鹽。木汁爲酢。釀米麴爲酒。其味甚薄。食皆

用手。偶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土王酒者亦呼王名銜杯。其飲頗同突厥。歌舞蹋蹴。一人唱。衆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死者氣將絕。輿至庭前。親朋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纏縛之。裹以葦草。襯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爲父者。數月不食肉。其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羆豺狼。尤多猪雞。無牛羊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持一插以石爲刃。長尺餘。濶數寸。而墾之。土宜稻粱禾麥麻赤豆。胡黑豆等。木有楓栝樟榿楠枌梓竹籐。菓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相類。俗祀山海之神。祭以肴酒。戰鬪殺人。便將所殺之人祭其神。或倚茂樹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爲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人間門戶上必安獸類骨角。大業元年。海師何蠻奏言。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烟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同往。因到流求。言語不通。掠一人而反。明年。帝復令寬慰撫之。不從。寬取其甲布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帝遣虎賁陳稜朝靖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鰐躡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

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焚其宮室。載軍寔而還。自爾遂絕。其陳稜傳曰。大業三年。拜虎賁中郎將。後三歲。與朝靖大夫張鎮州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泛海。擊流求國。月餘而歸。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爲商旅。往往詣軍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州爲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兜遣兵拒戰。鎮州頻擊破之。稜進至低沒檀洞。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稜擊破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祭海神。旣而開霽。分爲五軍。趨其都邑。渴刺兜率衆數千逆拒。稜又遣鎮州爲先鋒。擊走之。乘勝逐北。至其柵。渴刺兜背柵而陣。稜盡銳擊之。從辰至未。苦鬪不息。渴刺兜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填塹。攻破之。斬渴刺兜。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而歸。閩書亦曰。福州之福廬山。當隋之時。曾掠琉球九千戶。置此。尙有其裔。是琉球者。臺灣之古名。今之琉球。古曰冲繩。當隋之時。天孫氏初建其國。制度略備。必不是如之野。且其所言風俗。與今日之土番尙無差異。蓋以僻陋在夷文化。不通歷歲千年。猶保其朔。故蓉洲文稿曰。臺灣海中番島。考其源。則琉球之餘種。自哈喇分支。近通日本。遠接呂宋。控南灣。阻銅山。以澎湖爲外援。哈喇之音。似爲渴刺。而波羅檀之地。今在何處。或以爲葫蘆墩。於音相近。或以爲琅璫之部落。當隋之時。大安大甲兩溪滙合一流。濁水以北。猶巨海也。波羅檀爲海濱。

高原王都於是。以固險也。故自隋書。以至宋元。所言之琉球。多屬臺灣。先是仁壽三年八月。商人欽良暉。歸自日本。與倭僧圓珍同船。爲北風漂至琉球。見岸上數十人。各執刀戈。良暉大驚。圓珍力祈不動。尊既而風回。乃至福建。是爲華人發見臺灣之始。而早於陳稜之征伐者四年。其後遂不往來也。

唐貞觀間。馬來群島洪水。不獲安處。各駕竹筏避難。漂泊而至臺灣。當是時。歡斯氏遭隋軍之後。國破民殘。勢窮蹙。馬人乃居於海澨。以殖其種。是爲外族侵入臺灣之始。故臺灣小誌曰。生番之語言。出自馬來者六之一。出自呂宋者十之一。迨北十七村多似斐利賓語。說者謂自南洋某島遷來。其言近似。而統一之者爲卑南王。王死之後。各社分立。以至今日。及唐中葉。施肩吾始率其族。遷居澎湖。肩吾汾水人。元和中舉進士。隱居不仕。有詩行世。其題澎湖一詩。鬼市鹽水足。寫當時之景象。而終唐之世。竟無與臺灣交涉也。歷更五代。終及兩宋。中原板蕩。戰爭未息。漳泉邊民。漸來臺灣。而以北港爲互市之口。故臺灣舊誌有臺灣一名北港之語。北港在雲林縣西。亦謂之魴港。當是時。馬人之在臺灣者。族強勢大。遂攘土番而分據南北焉。淳熙之間。琉球酋長率數百輩。猝至泉之水灣圍頭等村。肆行殺掠。喜鐵器及

匙筋人閉戶則免。但刈其門鏝而去。擲以匙筋。則頰拾之。見鐵騎爭刈其甲。駢首就戮。而不知悔。臨敵用鏢鎗。繫繩十餘丈。爲操縱。蓋惜其鐵而不忍棄也。不駕舟楫。縛竹爲筏。急則群舁之。泗水而遁。與那國者。沖繩之一島也。昔有長耳國人渡來。掠人爲害。與那國人謀防禦。造巨屨。投之海。長耳國人見而驚去。是爲臺灣番族。掠外洋之始。而此爲馬人也。其黠者且乘艫。渡大海。至呂宋。以物交物。轉買於高山之番。至今猶有存者。故宋史曰。流求國在泉州之東。有海島曰澎湖。烟火相望。旁有毗舍耶國。語言不通。袒裸盱睢。殆非人類。蒙古崛起。侵滅女真。金人泛海避亂。漂入臺灣。宋末零丁洋之敗。殘兵義士亦有至者。故各爲部落。自耕自贍。同族相扶。以資捍衛。

元世祖旣宅區夏。餘威震於殊俗。南洋諸島悉入帡幪。至元十八年。元師伐日本。至九州海上。遇颶燬焉。諸將各擇堅艦遁。至澎湖及臺灣西岸。再遇風。乃歸福建。二十三年。整兵造艦。謀再舉。未發而止。二十八年秋九月。命海船副萬戶楊祥合迷張文虎竝爲都元帥。將兵征瑠求。置左右兩萬戶府。官屬皆從祥選辟。旣又用福建吳志斗言祥不可信。宜先招諭之。乃以祥爲宣撫使。佩虎符。阮鑒兵部員外郎。志斗禮部員外郎。竝銀符。齎詔往瑠求。明年不得。



達瑠求而還。夫元之謀伐琉球。蓋欲以扼日本也。故元史曰。瑠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州界內。澎湖諸島與瑠求相對。亦素不通。天氣清明時。望之隱約。若烟若霧。其遠不知幾千里也。西南北岸皆水。至澎湖漸低。近瑠求則謂之落漈。漈者水趨下而廻也。凡西岸漁舟至澎湖已下。遇颶風發作。漂流落漈。回者百一。瑠求在外夷最小而險者也。漢唐以來。史所不載。近代諸番市舶不聞至其國者。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九月。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六千軍往降之。不聽命。則遂伐之。朝廷從其請。繼有書生長福建。熟知海道利病。以爲若欲收附。且就澎湖發船往諭。相水勢地利。然後興兵未晚也。冬十月。乃命楊祥充宣撫使。給金符。吳志斗禮部員外郎。阮鑒兵部員外郎。竝給銀符。使往瑠求。詔曰。收撫江南。已十七年。海外諸番。罔不臣屬。唯瑠求邇在閩境。未曾歸附。議者請卽加兵。朕維祖宗立法。凡不庭之國。先遣使招諭。來則安堵如故。否則必致征討。今止其兵。命楊祥阮鑒往諭汝國。果能慕義來朝。存爾國祀。保爾黎庶。若不效順。自恃險阻。舟師奄及。恐貽後悔。爾其慎擇之。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自汀路尾灣舟行。至是日巳時。海洋中正東。望有山長而低者。約去五十里。祥言爲瑠求國。鑒謂不知的否。祥乘小舟至低山下。以人衆不敢自上岸。命軍官劉

閩等二百餘人。以小舟十一艘。載軍器。領三嶼人陳輝者登岸。岸上人衆不諳三嶼人語。爲其殺死者三人。遂還。四月二日。至澎湖。祥責鑿志斗已到。瑠求文字。二人不從。明日不見志斗踪跡。覓之無有也。先是志斗嘗斥言祥生事要功。欲取富貴。其言誕妄難信。至是疑祥害之。祥顧稱志斗初言瑠求不可往。今祥已至瑠求而還。志斗懼罪逃去。志斗妻子訴於官。有旨發祥鑿還福州置對。後遇赦。不竟其事。成宗大德元年。福建省平章政事高興言。今立省泉州。距瑠求爲近。可伺其消息。或宜招宜伐。不必它調兵力。興請就近試之。九月。高興遣省都鎮撫張浩。福州新軍萬戶張進。赴瑠求國。擒生口一百三十餘人而還。是爲中國再略臺灣之事。當是時。澎湖居民日多。已有一千六百餘人。貿易至者。歲常數十艘。爲泉外府。至元中。乃設巡檢司。隸同安。澎湖之置吏行政。自茲始。

明初宇內未平。桀鷲之徒。聚爲海寇。出入澎湖。以掠沿海。洪武五年。信國公湯和經略海上。議徙澎民於近郭。以絕邊患。廷議可之。二十年。遂廢巡檢。盡徙其人於漳泉。而墟其地。自是澎湖遂爲海寇巢窟。永樂中。太監鄭和舟下西洋。諸夷靡不貢獻。獨東番遠避不至。東番者臺灣之番也。和惡之。率師入臺。東番降服。家貽一銅鈴。俾掛項間。其後人反寶之。富者至掇

數枚。是爲中國三略臺灣之事。初和入臺舟泊赤嵌。取水大井。赤嵌番社名。爲今臺南府治。其井尚存。而鳳山有三寶薑。居民食之疾瘳。云爲鄭和所遺。則和入臺且至內地。或謂在大岡山也。嘉靖四十二年。海寇林道乾亂。遁入臺灣。都督俞大猷追之。至海上。知水道紆曲。時哨鹿耳門以歸。乃留偏師駐澎湖。尋罷之。居民又至。復設巡檢。已亦廢之。道乾旣居臺灣。從者數百人。以兵劫土番。役之若奴。土番憤。議殺之。道乾知其謀。乃夜襲殺番。以血釁舟。埋巨金於打鼓山。逸之大年。是爲華人殺番之始。

萬歷二十年。日本伐朝鮮。沿海戒嚴。哨者謂有將侵淡水雞籠之議。明廷以澎湖密邇。議設兵戍險。二十五年。始設游兵。春冬汎守。於是澎湖復爲中國版土。四十五年。日人入龍門港。遂有長戍之令。初日本足利氏之末葉。政亂民窮。薩摩肥前諸國之氓。相聚爲盜。駕八幡船。侵掠中國沿海。采入閩浙。而以臺灣爲往來之地。居於打鼓山麓。名曰高砂。或曰高山國。高砂爲日本播州濱海之地。白沙青松。其境相似。故名。或曰是番社之名也。當是時日本征夷大將軍豐臣秀吉旣伐朝鮮。謀併臺灣。二十一年十一月。命使者原田孫七郎至呂宋。途次賜書高山國。勸其入貢。書曰。夫日輪所照臨。雖至海岳山川草木禽蟲莫不受他恩光也。予

際欲處慈母。胞胎之時。有瑞夢。其夜日光滿室。室中如晝。諸人不勝驚愕。相士相聚占卜之。曰。壯年輝德色於四海。發威光於萬方之奇異也。故不出十年之中。而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異邦遐馭。嚮風者。忽出鄉國。遠泛滄海。冠蓋相望。結轍於道。爭先而服從矣。朝鮮國者。自往代於本朝。有牛耳盟。久背其約。況又予欲征大明之日。有反謀。此故命諸將伐之。國王出奔。國城付一炬也。聞信已急。大明出數十萬援兵。雖及戰鬪。終依不得其利。來勅使於本邦。肥之前州而乞降。繇之築十箇城營。收兵於朝鮮域中。慶尙道。而履決真僞也。如南蠻琉球者。年年獻土宜。海陸通舟車。而仰予德光。其國未入幕中。不進庭。罪彌天。雖然不知四方來享。分爲其地。疏志。故原田氏奉使命而發船。若是不來朝。可令諸將攻伐之。生長萬物者。日也。枯渴萬物者。亦日也。思之不具。是爲日本。經略臺灣之始。三十二年。山田長政赴暹羅。途次臺灣。於時日本人在臺日多。或採金於哆囉滿。或寄居小琉球。旣復攻雞籠番。脅取其地。明朝憂之。乃增澎湖遊兵。秀吉死。德川家康嗣大將軍。戡平內亂。圖遠略。獎勵海外貿易。其船之出洋者。給朱印狀以保護之。四十三年。村山等安受高砂渡航朱印狀。等安肥前人。奉景教。家康委以經略臺灣之事。欲利用其教。以收服土番。乃率其子來。家康以兵三千與。

之。欲取爲附庸。然以無援。故不成。先是中山遣使於明曰。日本有取臺灣之議。明廷命警備沿海。及是而罷。

天啓元年。海澄人顏思齊。率其黨入居臺灣。鄭芝龍附之。事在其傳。於是漳泉人至者日多。闢土田。建部落。以鎮撫土番。而番亦無猜焉。居無何。思齊死。衆無所立。乃奉芝龍爲首。芝龍最少。才冠其群。陸梁海上。官軍莫能抗。朝議招撫。以葉善繼習芝龍。爲書招之。芝龍感激歸命。及降。善繼坐戟門。今芝龍兄弟泥首。芝龍屈意下之。而一軍皆譁。竟叛去。復居臺灣。劫截商民。往來閩粵之間。六年。泊於漳浦之白鎮。與官軍戰勝。遂趣中左所。中左所者。廈門也。督師俞咨皋與戰。敗。又佚之。中左人開門納之。崇禎元年九月。率所部降於督師熊文燦。而其黨有留臺灣者。當是時。海寇曾一本。李魁奇。先後據澎湖。以侵掠福建。嗣爲官軍所滅。

先是萬歷初。有葡萄牙船航東海。途過臺灣之北。自外望之。山嶽如畫。樹木青葱。名曰科摩沙。譯言美麗。是爲歐人發見。臺灣之始。越三十餘年。而荷人乃至矣。荷蘭爲歐洲強國。當明中葉。侵奪爪哇。殖民略地。以開東洋貿易之利。萬歷二十九年。荷人駕夾板。携巨礮。薄粵東之香山灣。乞互市。粵吏難之。不敢聞於朝。當是時。中國閉關自守。不知海外大勢。而華人之

移殖南洋者已數百萬。政府且欲禁之。海澄人李錦久居大年。習荷語。其友潘秀郭震亦賈於南洋者。錦見荷酋麻韋郎曰。若欲通商。無如漳州。漳州之南有澎湖。南北交通之要地也。誠能踞而守之。則互市不難。麻韋郎曰。守土官不許。奈何。曰。稅使高宥嗜金錢。無遠慮。若厚賄之。必奏聞。得天子一報可。而守土官誰敢抗哉。錦乃爲作書。一移宥及兵備守將。令秀震齎往。守將陶拱聖大駭。亟白當事。繫秀於獄。震懼不敢入。而荷人俟之久。三十七年秋七月。駕二巨艦抵澎湖。時明兵已撤。遂登陸。伐木築屋。爲久居計。錦潛入漳州。詭言被獲。逃歸。守吏知其事。竝下獄。遣使說荷人去。澎湖不諧。高宥亦令密使周之範往見荷人。說以三萬金餽。宥卽許互市。荷人喜。與約。事垂成矣。總兵施德政偵其事。檄都司沈有容將兵往諭。有容負膽智。大聲論辯。荷人心折。曰。我從未聞此言。索還所餽金。以貨物贈宥。宥不答。福建巡撫徐學聚亦嚴禁國人下海。犯者誅。錦等旋論死。而荷人亦去澎湖。

天啓二年。荷人再乞互市。不許。遂侵掠沿海。冬十月。荷將以船艦十七艘。再至澎湖。據之。澎民數千謀拒守。荷人却以兵。奪漁舟六百餘。築城媽宮。役死者千三百人。復於風櫃尾金龜頭嵒裡白沙漁翁諸島。各造礮臺。以防守海道。初荷人撤退澎湖之時。巡撫南居益上疏。請

修防備未舉而荷人再至。復上疏請逐。天啓三年夏六月。以兵二千入鎮海港。破礮臺。進攻媽宮城。荷人恐潛結海寇。以八船窺福建。出沒金廈間。四年春正月。居益復遣總兵俞咨臬伐之。荷人大敗。禽其將高文律。斬之。八月。荷人請和。許之。與互市。乃退澎湖。而東入臺灣。先是海澄人顏思齊居臺灣。鄭芝龍附之。既去。而荷人來。借地於土番。不可給。曰。願得地如牛皮。多金不惜。許之。乃剪皮爲縷。周圍里許。築熱蘭遮城以居。駐兵二千八百人。附近土番多服焉。

六年夏五月。西班牙政府自呂宋派遠征軍。以朗將之。率戰艦入據雞籠。築山嘉魯城。駐兵防守。而臺之南北。遂爲荷西二國所割。據當荷人入臺之前。日本已先在此。以臺灣爲南洋所經之地。往來頻繁。及荷人至。課丁稅。日人以先來之故。不從。法令亦不能強其奉行。於是始與臺灣領事有隙。爪哇總督嘉爾匾芝如欲挫日本貿易。擢其子俾勅爾盧爲臺灣領事。且命至長崎。理交涉之案。俾勅爾盧蒞任未久。而濱田彌兵衛之事起。初長崎代官末次平藏受幕府命。航海往福州。途次澎湖。爲荷人所苦。歸大憤。欲雪恥。謀諸長崎市人濱田彌兵衛。彌兵衛素負勇俠。慨然許之。與其弟小左工明子新藏率市中壯士十二人。以崇禎八

年春三月二十日至臺。同船華人某告荷人。荷人驗其船。搜奪兵器及楫。留之。牒報爪哇總督。請處分。彌兵衛淹留四月。不得歸。罄售貨物。久之無所得食。憤甚。六月二十九日。率衆三人至領事廳。豫伏援兵。面求解纜。不聽。彌兵衛大怒。直前劫之。左右愕眙。伏兵盡起。有執兵入衛者。新藏揮刀斬之。諸皆畏懼莫敢動。乃拉領事歸旅館。領事告其屬。示媿意。若日人果有復仇之心。則以兵拒之。彌兵衛亦慮有變。乃與立約。曰以領事之子及官一荷人三爲質。而日本亦以末次平藏之姪及五人交質。曰荷蘭領事須放前捕土番十一人及華人通譯。竝歸其財產。曰應以相抵之物贈彌兵衛。以洗前恥。曰日本人所失華絲二萬觔。湏以八萬六千盾賠償之。凡約五日而成。七月初四日交質。明日囚荷人於長崎。旣而領事之子瘐死獄中。其後七年始放荷人歸國。自是日人之勢力始震於臺灣及鎖港。之令行而後絕跡。

二年。西人復入淡水。築羅岷古城。爲犄角。駐領事。關土田以鎮撫土番。當是時雞籠淡水均爲荒穢之地。華人亦少至者。草莽瘴毒。居者輒病死。故西人亦大費經營也。五年。西船遭颶。至蛤仔難海岸。爲土番劫殺。發兵討之。六年。西人始至大浪泵。南訖竹塹。謀殖民。而神甫輒遭番害。乃止。



當荷人入臺之時。福建沈鐵上書巡撫南居益曰。紅夷潛退大灣。蓄意叵測。征兵調兵。殊費公帑。昨僭陳移檄暹羅。委官宣諭。約爲共逐。未知可允行否。澎湖雖僻居海外。實漳州門戶也。無論紅夷灣泊。則日本西洋呂宋諸國亦所必經。地最險要。山尤平坦。南有港門。直通西洋。紅夷築城據之。北有港門。名鎮海港。官兵渡澎居之。中間一灣。從南港門而人。名曰暗灣。可泊舟數百隻。四圍山地。可作園。栽種黍稷瓜菓。牧養牛羊牲畜。未可遽墾爲田。以山多頽土。無泉可灌也。今欲使紅夷不敢去住澎湖。諸國不得往來澎湖。其策有六。一曰專設遊擊一員。鎮守湖內。二曰招募精兵二千餘名。環守湖外。三曰造大船製火器。以備用。防守四曰招集兵民。開墾山蕩。以助糧食。五曰建設公署營房。以妥官兵。六曰開通東西洋。呂宋商船。以備緩急。此六議似當斟酌舉行者。夫澎湖險地。什倍南澳。地在海島。夙盜藪也。萬歷初年。撫臺劉凝齊公祖移會廣東制臺。題設副總兵坐鎮於中。祇合兵民完叙。田土開闢。屹爲海邦重鎮。俛夷不敢窺伺。漳潮賴以安枕。信明驗矣。今澎湖可做而行之。請設遊擊一員。坐鎮湖內。仍設左右翼把總哨官。爲之輔佐。擇閩中慣歷風濤。諳練水路者充之。無事則演藝守汛。有事則料敵出奇。俛諸夷不得復窺中土。併議久任責成。凡兵之進退。糧之出入。咸遊擊

是賴。三載加銜。六載成勳。特陞大將。每歲或委廉幹佐貳。不時查點。如兵士有虛捏。月糧有尅減。參處查究。追出銀兩。以充兵餉。庶知勸懲。永奠沃壤。殆與南澳一鎮。竝爲閩中屏翰矣。此議設游擊之策一也。夫有官守。必有兵戍。戍守哨操之兵。非二千餘名不可。每名月糧九錢。此定例也。其糧或出自漳泉二府。或支自布政司庫。原有定議。沿海捕魚之民。慎擇以充之。或撥出洋遠探若干名。遇賊則攻擊之。或撥守港內若干。有警則應援之。游擊標下親兵。與把總哨官人役。各自另設。不許占用水陸戍兵一人。不許虛冒戍兵月糧一分。其月糧按季開支。該道委海防館。照名數鑿鑿包封。逐名唱給。不許將官總哨代領。以防尅減。尤不許防館吏書需索常例。以奪兵食。此游兵營堡宿弊。亟宜申明禁革之。凡汎地之守探。具數總報院道。以便查考。夷情之緩急。飛報院道防館。以便調度。一或誤事。自有軍法。庶水陸竝進。犬牙相制。澎湖一帶。可保無虞。此議戍兵之策二也。夫各寨游船。每板薄釘稀。委官製造。價銀十不給半。一遇海濤。便自潰裂。安可出戰。今宜令駕船者領價監造。每船歷幾汎方許修理。載幾汎方許改造。僅給半價。則造船駕船均出一手。或不敢以敝漏之舟。自試蛟龍之窟耳。若火藥尤紅夷所懼者。中左所火攻。已破其膽。大舟四集。自爾宵遁。則火器當多備明甚。

而大銃大船尤不可少者。宜造大船十餘隻。安置大銃十餘門。布列港口。俟賊至夾攻之。夷酋憚我長技。不惟不敢侵我疆土。且遠遁無敢再出。此議造船火器之策三也。澎湖山地雖云頑土。不堪墾田。而遍度膏腴之區。或可播種禾穀者。卽黍稷麻豆甘蔗果木。均可充兵民口食之需。須廣招同安海澄濱海黎庶。乏田園可耕者。多四五百人。少亦二三百人。俾挈犁鋤種子以往。就居撥地。聽其墾種。每人量給二三十畝。仍帶妻子。方成家業。併畜牛羊。捕釣魚類。少資糊口。仍禁游擊總哨各官。不許索租粒食。各戍兵下班之日。有能用力種植者。亦聽之。明示十年以內。決不抽稅。俟十年以後。田園果熟。酌量每畝抽銀二三分。以爲犒賞官兵之費用。務使民兵相安。永遠樂業。此議招民開墾園地之策四也。夫官旣守海。必有公廨居之。戍兵寓民。亦須藉營房藁舍爲藏身計。今議蓋游擊府公署。或在鎮海港。或在娘媽宮前。當查舊基擴充。量撥百名。環列左右。仍設倉廩數間。爲貯糧之所。擇寬廣爲較場。以備操練。而暗澳口相對。二銃城及東北面大中墩。各量置營舍。以爲守禦。方免各兵暴露。船兵營兵輪流撥用。少均勞逸。卽招募種植民居。就今自蓋房舍。或官量給房價。咸附兵營居住。相依爲命。守望相助。此議設官廨兵營之策五也。夫澎湖大灣上下。官兵船隻把港。則番船

不許出入。紅夷不許互市。無待言者。然泉漳二郡商民。販東西兩洋。以代農賈之利。比比然也。自紅夷肆掠。洋船不通。海禁日嚴。民生憔悴。一夥豪右奸民。倚藉勢官。結納游總官兵。或假給東粵高州閩省福州及蘇杭買貨文引。載貨物出外海。徑往交趾日本呂宋等國買賣。覓利。中以硝磺器械違禁。接濟更多。不但米糧飲食也。禁愈急而豪右出沒愈神。法愈嚴而衙役賣放更飽。且恐此輩營生無路。東奔西竄。如李旦黃明佐之儔。仍走夷鄉。代爲畫策。更可慮也。故不如俟澎湖島設兵鎮後。紅夷息肩。暫復舊例。聽洋商明給文引。往販東西二洋。經過澎湖。赴游府驗引放行。不許需索阻滯。回船之日。若有夷人在船。卽拿送上司。以奸細論。庶可生意飽商民之腹。亦可以夷增中國之利。俟澎湖設官建城之後。可徐議爲之。此議通商便民之策六也。以上迂議六款。似可爲澎湖善後之一助。而通商一款。亦聊備後日變通之微權。伏望憲臺不棄迂朽。仍會藩臬巡海守巡司道泊總兵副參等衙門。面議停委。一面題請。一面舉行。非但澎湖一島。堪與南澳竝稱重鎮。而八閩士民。永有攸賴矣。居益不從。八年。給事中何楷奏陳靖海之策。其言曰。今欲靖寇氛。非殲其窟。不可。其窟維何。臺灣是也。臺灣在澎湖島外。距漳泉止兩日夜程。地廣而腴。初貧民至其地。窺漁鹽之利。後見兵威不

及。往。往。聚。而。爲。盜。近。則。紅。毛。築。城。其。中。與。奸。民。互。市。屹。然。一。大。部。落。墟。之。之。計。非。可。干。戈。從。事。必。嚴。通。海。之。禁。俾。紅。毛。無。從。謀。利。奸。民。無。從。得。食。出。兵。四。犯。我。乘。其。虛。而。擊。之。可。大。得。志。紅。毛。舍。此。而。去。然。後。海。氛。可。靖。也。不。聽。

▷ 十。年。荷。人。犯。粵。東。乞。互。市。不。許。歸。而。整。理。臺。灣。先。是。東。印。度。公。司。經。營。爪。哇。及。據。臺。灣。更。增。勢。力。數。年。之。間。地。利。日。闢。厥。土。黑。壤。一。歲。三。熟。而。華。人。來。者。日。多。凡。有。一。萬。五。六。千。人。以。與。中。國。日。本。互。市。守。吏。俸。祿。簿。不。足。用。亦。各。營。商。業。博。私。利。於。是。荷。人。商。務。冠。於。東。洋。然。課。稅。繁。重。制。王。田。募。民。耕。之。計。田。以。甲。每。丁。徵。稅。四。盾。領。臺。之。初。歲。收。三。千。一。百。盾。其。後。增。至。三。萬。三。千。七。百。盾。蓋。移。殖。者。衆。而。歲。入。亦。巨。也。十。二。年。東。印。度。公。司。派。員。來。臺。視。行。政。六。月。荷。將。郎。必。卽。里。哥。率。夾。板。犯。閩。浙。閩。撫。鄒。維。璉。拜。鄭。芝。龍。爲。將。破。之。自。是。不。敢。窺。閩。海。

十。三。年。荷。人。以。西。人。之。據。北。鄙。也。上。書。爪。哇。總。督。欲。發。兵。逐。之。而。西。人。方。與。葡。萄。牙。合。謀。奪。其。海。權。然。荷。人。國。力。方。盛。夏。五。月。臺。灣。領。事。波。字。烈。士。致。書。西。人。請。撤。退。曰。余。不。忍。生。民。羅。禍。女。其。速。舉。城。降。西。領。事。昂。薩。路。復。曰。城。固。在。也。女。其。來。取。八。月。荷。人。以。戰。艦。攻。雞。籠。不。勝。已。而。呂。宋。有。事。裁。戍。兵。荷。人。乘。勢。攻。之。翌。年。春。三。月。又。以。兵。五。百。伐。淡。水。西。人。戰。不。利。閉。城。

守久而援絕。九月初四日。乃棄城走。凡西人據臺十六年。而爲荷人所逐。

宏光元年。臺灣領事集歸化土番之長老。設評議會。以布自治之制。分番社爲南北二路。立村長。理民政。奉領事約束。每年三月初八日。開於北路。四月初四日。開於南路。其時歸化番社曰新港。曰日加溜灣。曰蕭壠。曰蔴荳。曰大穆降。曰大傑顛。每年五月初二日。主計官集公所。召商賈社。謂之社商。凡番耕獵之物。悉畀之。而與以日用之物。其令嚴密。番莫敢犯。當是時。土地初闢。森林未伐。麋鹿之屬。滿山谷。獵者領照納稅。其皮折餉。售於日本。肉則爲脯。荷人以牧畜之利。南北二路。設牛頭司。放牧生息。千百成群。犢大。設欄禽之。以耕以輓。

永歷二年。荷人始設耶蘇教堂於新港社。入教者已二千餘人。各社設小學。每學三十人。課以荷語。荷文。及新舊約。牧師嘉齊宇士。又以番語譯耶教問答。及摩西十誡。授番童。拔其畢業者爲教習。於是番人多習羅馬字。能作書。削鷺管。略尖斜。注墨於中。揮寫甚速。凡契券公文。均用之。三年。五學學生。凡六百餘名。荷人又與番婦婚。教化之力日進。

十年。荷人復築城赤崁。背山面海。置巨礮。增戍兵。與熱蘭遮城相犄角。華人移住雖多。終爲所苦。遂進而謀獨立。十一年。甲螺郭懷一集同志。欲逐荷人。事洩被戮。懷一在臺開墾。家富。

尙義多結納。因憤荷人之虐。恩殲滅之。九月朔。集其黨。醉以酒。激之曰。諸君爲紅毛所虐。不久皆相率而死。然死等耳。計不如一戰而勝臺灣。我有也。否則亦一死。唯諸君圖之。衆皆憤激欲動。初七夜。伏兵於外。放火焚市街。居民大擾。屠荷人。乘勢迫城。城兵少。不足守。急報熱蘭遮。荷將富爾馬率兵一百二十名來援。擊退之。又集歸附土番。合兵進擊。大戰於大湖。郭軍又敗。死者約四千。是役華人株夷者千數百人。

懷一之謀。既挫。數年無事。及聞延平郡王鄭成功威震東南。荷人恐。增兵備。而成功以中原多故。未遑征討。金陵敗後。窮蹙兩島。乃稍稍議遷。荷人亦大戒嚴。輒捕華人之富家爲質。遇有嫌疑。卽囚之。或殺之。華人含恨。遂洵洵欲動。十四年。臺灣領事鄂易度請援於印度公司。命爪哇派艦十二。運兵來守。於是臺灣戍兵計有三千五百人。艦將以爲無恐。移書廈門。詰成功曰。若欲戰乎。抑欲和平乎。成功答曰。余不欲戰也。而臺灣領事終不釋。荷蘭評議會謂其多事。召歸兵艦。艦長既還。遂劾鄂易度畏怖。將召歸。以郭冷谷代之。未至而鄭師來伐。十五年。成功在兩島地。蹙軍孤。議取臺灣。適荷蘭甲螺何斌負債走廈。盛陳沃野千里。爲天府之國。且言可取。狀成功覽其圖。嘆曰。此亦海外之扶餘也。召諸部計議。吳豪對曰。藩主以

進取臺灣下問。豪聞其水路險惡。礮臺堅利。縱有奇謀。亦無所用。不無勿取。成功曰。此常俗之見。不足用於今日。黃廷曰。果如吳豪之言。是以兵與敵也。勿取爲便。成功又曰。此亦常見爾。馬信曰。藩主所慮者。以諸島難以久拒清人也。夫欲壯其枝葉。必先固其根本。此萬全之計。今乘將士閒暇。不如先統一旅。往視其地。可取則取。否則作爲後圖。亦未爲晚。而諸將終以險遠爲難。唯楊朝棟力陳可取。成功意銳。捩舵東甲。率兵二萬五千。三月。泊澎湖。令陳廣楊祖林福張在守之。狗曰。本藩矢志恢復。念切中興。曩者出師北討。未奏膚功。故率我將士。冒波濤。欲闢不服之地。暫寄軍旅。養晦待時。非敢貪戀海外。苟延安樂也。唯天唯祖宗之靈。其克相余。至鹿耳門。則水驟漲丈餘。大小戰艦。啣尾而渡。縱橫畢入。荷人大驚。以爲自天而下。引兵登陸。克赤嵌城。荷人退保熱蘭遮。以兵二百四十。擊鄭師。鄭師四千繞城戰。荷軍大敗。亡一隊長。而鄭艦亦擊沉荷艦餘悉遁。荷艦摩阿利走報爪哇。阻風五十三日始達。鄭師攻城不下。四月二十六日。成功命使者以書告曰。執事率數百之衆。困守城中。何足以抗我軍。而余尤怪執事之不智也。夫天下之人。固不樂死於非命。余之數告執事者。蓋爲貴國人民之性命。不忍陷之瘡痍爾。今再命使者前往致意。願執事熟思之。執事若知不敵。獻城降。



則余當以誠意相待。否則我軍攻城而執事始揭白旗。則余亦止戰以待。後命我軍入城之時。余嚴飭將士秋毫無犯。一聽貴國人民之去。若有願留者。余亦保衛之。與華人同。夫戰敗而和。古有明訓。臨事不斷。智者所譏。貴國人民遠渡重洋。經營臺島。至勢不得已。而謀自衛之道。固余之所壯也。然臺灣者中國之土地也。久爲貴國所踞。今余旣來。索則地當歸。我珍瑤不急之物。悉聽而歸。若執事不聽。可揭紅旗請戰。余亦立馬以觀。毋游移而不決也。生死之權。在余掌中。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唯執事圖之。鄂易度復書不從。其明日果樹紅旗。聚男子於城中。毀市街。鄭師攻之不克。乃築長圍以困之。出略平野。於是多殺荷人。報宿怨也。鄭師捕其商人羅谷具。令入城勸降。荷人不從。又捕其民五百。悉斬以徇。爪哇評議會旣劾鄂易度。以郭冷谷代之。方二月而摩阿利至。始知鄭師伐臺。乃復鄂易度之職。派兵七百船十艘馳援。郭冷谷旣至臺灣。遠望紅旗。而港口又鄭艦雲集。懼向日本而去。旣而爪哇援兵踵至。城兵亦乘勢出擊。鄭師力戰。荷軍又敗。失船二。乃召回雞籠淡水戍兵。潛載婦孺逃歸。謀死守。於是鄭師暫息。會清使自福州來。約荷人先取金廈。荷人從之。調軍艦五艘往。遭風破沒。餘艦又歸爪哇。而臺灣之兵力愈薄。當鄭師之按兵也。有華人自城中出。請急攻。陷其南。

隅。荷人恐成功。又告之。乃降。十二月初三日。率殘兵千人而去。而臺灣復爲中國有矣。是役也。陷圍七月。荷兵死者千六百人。自天啓四年。至永歷十五年。荷蘭據有臺灣。凡三十八年。而爲成功所逐。於是鄭成功之威名震乎寰宇。

連橫曰。臺灣之名。始於何時。志乘不詳。稱謂互異。我民族生斯長斯。聚族於斯。而不知臺灣之名義。毋亦數典而忘其祖歟。余嘗考之史籍。驗之地望。隋唐之際。以及宋元。皆稱琉球。明人不察。乃呼東番。故鳳山縣誌曰。或元以前。此地與澎湖共爲一國。而同名琉球。臺灣小誌亦曰。閩人初呼臺灣爲大琉球。而稱沖繩爲大琉球。稱臺灣爲小琉球。不知其何所據。文獻通考謂琉球在泉州之東。有島曰澎湖。水行五日而至。旁爲毗舍耶。臺海使槎錄謂毗舍耶則指臺灣。非也。毗舍耶爲呂宋群島之一。密邇臺灣。其名猶存。故曰其旁也。而舊時之稱者曰北港。方輿紀略曰。澎湖爲漳泉門戶。而北港即澎湖之唇齒。失北港則唇亡齒寒。不特澎湖可慮。卽漳泉亦可憂也。北港在澎湖東南。亦謂之臺灣。按北港一名魍港。卽今之笨港。地在雲林縣西。曩爲海舶出入之口。而往來者遂以北港名臺灣也。臺灣縣志曰。荷蘭入北港。築城以居。因稱臺灣。然臺灣之名果始於荷人否。志稱荷蘭設市於北。築磚城。制若崇臺。海

濱沙環水曲曰灣。又泊舟處概謂之灣。此臺灣所由名也。如志所言拘泥文字以爲附會之說。臺灣果出荷人。則荷人著書當用其名。何以又稱爲小琉球。耶。蓉洲文稿曰。萬歷間海寇顏思齊踞有其地。始稱臺灣。思齊踞臺早於荷人三年。若徵此說。則臺灣非出於荷人也。明矣。然蓉洲之說亦有未確者。瀛壖百詠序曰。明季周嬰遠遊篇載東番一篇。稱其地爲臺員。蓋閩音之譌也。臺灣之名入中國。始於此。據是。則土番之時。閩人已呼東番爲臺灣矣。周嬰閩之莆田人。當明中葉。漳泉人已有入臺僑住者。一葦可航。聞見較確。或曰。臺灣原名埋窳。爲漳泉人所號。明代漳泉人入臺者。每爲天氣所虐。居者輒病死。不得歸。故以埋窳名之。志慘也。其後以埋窳爲不祥。乃改。今名是亦有說。延平入處。建號東都。經立改名東寧。是則我民族所肇造。而保守勿替者。然則我臺人當溯其本。右啓後人以毋忘葦路藍縷之功也。



# 臺灣通史卷二

臺南 連雅堂 撰

## 建國紀

永歷十五年冬十二月。招討大將軍延平郡王鄭成功克臺灣。居之。成功福建南安縣石井人。初名森。父芝龍。娶日本士人女田川氏。以天啓四年七月十四日。誕於千里濱。是夜萬火齊明。遠近異之。數歲。芝龍與顏思齊黨中爲盜。居臺灣。往來閩粵之間。朝議招撫。未久而去。崇禎元年。乃率所部降於督師熊文燦。三年。以平粵盜。征生黎。焚荷蘭。收劉香功。遷都督。於是成功在日本已七歲矣。芝龍屢使人請之。不能得。已而歸焉。成功丰儀整秀。倜儻有大志。每東向而望其母。常爲季父芝豹所屈。叔父鴻逵獨偉視焉。讀書穎敏。而不治章句。先輩王觀光一見。謂芝龍曰。是兒英物。非爾所及也。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試高等。食餼二十人中。聞虞山錢謙益之名。執贄求學。謙益字之曰大木。金陵有術士視之曰。此奇男子。骨相非凡。

命世雄才。非科甲者。北京既陷。福王立江左。改元宏光。封芝龍南安伯。鴻達靖西伯。二年。唐王卽位福京。改元隆武。晉芝龍平西侯。鴻達定西侯。俱加太師。已而成功。陛見。帝奇之。撫其背曰。惜無一女配卿。卿當盡忠吾家。母相忘也。因賜姓朱。改名成功。字明儼。封御營中軍都督。賜尙方劍。儀同駙馬。自是中外皆稱國姓云。是年日本送歸其母。芝龍以擁立非本意。日與文臣忤。一日成功見帝愁坐。跪奏曰。陛下鬱鬱不樂。得無以臣父有異志耶。臣受國厚恩。義不反顧。臣以死捍陛下矣。及兩浙破。關門不戒。芝龍出師駐不發。三年六月封成功忠孝伯。八月帝親征。駐建寧。武毅伯施福撤關兵歸。駕陷汀州。成功南潰。清軍猝入泉州。田川氏死焉。芝龍退保安平。軍容甚盛。猶豫未敢迎師。清貝勒博洛遣人招之。大喜。召成功計事。成功泣諫不從。遂進降表。至福州。博洛挾以俱北。成功雖遇主列爵。寔未嘗一日與兵。權意氣狀貌猶儒書也。旣力諫不聽。又痛母死。非命悲歌。慷慨謀起師。攜所着儒巾襪衫赴文廟焚之。四拜先師曰。昔爲孺子。今作孤臣。向背棄留。各有作用。謹謝儒服。唯先師鑒之高揖而出。馮旗糺旅。聲淚併俱。與所善陳輝。張進。施琅。陳霸。施顯。洪旭等。願從者九十餘人。乘二巨艦。斷纜行。收兵南澳。得數千人。文移稱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罪臣國姓。時年二十有三也。翌年。

遙聞永明王卽位。肇慶改元。永歷則奉朔。提師歸自南澳。舊衆稍集。時廈門金門爲鄭彩及弟聯所踞。乃泊鼓浪嶼。與廈門隔帶衣。廈門者中左所也。金門者浯州也。隸同安。爲兩島。七月。會鄭彩兄弟伐海澄。不克而還。八月。與鴻逵合攻泉州。敗清提督趙國佐於桃花山。追至城下。清軍來援。成功回島。鴻逵艤舟泉港。所在起應。二年春。帝在桂林。三月。成功伐同安。克之。以葉翼雲爲知縣。進攻泉州。七月。佟國器陳錦李率泰率清軍至。鴻逵入潮。成功回島。使如日本請兵。不報。已而清軍攻同安。守將邱縉林壯猷及翼雲悉死。十月。帝遣使至島。封成功威遠侯。三年春。帝在肇慶。成功募兵銅山。三月。以施琅楊才黃廷柯宸樞康明張英伐漳浦。守將王起鳳降。尋下雲霄。抵詔安。屯分水關。清軍力攻。宸樞死焉。七月。封成功爲延平公。隨使貢方物。率師入潮。至碣石衛。是年。全粵俱奉正朔。四年春。伐潮陽。未能下。時兩島爲彩聯所踞。其將章雲飛恣肆不道。成功密語諸將曰。兩島吾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乃嚴部勒。中秋抵廈門。遂併聯軍。可四萬餘人。威稜日振。已而殺之。彩率所部之南中漁獵。數年復之。卒於家。十一月。帝在南寧。十二月。清軍徇廣州。鎮帥杜永和奔瓊州。成功謀往接之。五年春正月。率師而南。二月。舟次平海衛。鴻逵棄揭陽回島。閩撫張學聖按泉。以馬得功襲廈。

門。鴻逵未至。鄭芝莞無設備。未戰而潰。大學士曾櫻死。鴻逵至。攻得功。得功不得退。使謂鴻逵曰。公等家屬皆在安平。脫得功不出。恐不利公家。鴻逵患之。且不虞成功之驟至也。逸之。四月。成功至自平海。得功去兩日矣。以失律罪殺芝莞。芝莞成功從叔也。諸將悚懼。兵威復振。凡六萬餘人。鴻逵泊白沙。築寨以居。左先鋒施琅得罪逃於清。是時。帝在安隆。所五月。伐南溪。十一月。敗清提督楊名高於小營嶺。十二月。伐漳浦。守將楊世德陳堯策降。六年春。正月。帝在安隆。所成功攻海澄。守將郝文興降。遂取長泰。中提督甘輝遇清將王進於北溪。鏖戰竟日。進敗。圍之。總督陳錦來援。復敗之。錦走泉州。遂破長泰。諸邑俱下。五月。清金衢總兵馬逢知來援。突入漳城。成功圍之。弗下。防鎮門山以水灌之。堤壞不浸。城中食盡。枕籍死者七十餘萬人。七月。陳錦軍於鳳山尾。其奴庫成棟刺之。以首來獻。成功歎曰。僕隸之人。而背戕其主。是天下無刑也。賞其功。而終殺之。十月。清帥金固山援至。乃解圍。收兵保海澄。七年春。帝在安隆。所。五月。金固山來攻。城壞百餘丈。成功親立雉堞。左右死者層積。指揮自若。益治軍。既而矢礮雨下。成功大呼曰。天尙贊吾。無落吾軍。須臾下息。礮碎其座。忽一夜空礮遽發。成功詐謂諸將曰。是將臨城矣。勒兵持斧以待。曰。敵至方砍。清軍落濠入郛。衆禦之。固



山宵遁。澄守益堅。當是時沿海騷俶。饜餽不贍。以黃愷爲餉。愷少有才。陰事招權。成功收而殺之。鄭氏軍興以來。兵律嚴肅。無所淫戮。軍行之間。婦人孺子。至與爭道。故民尤愛之。八年春。清廷以鄭賈二員來講。封成功海澄公。芝龍同安伯。鴻逵奉化伯。芝豹左都督。成功不從。於是寘芝龍於高俎。成芝豹於寧古塔。成功不顧。十月。伐漳州。鎮標劉國軒開門降。十邑俱下。乘勢略泉州屬邑。守將韓尙亮力守。當是時水陸兵勢。熒至風起。浸尋衍溢。分所部爲七十二鎮。改中左所爲思明。以鄧會知州事。立儲賢館。儲材館。察言司。賓客司。設印局。軍器諸局。令六官分理國事。以壬午舉人潘慶昌爲吏官。兼戶官。丙戌舉人陳寶鑰爲禮官。世職張光啓爲兵官。浙人程應璠爲刑官。戊子舉人馮澄世爲工官。奉監國魯王瀘溪王寧靖王居金門。凡諸宗室。悉贍給之。禮待避亂搢紳。王忠孝。盧若騰。沈佺期。辜朝薦。徐孚遠。紀許國等。皆名客也。軍國大事。時諮問焉。凡所便宜。封拜輒朝服。北向稽首。望永歷帝座。疏而焚之。九年春。帝在安隆所。正月。以林勝伐仙游。五月。拜定西侯張名振爲元帥。忠靖伯陳輝副之。以二十四鎮入長江。加戶官洪旭爲水師右軍。北鎮陳六御爲五軍戎政。偕伐舟山。克之。已而清軍來襲。六御死焉。台州鎮馬信寧。波鎮張宏德。均來歸。六月。墮安平鎮及漳州惠安南。

安同安。七月。使如日本。修舊好也。十一月。清定遠大將軍濟度入閩。成功回島。十年春。帝在安隆所。嗣入雲南。正月。濟度輒侵略沿海。三月。攻兩島。遇風而還。四月。以蘇茂黃梧伐碣陽。不克。斬茂以徇。梧懼誅。以海澄降清。重地也。甘輝聞亂。進攻不勝。乃入土城。取蓄積歸。遂奉成功破閩安。逼福州。轉略溫台等郡。浙東俱震。十一年春三月。帝在雲南。鴻逵卒於涪州。成功回島。尋遣將城福州。峽江牛心塔。以陳斌林銘杜輝等守之。清軍來攻。銘輝退。斌無援。降。嗣被殺。甘輝周全斌等攻寧德。斬滿帥阿克襄。一軍大震。十二年春正月。帝在滇城。遣漳平伯周金湯航海至思明。晉成功。延平郡王甘輝崇明伯張萬禮建安伯黃廷永安伯郝文興慶都伯王季山祥符伯。餘各拜爵有差。乃議大舉。往復南京。七月。以黃廷爲前提督。洪旭爲兵官。鄭泰爲戶官。留守兩島。部署諸將。排力士身披鐵。畫以朱碧彪文。留其兩目。執斬馬大刀。陳於行首。但砍馬足。號曰鐵人。望者以爲神兵。左虎衛陳魁統之。甲士十七萬。習流五萬。習馬五千。鐵人八千。號八十萬。戈船八千。揚帆北上。至浙江。克樂清等縣。次於羊山。爲颶所破。飄沒八千餘人。幼子睿裕溫皆死。乃泊滙洲理。擢十三年春正月。帝在永昌。五月。師出崇明。諸將請先取之不聽。六月。移吳淞江口。入江陰。七月。至焦山。祭告天地百神及太祖崇禎。

隆武諸帝痛哭。誓師。衆皆感激。時清軍已據上流。防禦甚堅。以鐵鎖橫江。謂之滾江龍。成功謂諸將曰。瓜鎮爲金陵門戶。須先取之。授諸將機宜。令程應璠督右提督馬信前鋒。鎮余新等進奪譚家洲礮城。又遣材官張亮督善水者。盪舟行。卽進據瓜州上游。燬木城。大船由南小舟由北。自督親軍及中提督甘輝左鎮提督翁天佑先鋒鎮楊祖建大將旗鼓直擣瓜州。清將朱衣祚左雲龍等率滿漢騎兵一萬背港而軍。戰方合。張亮已斷滾江龍。揚帆直進。右武衛周全斌率兵帶甲浮水登岸。直破其陣。斬雲龍於橋下。衣祚奔城。正兵鎮韓英奪門而入。登城樹幟。全斌登江介之山以望。麾兵疾進。陷西北隅。以入。滿兵盡殲。獲衣祚。逸之後提督萬禮亦繞瓜州之後。潰其餘卒。清軍大敗。死者不可勝數。以援剿左鎮守瓜州監紀推官柯平爲江防。命兵部侍郎張煌言督理戎政。楊朝棟兵部主事袁起震督阮美及羅蘊章等進取蕪湖。遂亂揚子。趣鎮江。清提督管效忠率雲南之兵數萬分道馳至。夜紮銀山。以騎兵當大路。成功以銀山爲必爭之地。奪而據之。列陣以待。遲明。清軍分五道而來。三萃鄭壘。不動。騎射如雨。成功令發火礮。多鼓鈞聲。屋瓦皆震。清軍下馬死戰。薄午。鄭軍益奮。遂大敗之。喋血填濠。效忠僅以身免。明日。鎮江守將高謙知府戴可進等來降。成功登京峴之山大饗。

士卒慷慨賦詩。命全斌黃昭守鎮江。屬邑俱下。以張煌言楊朝棟招撫江南。袁起震徐長春招撫江北。於是常州徽州池州太平滁和六合等府豪傑多起兵。應清廷大恐。議援兵。甘輝進曰。瓜鎮爲南北咽喉。但坐鎮此。斷瓜州。則山東之師不下。據北固。則兩浙之路不通。南都可不勞而定矣。不聽。率師登舟。逕取南京。傳檄四方。八月。至觀音門。以黃安總督水師守三叉河口。率所部由鳳儀門登岸。軍於獅子山。招諸將登閱江樓。以望建業。王氣令諸舟列於江東門外。自率十餘騎躬歷城下。度營壘。分屯漢西門觀音山。獨與五親軍駐岳廟山。留先鋒鎮中。衝鎮於獅子山。欲久困之。南京守將梁化鳳約期降。許之。甘輝諫曰。以臣觀之。則尙速也。夫兵貴先聲。彼衆我寡。及其潛且未定。則勢可拔。若彼集禦。固緩難圖也。君必悔之。不聽。旣而清軍以千騎試前鋒營。余新敗之。遂輕敵無備。縱軍捕魚。成功令張英馳讓之。新猶故。化鳳知其弛。由鳳儀門穴城。乘夜啣枚直薄新營。新不及甲。倉皇拒戰。遂被禽。副將董延中。蕭拱柱死焉。成功聞鳳儀門礮聲。遣翁天佑援之。已無及矣。越二日。清軍以步卒數千出觀音門。直擣中堅。成功率親軍右虎衛陳鵬右衝鋒張萬祿擊敗之。清軍復以數萬從山後出。薄左先鋒營。楊祖拒之。三合三却。後勁鎮楊正援。剽右鎮姚國泰敗走。前衝鋒鎮藍衍行。

軍司馬張英死於堪岩之下。清軍從山上而擊。右武衛林勝、左虎衛陳魁俱力戰死。後提督張萬禮獨戰於大橋頭。殺人最多。無援而覆。副將魏標、樸世用、洪復、督理戶官潘賡、鍾儀衛等皆戰沒。唯左右提督右虎衛右衝鋒、援剿後鎮之軍獨全。成功、磨軍退。爭舟而渡。甘輝殿且戰且却。至江。騎能屬者三十餘人。凡所擊殺數百十人。馬躓被獲。死焉。成功既至鎮江。議還島。以馬信、韓英督舟師守江口。周全、斌、黃昭、吳豪爲殿。餘軍次第而退。九月。攻崇明。不下。正兵鎮王起鳳陣沒。以陳輝、阮美、羅蘊章等守舟山。劉猷與清軍戰於溫州。敗績。死之。十月。師至思明。建忠臣祠。以甘輝爲首。十四年春。帝在緬甸。五月。清廷以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會師來伐。大船出漳州。小船出同安。檄廣東降將許隆、蘇利等分道而至。成功以陳鵬督諸部。守高崎。遏同安。鄭泰出浯州。絕廣東。而自勒諸部。扼海門。海門在海澄之口。命五府陳堯策傳令諸將。碇海中流。按軍不動。揚徽而鼓。令未畢。漳船猝至。諸將倉卒受命。莫敢先發。閩安侯周瑞爲清軍所乘。與堯策俱死。陳輝舉火。滿兵高躍。船乃得出。既得上流。成功自手旗起師。引巨艦橫擊之。風吼濤立。一海皆動。北人不諳水。皆退。眩暈而不能軍。僵屍布海。有滿兵二百餘人棄舟。登圭嶼。命之降。宵溺之。是日同安船趣高崎。陳鵬約降。飭所部勿動。清軍

恃應。船未近。涉水爭先。其將陳蟒不與謀。曰事急矣。當決死。麾所屬與殿兵鎮陳章合擊。清兵披甲退。陷於淖。死者十七八。首領哈喇土星止焉。殺滿兵一千六百餘人。收輝戮之。以蟒代。蘇利等後二日。至知諸路告。岫望太武山而還。素自殺於福州。於是竟成功之世。無敢議覆島者。十五年春。帝在緬甸。成功議取臺灣。克之。語在開關紀。十二月。以熱蘭遮城爲安平鎮。改名王城。建桔株門。志故土也。赤嵌城爲承天府。總曰東都。設府一縣二。以楊朝棟爲承天府尹。祝敬爲天興知縣。莊之列爲萬年知縣。澎湖別設安撫司。各戍重兵。以周全斌總督南北諸路。已而楊朝棟祝敬有罪。殺之。以鄭省英爲府尹。黃安守安平。率何斌馬信楊祥蕭拱辰等。帶銃手三百。牌手三百。弓手三百。巡視番社。錫以烟布。番酋大說。率衆歸誠。聽約束。旣歸。大會諸鎮。成功曰。爲治之道。在於足食。足食之後。乃可足兵。今賴皇天之靈。諸將之力。克有茲土。豈敢爲宴安之計。然而食之者衆。作之者寡。倘一日匱餉。師不宿飽。則難以固邦家。今臺灣土厚泉甘。膏壤未闢。當用寓兵於農之法。庶可以足食。而後足兵。然後觀時而動。以謀光復也。黃安曰。開疆闢土。創業萬世。諸將自當遵行。但其法何如。願垂明教。成功曰。夫法古者可以制宜。明時者可以圖治。古者量人受田。量地取賦。至商雖變爲井田。亦行九一

之法。周代因之。鄉出師徒。里出車馬。兵民無分。及秦始皇廢井田。後代不改。故兵自爲兵。民自爲民。籌餉轉輸。屢爲國患。故善爲將者。不得行屯兵之法。如充國之屯羌中。諸葛之屯斜谷。姜維之屯漢中。杜預之屯襄陽。而後戰無乏糧。守無饑色。若夫元代之分地立法。太祖之設衛安軍。乃天下已平。恐虛糜空乏。故爲農者七。爲兵者三。非無故也。今臺灣爲新創之地。雖僻處海濱。安敢忘戰。故行屯田之法。僅留勇衛侍衛二旅。以守安平承天。餘鎮各按分地。分赴南北開墾。使野無曠土。而軍有餘糧。三年之後。乃定賦稅。農隙之時。訓以武事。俾無廢弛。有事則執戈以戰。無事則負耒而耕。而後可以圖長治也。諸將皆聽命而行。於是五軍果毅各鎮。赴曾文溪之北。前鋒後勁。左衝各鎮。赴二層行溪之南。各擇地屯兵。插竹爲社。斬茅爲屋。而養軍無患。

十六年春正月朔。成功朝諸將於安平鎮。遙拜帝座。嗣聞清人棄芝龍於北京。子孫皆被害。擗踊哭泣。令諸鎮守喪。先是清人從降將黃梧之策。遷山東江浙閩粵沿海居民。盡入內地。禁出海。以絕接濟。并毀鄭氏祖墳。成功聞之。歎曰。使吾徇諸將意。不自斷。東征得一塊土。英雄無用武之地矣。沿海幅員上下數千里。盡委而棄之。使田廬坵墟。墳墓無主。寡婦孤兒。望

哭天末。唯吾之故。以今雖披猖。亦復何用。但當收拾殘民。移我東土。闢地休兵。養精蓄銳。以待天下之清。未晚也。當是時。帝在瀆城。或曰殺矣。或曰幽矣。或曰遁矣。成功猶奉朔。稱永歷。成功治軍嚴。諸鎮莫敢犯。馬信諫曰。立國之初。宜用寬典。成功曰。不然。法貴於嚴。庶無積弊。後之守者。自爲易治。是故子產治鄭。孔明治蜀。莫不用嚴。況臺灣爲新創之地。非嚴無以治軍。非嚴無以統衆。唯在制宜而已。三月。以洪開祁。關等十人管社事。命諸將各移眷入臺。南澳鎮陳豹不從討之。以杜輝留守。初。羅馬神父李科羅在廈傳教。成功禮之。延爲幕客。當是時。華人之在呂宋者數十萬人。久遭西人苛待。諸將議取呂宋爲外府。成功使李科羅至馬尼拉。說呂宋總督入貢。而陰檄華僑起事。將以舟師援之。事洩。西人戒嚴。集兵馬尼拉。毀城裂砦。以防竊踞。而華人已起矣。鏖戰數日夜。終不敵。死者數萬人。或駕小舟至臺灣。多溺死。成功撫之。而呂宋仍傲擾。又慮鄭師往討。乃命使者隨李科羅乞和。諸將欲問罪。未出師而成功病革矣。成功有子十人。世子經年十九。居廈門。與乳媪通。生子以聞。成功大怒。令董昱。洪有鼎。至廈。諭鄭泰。監殺經及董夫人。以教子不嚴也。諸部大驚。又聞成功病。謀保全之。謂經子也。不可拒父。諸部臣也。不可拒君。唯泰於成功爲兄。行謂兄可。拒弟乃殺乳媪及兒。以



報成功不肯解佩劍與昱命再至厦。適周全斌自南澳回亦奉命諸將誘執之。夏五月初八日成功病革。尙登臺望海。乃冠帶請太祖訓。出坐胡床。命左右進酒折閱三帙。歎曰。吾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哉。遂薨於路寢。年三十有九。臺人以其弟襲爲護理。十四日。訃至。經嗣位。發喪。修表達行在。聞襲將爲東都主。經駭然。乃出全斌爲五軍都督。陳永華爲諮議參軍。馮錫範爲侍衛。整師欲東。秋七月。清靖南王耿繼茂。閩浙總督李率泰遣人來講。經不從。泰等請經。經曰。吾將東。諸君善圖之。議照朝鮮事例。派中軍都督楊來嘉答之。不報。來嘉還。以忠振伯洪旭永安侯黃廷輔。泰守厦門。并諭銅山南澳諸將。毋廢戰守。冬十月。經至澎湖。歷巡各島。乃赴臺。黃昭蕭拱辰謀拒經。陳師海澄。爲全斌所殺。衆倒戈。經免胄示之。黃安大呼曰。此吾君之子也。其速往迎。經遂入王城。襲入見。復爲叔侄如初。十一月。率全斌巡視南北二路。鎮撫諸番。

十七年春正月。滇城訃至。經猶奉朔。稱永歷。以統領顏望忠守安平。勇衛黃安鎮承天。提調南北軍務。率全斌永華錫範至厦門。以泰潛結黃昭蕭拱辰等謀抗拒。事露。夏六月。置酒邀泰。縊殺之。泰子續緒弟鳴駿亡歸清。冬十月。繼茂率泰調投誠諸軍。合荷蘭出泉州。提督馮

得功出同安。降將施琅、黃梧出漳州。分道並進。經部署諸將。令全斌禦之。十九日。會於金門。烏沙港。荷蘭夾板十餘舟。巍巨如山。泉舟三百。箕張而下。全斌以艤艫二十艘。往來奮擊。剽疾如馬。荷人發礮無一中者。清軍見之。睜眙相視。雲翔而不敢下。得功殿。爲全斌所殪。已而耿李各濟師。琅、梧亦至。鄭師不敵。退守銅山。清軍入金廈。墮兩城。棄其地。收寶貨婦女而還。兩島之民爛焉。

十八年春正月。援剿右鎮林順降清。二月。南澳護衛左鎮杜輝亦降清。洪旭言曰。金廈新破。銅山難守。不如退保東都。以待後圖。經從之。命永華、錫範、扈董夫人先行。宗室寧靖、王瀘、溪王、巴東王、魯王世子。暨鄉紳王忠孝、辜朝薦、盧若騰、沈佺期、郭貞一、李茂春、悉扁舟從。至澎湖。與旭歷視諸島。旭曰。澎湖爲臺灣門戶。上通江浙。下達南洋。必須建設重鎮。以固海疆。若澎湖有失。則臺灣無所措手足。乃建壘媽宮。左右峙各築礮臺。烟火相望。令薛進思、戴捷、林陞等守之。初。全斌奉檄與黃廷殿。而與洪旭有宿嫌。遲疑不往。遂降清。廷亦受黃梧之誘。經既入臺。委政永華。永華善治國與民。休息八月。改東都爲東寧。天興萬年爲二州。劃府治爲四坊。坊置簽首。理民事。制鄙爲三十四里。置鄉長。行鄉治之制。東寧初建。制度簡陋。乃教民

燒瓦。建宮室衙署。禮待避亂搢紳。凡諸宗室。皆贍給之。分諸鎮土地。又行寓兵於農之法。臺灣以安。初荷人既喪臺灣。謀恢復。居於雞籠。成功命黃安逐之。既去。遂會清人攻兩島。及金廈平。徙民入界。而率泰亦班師。六月。荷將波爾德入福州。與清軍盟。議伐臺。率泰以兩蓬船援之。然臺灣防守固。不易取。乃率舟北上。次普陀山。遇颶覆沒。及是而罷。九月。英人來求互市。許之。十二月。北路土番阿狗讓亂。命勇衛黃安平之。

十九年春正月朔。經率文武賀帝於安平。鎮聞施琅疏請攻臺。集諸將計議。洪旭曰。前者荷人失守。恃其礮火。馮其港道。而不防備澎湖。故我先王一鼓而下。夫澎湖爲東寧門戶。無澎湖。是無東寧也。今宜建築安平礮臺。以礮船十艘防守鹿耳。別遣一將鎮澎湖。嚴軍固壘。以待其來。則敵不易渡也。經曰善。以楊祥守鹿耳門。顏望忠請自赴澎湖。經撫其背曰。得公一行。吾無憂矣。命旭調屯田軍十分之三。益以勇衛侍衛各半旅。合萬餘人。分配礮船二十艘。烏船趕繪各十艘。以戴捷薛進思林陞林應等率之。又慮北鄙空虛。命劉國軒以一旅守雞籠。何祐以一旅守大汕頭。三月。望忠至澎湖。駐軍媽宮。左右峙各修礮臺。以戴捷林陞守之。四月。琅調投誠諸軍攻臺。舟至外洋。爲颶風飄散而還。清廷命琅及全斌歸北京。六月。經令

望忠回東寧。以薛進思林陞守之。檄各鎮歸屯。七月。勇衛黃安卒。經大慟。厚葬之。以其子爲婿。八月。以諮議參軍陳永華爲勇衛。永華親視南北。鎮撫諸番。勸各鎮墾田。植蔗熬糖。煮海爲鹽。以興貿易。而歲又大熟。民用殷富。請建聖廟立學校。從之。擇地於寧南坊。面魁斗山。旁建明倫堂。

二十年春正月。聖廟成。經率文。武。行。釋。菜。之。禮。環。泮。宮。而。觀。者。數。千。人。雍。雍。穆。穆。皆。有。禮。讓。之。風。焉。又。命。各。社。設。學。校。延。師。以。課。子。弟。兩。州。三。年。一。試。州。試。有。名。者。移。府。府。試。有。名。者。移。院。院。試。取。進。者。入。太。學。三。年。再。試。拔。其。尤。者。補。六。科。內。都。事。三。月。以。永。華。爲。學。院。葉。亨。爲。國。子。助。教。教。之。養。之。臺。人。自。是。始。奮。學。洪。旭。諫。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施。琅。雖。出。軍。未。定。而。心。不。忘。我。當。訓。勵。將。士。以。待。其。變。經。曰。居。安。思。危。古。之。訓。也。習。勞。講。武。軍。之。則。也。不。穀。受。國。厚。恩。躬。承。先。命。其。敢。以。此。自。逸。願。與。諸。公。勉。之。檄。各。鎮。屯。墾。之。暇。以。時。操。演。又。命。伐。木。造。艦。旭。以。商。船。往。販。日。本。購。造。銅。礮。刀。劍。甲。冑。並。鑄。永。歷。錢。下。至。暹。羅。安。南。呂。宋。各。處。以。拓。商。務。歲。又。大。有。國。以。富。強。八。月。呂。宋。總。督。遣。使。者。來。聘。且。貢。方。物。令。賓。客。司。禮。之。使。者。求。設。教。永。華。不。可。經。命。以。中。國。之。禮。入。覲。且。申。通。商。之。約。毋。遏。貢。毋。虐。我。華。人。使。者。唯。唯。忠。振。伯。洪。旭。

卒。經親爲治喪。以其子磊爲吏官。永華之姪繩武爲兵官。楊英爲戶官。葉亨爲禮官。柯平爲刑官。謝賢爲工官。劉國軒爲左武衛。薛進思爲右武衛。何祐爲左虎衛。九月。永華以國內已治。商務當興。以江勝爲水師一鎮。駐廈門。與邊將交驩。毋擾百姓。當是時。廈門荒廢。爲陳白骨。水牛忠所據。招集亡命。侵掠邊鄙。勝與邱輝破之。輝踞達濠。而勝事貿易。布帛無缺。凡貨入界者。以價購之。婦孺無欺。自是內外相安。轉運毋遏。物價愈平。十二月。調戍澎之兵屯田。二十一年春正月朔。經賀帝於安平鎮。錫屯田之兵酒。臺人大說道不拾遺。市物者不飾價。五月。河南人孔元章來議撫禮之議。照朝鮮事例。元章回。而施琅又疏請攻臺。

二十二年夏四月。清廷以琅爲內大臣。裁水師提督。焚戰艦。以馬化騏爲總兵。駐海澄。分投誠諸將於各省。六月。清水師提標遊擊鍾瑞偕中軍守備陳陞謀獻海澄。密告江勝。經命統領顏望忠率船援之。事洩。瑞走廈門入臺。望忠數其叛獻銅山之罪。經不究。改其姓爲金賜名漢臣。十月。水沙連番亂。殺參軍林圯。討之。

二十三年春二月。清廷下旨展界。七月。刑部尙書明珠。兵部侍郎蔡毓榮。至福州。與靖南王耿繼茂總督祖澤沛集泉州議和。命興化知府慕天顏賚詔書入台。經不肯接詔。唯閱明珠

書曰。嘗聞安民之謂仁。識時之謂知。古來豪傑知天命之有歸。信殃民之無益。決策不疑。委身天闕。慶衍黎庶。澤流子孫。名垂青史。常爲美談。閣下通時達變。爲世豪傑。比肩前哲。若易爾。而姓名不通於上國。封爵不出於天朝。浮沈海外。聊且一時。不令有識之士爲惋惜耶。今聖天子一旦惻然。念海濱之民。瘡痍未復。其有去鄉離井。漂流海嶼。近者十餘年。遠者二十餘載。骨肉多殘。生死茫然。以爲均在覆載之中。孰非光復之責。稅車閩甸。會同靖藩。督撫提督。宣諭宸衷。禮當先之以信。耑遣太常寺卿慕天顏。都督僉事李佺等。聞於左右。閣下桑梓之地。無論聖天子痼瘼在抱。所當仰體不遑。卽閩之黃童白叟。大都閣下桑梓之父老子弟。而忍令其長相離散耶。況我國家與人以誠。待人以信。德意咸孚。遐邇畢達。是以車書一統之盛。振古無儔。窮荒絕域。尙不憚重譯來朝。閣下人中之傑。反自外於皇仁。此豈有損朝廷哉。但爲閣下惜之爾。誠能翻然歸命。使海隅變爲樂土。流離復其故鄉。閣下亦自海外而歸。中原不亦千古之大快而事機不可再得者乎。我皇上推心置腹。具有璽書。閣下宣讀之餘。自當仰見聖主至仁至愛之心。佇候德音。臨穎神注。經大會文武。語天顏曰。本藩豈不能戰。因念生靈塗炭。故遠處海外。癸卯以來。業已息兵。又何必深求耶。天顏曰。朔廷頻頻招撫。

亦憐貴藩忠誠。不忘舊君。若能翻然削髮歸命。自當藩封。永爲柱石。不然。豈少樓船甲兵哉。經曰。先王在。日前後。招撫。祇差薙髮兩字。本藩豈肯墜先王之志哉。遣禮官葉亨。刑官柯平。報聘。並復書曰。蓋聞麟鳳之姿。非藩樊所能囿。英雄之志。豈游說所能移。頃自遷界以來。五省流離。萬里坵墟。是以不穀遠處海外。建國東寧。庶幾寢兵息民。相安無事。而貴國尙未忘情於我。以致沿海之人。流亡失所。心竊憾之。閣下銜命以來。欲爲生靈造福。流亡復業。海宇奠安。爲德建善。而貴使諄諄以迎敕爲辭。事必前定而後可以寡悔。言必先定而後可以踐跡。大丈夫相信於心。披肝見膽。磊磊落落。何必游移其說哉。特遣刑官柯平。禮官葉亨等。面商妥當。不穀躬承先訓。恪守丕基。必不棄先人之業。以圖一時之利。唯是生民塗炭。怒焉在懷。倘貴朝果以愛人爲心。不穀降心以從。尊事大之禮。至通好之後。巡邏兵哨。自當弔回。若夫沿海地方。俱屬執事撫綏。非不穀所與焉。不盡之言。俱存敝使口中。唯閣下教之。俾寔稽以聞。議照朝鮮事例。明珠將許。而強令薙髮。經不從。於是明珠再以書來。復命天顏。偕二使入臺。天顏曰。貴藩遁跡荒居。非可與外國之賓臣者比。經曰。朝鮮亦箕子之後。士各有志。未可相強。乃以書復之曰。蓋聞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是以禍福無常。倚強弱無常勢。

恃德者興。恃力者亡。曩者思明之役。不穀深憫民生疾苦。暴露兵革。連年不休。故遂會師而退。遠絕大海。建國東寧。於版圖疆域之外。別立乾坤。自以爲休兵息民。可相安於無事矣。不謂閣下。猶有意督過之。驅我叛將再起。兵端豈未聞陳軫蛇足之喻。與養由基善射之說乎。夫苻堅寇晉。力非不强也。隋煬征遼。志非不勇也。此二事者。閣下之所明知也。況我之叛將逃卒。爲先王撫養者二十餘年。今其歸貴朝者。非必盡忘舊恩而慕新榮也。不過憚波濤戀故土。爲儉安計爾。閣下所以驅之東侵而不顧者。亦非必以其才能爲足恃。心迹爲可信也。不過以若輩叵測。姑使前死。勝負無深論爾。今足下待之之意。若輩亦習知之矣。而況大洋之中。晝夜無期。風雲變態。波濤不測。閣下兩載以來。三舉征帆。其勞費得失。旣已自知。豈非天意之昭昭者哉。所引夷齊田橫等事。夷齊千古高義。未易齒冷。卽如田橫。不過三齊一匹夫爾。猶知守義不屈。而況不穀世受國恩。躬承先訓。乎倫以東寧不受羈縻。則海外列國。如日本琉球呂宋越南。近接浙粵。豈盡服屬。若虞敝哨出沒。寔緣貴旅。臨江不得不遣舟偵邏。至於休兵息民。以免生靈塗炭。仁人之言。敢不佩服。若夫重爵厚祿。永襲藩封。海外孤臣。無心及此。敬披腹言。維祈垂鑑。又復繼茂曰。捧讀華翰。有誠來誠往。延攬英雄之語。雖不能從。



然心異之。執事中國英豪。天人合徵。金戈鐵馬之雄。固自有在。而諄諄所言。尙夔游說之後。談豈猶是不相知者之論乎。東寧偏隅。遠在海外。與版圖渺不相涉。雖居落部。曲日與爲鄰。正如張仲堅遠絕扶餘。以中土讓太原。公子執事亦知其意乎。所云貴朝寬仁無比。遠者不論。以耳目所聞見言之。如方國安孫可望。豈非盡忠貴朝者。今皆何在。往事可鑒。足爲寒心。執事倘能以延攬英雄。休息民爲念。卽靜飭部曲。慰安邊陲。羊陸故事。敢不勉承。若夫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勝負之數。自有天在。得失難易。執事自知。亦毋庸贅也。明珠知不可說。遂偕毓英歸北。而和議止。十月。邱輝介江勝以達濠歸命。經下六官議。永華曰。招降納叛。自古已然。況輝能糾衆備船。獨踞達濠。此亦有爲者。今傾心向化。理宜收錄。庶足以鼓豪傑之心。而拓邦家之土。從之以爲義武鎮。自是達濠亦聽節制。

二十四年春三月。經以廈門銅山達濠諸島。均隸臺灣。而舟山南日尙乏守將。以前奇兵鎮黃應制之。命柳索呂勝藍盛楊正各率舟師協守。八月。斗尾龍岸番反。經自將討之。命右武衛劉國軒駐半線。十月。沙轆番亂。平之。大肚番恐遷其族於埔里社。國軒追之。至北港溪畔。乃班師歸。自是北番皆服。

二十五年。歲大有。沿海無事。漳泉之人至者日多。拓地遠及兩鄙。經命諸島守將毋擾邊民。二十六年春正月。統領顏望忠楊祥請伐呂宋。侍衛馮錫範以爲不可。慮失遠人之心。遂止。二十七年。初清廷以吳三桂爲平西王。駐雲南。平南王尙可喜駐廣東。靖南王耿繼茂駐福建。及繼茂死。精忠嗣。至是議撤藩。精忠謀起兵。秋八月。使黃鏞入告。經至澎湖以俟。而精忠遷移。尋歸東寧。十二月。三桂據雲南貴州四川以起。破兩湖。遣祝治國劉定先如耿。尙約會師。并至東寧。寓書曰。令祖舉全閩投誠。大有勳勞。橫遭狙醢。百世必報之仇也。及令先王存心大義。至死靡他。誠大丈夫特立獨行。每言及此。未常不歎爲偉人也。殿下少承家訓。練兵養威。審時觀釁。今天下大舉正千載一遇。乞速整貔貅。大揚舟師。經取金陵。或抵天津。扼其門戶。絕其糧道。此以奇兵乘虛萬全之策也。復累世之大仇。洩天人之共憤。何快如之。經禮待二使。遣監紀推官陳克岐副將劉文煥馳聘。且復書曰。頃聞臺命。欲伸大義於天下。不勝欣慰。然敢獻一言。自古成天下之大業。必先建天下之大義。以殿下之貞忠而擁立先帝之苗裔。則足以號召人心。而感奮忠義之士。不穀亦欲依日月之末光。早策匡復之業也。枕戈待旦。以俟會師。

二十八年春三月。精忠據福建。執總督范承謨。馳數騎傳檄。七閩皆下。使黃鏞再入臺。請濟師。授海澄公黃梧爲平和公。梧已病卒。子芳度權知軍事。授海澄總兵。四月。潮州總兵劉進忠以城降精忠。授寧粵將軍。經使柯平入福州。報黃鏞之聘也。精忠調趙得勝之兵。得勝不從。邀右武衛劉國軒左虎衛何祐於海澄。議奉經。五月。經以子克壑爲監國。陳永華輔之。率侍衛馮錫範兵官陳繩武吏官洪磊等。奉永歷。二十八年正朔。渡海而西。駐思明。授得勝與明伯。訓練士卒。以兵都事李德至日本。鑄錢及軍器。戶都事楊賢販運南洋。以充軍實。遣人說精忠。借漳泉爲召募。精忠不從。於是鄭耿交惡。既令錫範取同安。守將張舉堯降。授蕩西伯左先鋒。精忠懼。以都尉王進守泉州。六月。進幼子藩錫誘殺泉州城守賴玉。兵民多從之。遂逐進。納款。經入泉州。授藩錫指揮使。以軍事委錫範繩武。七月。清軍圍潮州。精忠不能救。進忠納款。遣援剿左鎮金漢臣率兵援之。敗清軍於黃岡。潮圍解。進忠降。授定西伯。前提督。九月。精忠以劉炎爲倚角。命王進取泉州。十月。國軒及右虎衛許耀敗進於塗嶺。追至興化而還。三桂使禮曹周文驥如經。平鄭耿也。十一月。伐漳浦。劉炎降。得勝回澄。二十九年春正月朔。經率文武官民賀帝於泉州。承天寺。精忠遣張文韜議和。以楓亭爲界。

始通好也。二月。何祐伐饒平。獲沈瑞以歸。授懷安侯。以叛將洪承疇之祠。改祀黃石齋。蔡江門。竄承疇及楊明琅眷屬百餘口於雞籠城。明琅癸未翰林也。數其罪。嗣死於竄所。五月。國軒入潮。與何祐劉進忠兵數千人。徇屬邑之未下者。平南王尙可喜兵十餘萬。盡銳來攻。相持久。鄭軍食盡。議退於潮。可喜麾騎晨掩祐軍。戰於鰲母山下。祐力擊之。國軒繼進。大敗。尙軍。六月。經率諸將圍漳州。方經之至也。授黃芳度德化公。芳度陽爲受命。陰通於清。事洩。鄭軍環城。兄芳泰突圍入粵。乞援。城圍凡六月。芳世自粵提師。且至。十月初六旦。城將吳淑及弟潛開門延經。芳度登北門之山。趣諸軍巷戰。不利。投開元寺東井以死。經入漳州。授淑平西將軍。後提督潛戎旗二鎮。收芳度戚族。竄於淡水。而膊其屍。荆黃梧之槨。報宿忿也。君子謂鄭經於是乎肖子。

三十年春正月朔。經率文武官民賀帝於漳州。開元寺。二月。三桂兵至肇慶韶州。碣石總兵苗之秀。東莞守將張國勳。謁國軒降。尙之信降於三桂。三桂檄讓惠州於經。國軒入守之。五月。耿將劉應麟駐汀州。徇下江西。瑞金石城二縣。密款於經。授奉明伯。前提督吳淑入守之。七月。經調王進忠於潮。不至。九月。清師入閩。擒精忠。其守將馬成龍以興化款於經。授殄西。

伯援剿左鎮。許耀入守之。十月。耀與清軍戰於烏龍江。狃於塗嶺之役。不設備。故敗。經調趙得勝何祐代之。十一月。耿將楊德以邵武來款。授後勁鎮。吳淑入守之。十二月。淑與清軍對壘於邵武城下。霜嚴指直。士皴瘝不能軍。淑敗還廈門。應麟奔死潮州。

三十一年春正月。趙得勝何祐拒清軍於興化城下。清軍縱反間。得勝力戰死。祐亦敗。興化遂陷。二月。泉漳俱潰。經歸思明。大賞逃亡諸將。分汎水陸。以左虎衛林陞守東石。留南水師一鎮。蕭武守興化。水師四鎮。陳陞五鎮。蔡冲琇七鎮。石玉八鎮。陳勝分守蚶江。祥芝。崇武。獼窟。以固晉南惠沿海。水師二鎮。江元勳三鎮。林瑞驥協守海澄。澄芝。陰。凡福清長樂濱海之地。歸之。總制親隨協王一鳴守橫嶼。樓船中鎮蕭琛守定海。危宿鎮陳起萬守福寧。總制後協林日慧前協吳兆綱分守福安寧德。援剿後鎮陳起明守同安港口。後提督吳淑駐大石湖。兼轄同安。楊威前鎮陳昌守謝村。左鎮陳福守澄海。戎旗一鎮林應守井尾連江漳浦。左衝鎮馬興隆守銅山。昭義鎮楊德守五都。奇兵鎮黃應守詔安。英兵鎮李隆守南澳。房宿鎮楊興守淺山。以樓船左鎮朱天貴右鎮劉天福合率舟師。以守寧波溫州台州舟山等。宣毅左鎮邱輝仍駐濠。以遏潮揭惠來之路。爲策應。清康熙親王以漳泉既平。而鄭師尙駐兩島。遣

僉事朱麟臧來講。且寓書曰。嘗聞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又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我國家定鼎風聲所被。四海賓服。此固氣數之所在。而億兆所歸心也。頃因吳耿煽亂。貴將軍乘間竊據。獨不思海隅尺土。豈能與天下抗衡。而執迷絕島。自非識時之君子。倘轉禍爲福。歸順本朝。共享茅土之封。永奠河山之固。傳之子孫。豈不食報無疆哉。經禮之議。照朝鮮之例。並復書曰。夫萬古正綱常之倫。而春秋嚴華夷之辨。此固忠臣義士所朝夕凜遵。而不敢頃刻忘也。我家世受國恩。每思克復舊業。以報高深。故枕戈待旦。以至今日。幸遇諸藩舉義誠欲向中原。而共逐鹿。倘天意厭亂人心。思漢則此一旅亦可挽回。何必裂冠毀冕。然後爲識時之俊傑也哉。不從。四月。移諸降將入臺。劉炎奔清。礫於燕市。六月。劉進忠降於三桂。尋歸清。被殺。國軒亦棄惠州而歸。凡十府一時俱失。經不知所爲。軍事盡委國軒。國軒寔有將才。七月。康親王復命興化知府卞永譽。泉州知府張仲舉。各加卿銜。以泉紳黃志美。吳公鴻佐之。再申前議。請撤回各島。經集諸將議。馮錫範請索四府爲互市。二使歸。寧海將軍喇哈達又以書來。略曰。年來使車往還。議撫議貢。幾於舌敝唇焦矣。而至今迄無定論者。良由貴君臣挾一盡節爲明之見。以爲汲汲議撫。我朝廷自圖便利爾。夫議撫者。爲全爾君臣之名節也。爲

培我國家萬年之根本也。願執事大破拘攣。俾得竭殫愚衷。一聽貴君臣之自擇可乎。昔箕子殷之忠臣也。殷祚旣滅。就封朝鮮。以存殷祀。田橫齊之義士也。恥臣於漢。與客俱刎洛陽。夫田橫雖義。非箕子比也。願貴君臣同於箕子。毋蹈田橫之故轍。則何不罷兵。休士。全車甲。而歸臺灣。自處於海外賓臣之列。其受封爵。惟願不受。封爵亦惟願我朝廷亦何惜。以窮海遠適之區爲爾。君臣完全名節之地。執事如果有意。肯降心相從。余雖武人。忝爲勳戚。自當特請朝命。飭各有司。以歲時守護貴君臣之先塋。恤其族姓宗支。不許兵民侵暴。行三代之曠典。成千秋之美談。當亦我皇上所不靳也。執事如感朝廷之恩。則以歲時通貢。如朝鮮故事。通商貿易。永無猜嫌。豈不美哉。夫保國存祀。至忠也。護祖完宗。至孝也。全身遠害。至智也。息兵恤民。至仁也。行一事而四善備。爾君臣亦何苦而不爲此。如徒悍然不顧。希旦夕之安。忘先機之哲。一遇議撫。則大言誇詞。要地請餉。此蓋小人挾執事之謀。甚不足信。夫事勢窮蹙之時。人心一散。禍變難防。舟中之人。皆敵國也。執事雖欲全師而歸。恐不可得。且事勢窮蹙之時。然後歸。亦何面目以見父老乎。執事宜內斷於心。與一二親信有識者計議。道旁築舍。三年不成。大懼身名之俱喪。以爲執事辱也。如終不可復合。請斷嗣音。虛意周旋。無復望。

焉。唯執事裁之。經得書。大會文武。馮錫範曰。先王在日。僅有兩島。尙欲大舉征伐。以復中原。況今又有臺灣。進戰退守。權操自我。豈以一敗而易夙志哉。

三十二年春二月。伐漳州。數戰皆捷。授國軒中提督。當是時。清軍大集。國軒及吳淑諸將。兵僅數千。飄驟馳突。略倣成功。清軍皆萎。昨舌莫敢支吾。六月。清廷以按察司吳興祚爲閩撫。逮郎廷相。以隨軍布政姚啓聖爲總督。趣諸軍援海澄。皆莫敢進。城破。提督段應舉。自經。總兵黃藍巷戰死。清軍沒者凡三萬餘人。馬萬餘匹。晉國軒武平伯。征北將軍。吳淑定西伯。平北將軍。何祐左武衛。林陞右武衛。江勝左虎衛。於是鄭軍復振於漳州。幾五萬人。遂取長泰同安。七月。乘勝圍泉州。狗下屬邑。清軍又大舉來援。國軒率二十八鎮還漳州。軍溪西。吳淑何祐軍浦南。大戰於龍虎山。鄭軍敗績。鄭英吳正璽死焉。國軒收兵保海澄。九月。啓聖遣張雄來講。請歸海澄。不從。

三十三年。經以陳諒爲援剿左鎮。敗清軍於定海。冬十月。清軍攻蕭井塞。不克而還。十一月。吳淑壓死於蕭井塞。經哭之慟。厚葬之。以其子天駟爲建威鎮。以統其衆。是時清廷復嚴海禁。移民入內。於是啓聖乃開修來館於漳州。以誘鄭將。



三十四年春正月。清水師提督萬正色大舉伐思明。經以右武衛林陞爲督師。率援剿左鎮陳諒左虎衛江勝樓船左鎮朱天貴禦之。國軒亦棄海澄來援。戰不利。經率諸將歸臺灣。董夫人召而數之曰。馮陳之業衰矣。若輩不才。徒累維桑。則如勿往。八月。平南將軍賚塔復與經書曰。自海上用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議終不成。皆由封疆諸臣執泥薙髮登岸。彼此齟齬。臺灣本非中國版圖。足下父子自關荆榛。且眷懷勝國。未常如吳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彈丸不聽田橫壯士道遙。其間乎。今三藩殄滅。中外一家。豪傑識時。必不復思噓已灰之焰。毒瘡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薙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入貢。亦可也。以臺灣爲箕子之朝鮮。爲徐福之日本。於世無患於人。無爭而沿海生靈永息。塗炭唯足下圖之。經從其議。索海澄爲互市。啓聖執不可議。遂破。三十五年夏四月。彗星見。初經西渡。委政永華。以元子克壑爲監國。克壑年少。明毅果斷。有乃祖風。而永華又悉心輔佐。臺灣大治。內撫民番。外給餉糈。軍無缺之。及經歸後。諸將頗事偷息。永華心憂之。請辭兵權。以兵交國軒。未幾卒。已而刑官柯平戶官楊英亦相繼逝。五月。聞清軍有伐臺之舉。集諸將議。命天興知府張日曜按屯籍以十一充伍。得勝兵三千餘人。

七月彗星再見。仲冬方滅。十月遣右武衛林陞率軍巡北鄙。墜雞籠城。經自歸後不理國政。建園亭於洲仔尾。與諸將落之。驩飲較射。夜以繼日。又築北園別墅。以奉董夫人。諸事盡委克壑。軍民咸服。

三十五年春正月朔。監國世子克壑率文武朝賀於安平鎮。乃入謁董夫人。賀經於洲仔尾。經方命居民將大放元宵。克壑聞之上啓曰。偏僻海外。地窄民窮。頻年征戰。幾不聊生。茲者屢聞清人整軍備艦。意欲東渡。大仇未滅。人心洶洶。何必以數夕之歡而耗民間一月之食。伏乞崇儉。以培元氣。以永國祚。經嘉之。卽止。唯自張宴。與國軒諸將縱飲而已。居無何病革。顧命國軒輔世子。經薨年三十有九。諸弟揚言曰。克壑非吾骨肉。一旦得志。吾屬無遺類矣。入告董夫人。卽收監國印。國軒不能爭。克壑旣幽別室。諸弟夜命烏鬼拉殺之。妻陳氏殉。乃立次子克埭爲延平郡王。佩招討大將軍印。克埭幼。年十二。以仲父聰爲輔政公。聰貪而懦。軍國大事主於國軒。錫範。晉國軒武平侯。錫範忠誠伯。以戎旗四鎮。董騰率舟師駐澎湖。清人聞喪。寧海將軍飛檄臺灣。勸納款。經弟明智請捐資募兵。錫範不可。國軒許之。克埭以明爲左武驤將軍。智爲右武驤將軍。六月董夫人薨。有惡董騰者。解其兵。以右武衛林陞代之。

騰董夫人之弟也。十月。姚啓聖計招賓客。司傅爲霖內應。高壽葵愷附之。建威後鎮朱友發其事。爲霖等伏誅。及懷安侯沈瑞屠其家。瑞妻禮官鄭斌女也。免之。亦自縊。於是啓聖疏薦萬正色爲陸路提督。施琅爲水師提督。謀伐臺灣。克塽以國軒爲正提督。征北將軍曾瑞定北將軍王順爲副。率諸鎮守澎湖。命左武衛何祐爲北路總督。智武鎮李茂副之。率兵以戍雞籠。

三十六年春。施琅治兵於平海。三月。竹塹番亂。命左協理陳絳平之。十二月。啓聖遣副將黃朝用至澎湖。見國軒。議照朝鮮事例。遂入東寧。錫範繩武不從。

三十七年春正月。克塽以天興知州林良瑞如福州。報朝用之聘也。三月。何祐城淡水。五月。淡水通事李滄請採金裕餉。命監紀陳福宣毅前鎮葉明率所部往。遂至卑南。覓不得而還。六月十四日。琅發銅山。會於八罩嶼。以窺澎湖。國軒守之。再戰而敗。林陞邱輝江勝陳起明吳潛王隆等皆戰死。燒沒軍艦大小二百餘艘。國軒知勢敗。乘走舸入東寧。告急。克塽大會文武。議戰守之策。建威中鎮黃良驥請取呂宋。提督中鎮洪邦柱贊之。願爲先鋒。錫範將許之。國軒力陳不可。乃議降。以協理禮官鄭英平賓客司林維榮賚表謁琅。并與琅書。請仍居

東寧不可。七月十一日。又遣馮錫圭陳夢煒劉國昌再至澎湖。上表曰。臣生自海外。稚魯無知。謬繼創垂之緒。有乖傾向之誠。邇者樓船西來。旌旗東指。簞壺緩迎於周旅。干羽煩舞於虞階。自省重愆。誠爲莫贖。然思皇靈之赫濯。信知天命之有歸。逆者亡。順者昌。乃覆載待物之廣大。貳者討服者舍。諒聖主與人之甚寬。用遵往時之成命。爰邀此日之殊恩。冀守宗祧以勿失。永作屏翰於東方。業有降表具奏外。及接提督臣施琅來書。以復居故土。不敢主張。臣思旣傾心而向化。何難納土以輸誠。茲特繕具表章。并延平王印一顆。冊一副。及武平侯臣劉國軒印一顆。忠誠伯臣馮錫範印一顆。敬遣劉國昌馮錫圭齎赴軍前。繳奏版籍土地人民。待命境上。數千里之封疆。悉歸土宇。百餘萬之戶口。并屬版圖。遵海而南。永息波濤之警。普天之下。均沾雨露之濡。實聖德之漸被。無方斯遐。區之襁負。恐後獨念。臣全家骨肉。強半孺呱。本係南人。不諳北土。合情乞就閩省地方。撥賜田園廬室。俾免流移之苦。且養贍有資。則蒙高厚之生成。當繪丹青以銜結。至於明室宗親。格外優待。通邦士庶。軫念綏柔。文武諸官。加恩遷擢。前附後順。一體垂仁。夙昔結怨。盡與捐除。籍沒產業。俱行賜復。尤當廣推寬大之仁。明布維新之令。使夫群情允愜。共鼓舞於春風。萬彙熙恬。同泳游於化日。斯誠微

臣無厭之求。邀望朝廷不次之恩者也。琅得表許之。命薙髮。寧靖王術桂。自以天潢之貴。義不可辱。自縊以殉。妾五人從死。八月十三日。琅至東寧。祭於成功之廟。曰。自同安侯入臺。臺地始有居民。逮賜姓啓土。世爲巖疆。莫可誰何。今琅賴天子之靈。將帥之力。克有茲土。不辭滅國之罪。所以忠朝廷而報父兄之職分也。但琅起卒伍。於賜姓有魚水之歡。中間微嫌。釀成大戾。琅於賜姓。剪爲讐敵。情猶臣主。蘆中窮士。義所不爲。公誼私恩。如是則已。祭畢。淚下。琅以臺灣既定。疏告清廷。歸克塽於北京。授漢軍公。錫範漢軍伯。國軒天津總兵。何祐梧州副將。諸將及明室諸王配之各省。自成功至克塽。凡三世三十有八年。而明朔亡。

連橫曰。清同治十三年冬十月。福建將軍文煜總督李鶴年巡撫王凱泰船政大臣沈葆楨奏言。明季遺臣。臺陽初祖。生而忠正。沒而英靈。懇予賜諡建祠。以順輿情。以明大義事。據臺灣府進士楊士芳等稟稱。竊維有功德於民。則祀。能正直而一者爲神。明末賜姓延平郡王鄭成功者。福建泉州府南安縣人。少服儒冠。長遭國恤。感時仗義。移孝作忠。顧寰宇難容。洛邑之頑民。向滄溟獨闢。田橫之孤島。奉故主正朔。墾荒裔山川。傳至子孫。納土內屬。維我國家。宥過錄忠。載在史策。厥後陰陽水旱之沴。時聞吁嗟祈禱之聲。胥蠻所通。神應如答。而民

間私祭。僅附叢祠。身後易名。未邀盛典。望古遙集。衆心缺然。可否奏請。將明故藩鄭成功。准予追諡。建祠列之祀典等因。並據臺灣道夏獻綸。臺灣府周懋琦等議詳前來。臣等伏思。鄭成功。丁無可如何之厄。運抱未得。曾有之孤忠。雖煩盛世之斧斨。足砭千秋之頑懦。伏讀康熙三十九年。聖祖仁皇帝詔曰。朱成功係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勅遣官護送成功及子經兩樞。歸葬南安。置守塚。建祠祀之。聖人之言。久垂定論。惟祠在南安。而臺郡未蒙勅建。遺靈莫妥。民望徒殷。至於賜諡褒忠。我朝恢廓之規。遠軼隆古。如瞿式耜。張同敞等。俱以殉明捐軀。諡之忠宣。忠烈。成功所處。尤爲其難。較之瞿。張。奚啻伯仲。合無仰懇天恩。准予追諡。並於臺郡。勅建專祠。俾臺民知忠義之大。可爲雖勝國。亦華袞之所及。於勵風俗。正人心之道。或有裨於萬一。臣等愚昧之見。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具奏。詔曰。可。追諡忠節。建祠臺郡。以明季忠義之士百十四人配。而我臺建國之大神。永鎮茲土矣。

延平郡王世系表

紹祖字象庭。世居福建南安縣楊子山下石井鄉。娶某氏。生芝龍。

芝龍字飛黃。娶日本平戶河內浦士人女田川氏。改姓翁氏。生成功。及七左衛門翁氏歸國。七左衛門仍居日本。繼娶

某氏生四子

成功初名森字大木少名福松隆武元年賜姓朱改今名字明儼二年六月封忠孝伯永歷二年十月封威遠侯三年七月封延平公十二年正月晉封延平郡王娶董氏生子經等十人十六年五月薨於東都

世忠從芝龍降清

世恩後入北京省父被殺

世蔭後入北京省父被殺

世襲從成功居思明後入臺灣

世默後入北京省父被殺按七左衛門居日本似在此五人之外或則世襲俟再考

經字式夫號賢之襲封延平郡王娶唐氏生子克燠等七人妾某氏生克壘永歷三十五年正月薨於東寧

聰娶朱氏生克坦

明娶林氏無出以裕次子克俊嗣

睿殉於南京之役無出

智娶洪氏生克璋

寬娶林氏生克培

裕殉於南京之役娶王氏生克崇

溫殉於南京之役娶劉氏生克模克傑

柔娶洪氏生克璽

發早世以溫之子克圭嗣

克臧立爲世子監國後遇害娶陳氏無出

克埭襲封延平郡王永歷三十七年歸清改封漢軍公娶馮氏繼娶史氏生安世安邦安國

克舉娶許氏

克均娶柯氏

克拔娶馮氏

克商娶趙氏

克圻娶張氏

克塙娶劉氏



# 臺灣通史卷二

臺南

連雅堂

撰

## 經營紀

1683  
康熙二十二年秋八月。清人既得臺灣。廷議欲墟其地。靖海侯將軍施琅不可。疏曰。臺灣北連吳會。南接粵嶠。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口紆迴。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隔澎湖一大洋。水道三更。明季設水師標於金門所。出汎至澎湖而止。水道亦有七更。臺灣一地。原屬化外。土番雜處。未入版圖也。然其時中國之民潛至。生聚於其間者。已不下萬人。鄭芝龍爲海寇時。以爲巢穴。及崇禎元年。芝龍就撫。將此地稅與紅毛。爲互市之所。紅毛遂聯絡土番。招納內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國。漸作邊患。至順治十八年。爲鄭成功所攻破。盤踞其地。糾集亡命。窺伺南北。及其孫克塽。六十餘年。無時不仰厯宸衷。臣奉命征討。親歷其地。備見野沃土膏。物產利溥。耕桑并耦。漁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樹。遍處俱植修竹。硫磺水籐。糖蔗鹿皮。以及

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爾。茲則木棉盛出。經織不乏。且舟帆四達。絲縷踵至。飭禁雖嚴。終難杜絕。寔肥饒之區。而險阻之域也。一旦納土歸命。此誠天以未闢之方輿。資皇上東南之保障。永絕邊海之禍患。豈人力所能致哉。夫地方既入版圖。民番均屬赤子。善後之計。尤宜周詳。此地若棄爲荒陬。復置度外。則今臺灣人居稠密。繁息農工商賈。各遂其利。一行徙棄。安土重遷。失業流離。殊費經營。寔非長策。況以有限之船。渡無限之民。非閱數年。難以報竣。使載渡不盡。苟且塞責。則深山窮谷。竄伏潛匿。寔繁有徒。和同土番。從而嘯聚。假以內地之逃軍流民。急則走險。糾黨爲患。造船製器。剽掠海濱。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固較著也。且此地原爲紅毛所居。無時不在貪涎。亦必乘隙以圖。一爲所有。彼性狡黠。善爲鼓惑。重以來販船隻。制作精堅。從來無敵於海外。若得此數千里之膏腴。必倡合黨夥。竊窺邊場。迫近門庭。此乃種禍。將來沿邊諸省。斷難晏然無虞。至時動師遠征。兩涉大洋。波濤不測。恐未易建成效。如僅守澎湖而棄臺灣。則澎湖孤懸海外。土地卑薄。異於臺灣。遠隔金廈。豈不受制於人。是守臺灣。卽所以固澎湖也。臺澎聯爲臂指。沿海水師。汛防嚴密。各相犄角。聲氣關通。應援易及。可以寧息。昔日鄭氏得以負抗者。以臺灣爲老巢。澎湖爲門戶。四

通八達。任其所之。我之舟師往來有阻。今地方既爲我得。官兵棋布。風期順利。片帆可至。雖有奸萌。不敢復發。臣業與部臣撫臣會議。而部臣撫臣未履其地。棄留未決。臣閱歷周詳。則不敢遽議輕棄也。且海氛旣靖。內地溢設之兵。盡可陸續裁減。以之分防臺澎兩處。臺灣設總兵一員。水師副將一員。陸師參將二員。兵八千名。澎湖設水師副將一員。兵二千名。計兵一萬。足以固守。又無添兵增餉之費。其防守總兵副參游等官。定以三年或二年轉陞內地。無致久任。永爲成例。然當此地方初闢。正賦雜餉似宜蠲豁。現在一萬之兵食。權行全給。三年後開徵。可以在需。抑且寓兵於農。亦能濟用。可以減省。無盡資內地之轉輸也。蓋籌天下之形勢。必求萬全。臺灣一地。雖屬外島。寔關要害。無論彼中耕種。猶能少資兵食。固當宜留。卽爲不毛之壤。必藉內地輓運。亦斷不可棄。棄留之際。利害攸關。臣思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疆。是以會議具疏之外。不避冒瀆。以其利害自行詳陳。詔曰。可。設府一縣。三隸福建。府曰臺灣。附郭亦曰臺灣。南曰鳳山。北曰諸羅。而澎湖置巡檢。設臺廈兵備道。駐府治。兼理提督學政。按察使司事。分汎水陸。爲海疆重鎮矣。十一月。雨雪。堅冰寸餘。

二十三年春。文武皆就任。乃大戶稅畝。有田七千五百三十四甲。園一萬零九百十九甲。戶

一萬二千七百二十七口。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人。琅奏請減賦。下旨再議。於是奏定上則田每甲徵粟八石八斗。園四石。每丁徵銀四錢七分六厘。著爲例。初延平郡王成功克臺之歲。清廷詔遷沿海居民。禁接濟。至是許開海禁。設海防同知於鹿耳門。准通商。赴臺者不許攜眷。琅以惠潮之民多通海。特禁往來。是年建臺灣鳳山兩儒學。

二十四年。建臺灣府儒學。就鄭氏舊址擴而大之。中爲大成殿。祀孔子。以春秋上下。行釋菜之禮。

二十五年。總督王新命巡撫張仲舉奏准。歲進文武童各二十名。科進文童二十名。廩膳生

二十名。增廣生如之。歲貢一人。

二十六年。臺人始應福建鄉試。

二十七年。始鑄康熙錢。明太僕寺卿沈光文卒於諸羅。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冬大有年。

三十年。秋八月。大風。壞屋碎船。

三十一年。停鑄康熙錢。

三十二年。冬大有年。

○三十三年。初修臺灣府誌成。

三十四年。知府靳治揚始設熟番社學。

三十五年。秋七月。新港吳球謀起事。不成。被殺。

▷三十六年。仁和郁永河始至北投煮磺。遍歷番社。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春二月。吞霄土官卓介卓霧亞生作亂。夏五月。淡水土官冰冷亦起應。秋七月。水師至淡水。執冰冷殺之。八月。署北路參將常泰以岸裡番擊吞霄。禽卓介卓霧亞生以歸。斬於市。

三十九年。詔賜明延平郡王鄭成功及子經。歸葬南安。置守塚。建祠。

四十年。冬十二月。諸羅劉却起事。燬下茄苳營。附近熟番亦亂。伐之。却敗走。

四十一年。

四十二年。春二月。劉却復謀起事。不成。被殺。

四十三年。建崇文書院。

四十四年。冬。飢。詔蠲三縣糧米。

四十五年。建諸羅縣學。

四十六年。冬。飢。詔蠲糧米十分之二。

四十七年。泉州人陳賴章與熟番約。往墾大佳臘之野。是爲開闢臺北之始。

四十八年。

四十九年。始設淡水防兵。定三年一換。

五十年。建萬壽宮於府治。

五十一年。詔蠲本年租穀。

五十二年。詔以五十年丁冊爲準。滋生人口。永不加賦。北路營參將阮蔡文親赴竹塹大肚

諸社。撫慰番黎。

五十三年。夏。郡治大火。燬數百戶。秋。大旱。詔蠲臺鳳兩縣租穀十分之三。是年命天主教神

甫買刺來臺測量經度。

五十四年。總督滿保奏言。臺灣遠屬海外。民番雜處。自入版圖以來。所有鳳山縣之熟番力。等十二社。諸羅縣之熟番蕭壠等三十四社。數十餘年。仰邀聖澤。俱各民安物阜。俗易風移。今據臺灣鎮道詳報。南路生番山猪毛等十社。四百四十六戶。北路生番岸裡等五社。四百二十二戶。俱各傾心向化。願同熟番一體內附。每年各願納鹿皮五十張。各折銀十二兩。代輸貢賦。載入額編。就臺充餉。此外不得絲毫派擾。以彰懷遠深仁。詔可。自後生番多內附。五十五年。夏五月。福建巡撫陳瓚奏言。防海之法。岸裡社土目阿穆請墾貓霧揀之野。諸羅知縣周鍾瑄許之。是爲開闢臺中之始。

五十六年。冬。飢。詔蠲本年租穀十分之三。

五十七年。

五十八年。初。修鳳山縣誌成。

五十九年。建海東書院。冬十月朔。地大震。十二月八日。地又震。凡十餘日。壞屋殺人。詔免番民銀米。

六十年夏五月朱一貴起事。岡山破府治。總兵歐陽凱副將許雲皆死。南北俱應。一貴稱中興王。建元永和。復明制。總督滿保聞報。馳赴廈門。檄南澳鎮總兵藍廷珍出兵。會水師提督施世驃伐臺。六月克鹿耳門。迫府治。一貴戰不利。被禽。械至京。磔之。餘黨亦漸平。八月大風壞民居。天盡赤。軍民多溺死。詔蠲徵穀。發帑振卹。時廷議移臺鎮總兵於澎湖。而設陸路副將於府治。裁水陸兩中營歸內地。廷珍力爭不可。爲書滿保止之。提督姚堂亦以爲言。乃罷議。特命滿漢御史各一員。歲巡臺灣。察民疾苦。

六十一年夏五月。御史吳達禮黃叔敬。至自京師。滿保以沿山一帶。易藏奸宄。命附山十里以內民居。勒令遷徙。自北路起至南路止。築長城以限之。深鑿濠塹。永以爲界。越界者以盜賊論。廷珍復上書止之。乃飭沿山各隘立石爲界。禁民深入。是年阿里山水沙連各社番皆就撫。夏鳳山赤山裂。火光丈餘。

雍正元年。詔曰。臺灣自古不屬中國。我皇考神武遠屆。拓入版圖。末年朱一貴倡亂。攻陷全臺。諸臣夙稟方略。士卒感戴教養之恩。七日克復。當皇考春秋高邁。威播海外。所有立功將士。其各加等議叙。於是增設彰化縣及淡防廳。陞澎湖巡檢爲海防同知。添置防兵。以守南



北而臺灣之局勢漸展矣。是年傀儡番亂討之。

二年。詔蠲康熙十八年至五十年各省舊欠銀米等項。給臺灣換班兵丁家眷口糧。是年初修諸羅縣誌成。

三年。詔豁番婦丁稅。

四年初臺灣之鹽歸民曬用。但徵其餉。至是改爲官辦。歸府管理。秋七月。水沙連番亂。兵備道吳昌詐會營討之。

五年。詔飭福建將弁慎選臺灣換班兵丁。巡視臺灣御史尹秦奏立社田。以爲番人耕種收獵之所。其餘草地悉行召墾。詔可。其後復有禁佔番地之令。時廷議以臺廈道職重事繁。着漢御史兼理提督學政。

六年。改臺廈道爲臺灣道。臺灣鎮總兵王郡奏言。換班兵丁內有字識柁工繚手斗手等人。請就地招募。不許。

七年。詔給臺灣戍守兵丁養贍。每年四萬兩。二月。山猪毛番亂。總兵王郡討之。

八年。詔巡視臺灣御史新舊并用。又令調臺官員到任二年。該督撫另選賢能。赴臺協辦。半

年之後。乃將舊員調回。

九年。冬十二月。大甲西社番亂。總兵呂瑞麟討之。

十年。春三月。鳳山吳福生起事。攻埤頭。守備張玉戰死。原任總兵王郡率軍平之。六月。總督郝玉麟調呂瑞麟回府。檄王郡討大甲西社番。平之。

十年。詔蠲彰化縣雍正八年未收正供等項。以凶番初平。稍紓民力也。大學士鄂爾泰奏言。臺灣居民准其挈眷入臺。從之。於是至者日多。皆有闢田廬。長子孫之志矣。

十一年。詔免臺灣府屬莊租十分之三。總督郝玉麟奏准臺灣道員准照鎮協之例。三年報滿。知府同知通判知縣卽照參將等例。具奏陞補。

十二年。總督郝玉麟奏准調臺官員年逾四十無子者。准其挈眷過臺。

十三年。詔蠲各省正供及官租三分之一。以高宗登極之典也。冬十月。眉加臘番亂。副將靳光瀚同知趙奇芳討之。

十二月。諸羅灣裡街地大震。壞民居。恤銀三千兩。

乾隆元年。詔以臺灣四縣丁銀悉照內地之例。酌中減則。每丁徵銀二錢。著爲例。頒書院規。

訓。禁內地人民偷渡臺灣。

二年。詔減臺灣番餉。着照民丁之例。每丁徵銀二錢。禁漢番通婚。

三年。詔曰。臺地如有人民不法等事。嗣後許令武員移送地方官究治。如兵丁生事滋擾。許文員關會營伍責懲。如有彼此推諉者。照例罰俸一年。并飭令各該地方汛防員弁實力奉行。彼此按月稽查。取具并無兵民滋擾印結。轉報該上司查核。如或有意徇縱。即將地方官照狗庇例議處。二月。始設北路義勝永勝二寨。秋。臺諸二縣風災。詔蠲丁糧。

四年。定臺灣舉人會試取中之例。從御史諾穆布之奏也。建校士院。禁漢人侵墾番地。

五年。禁臺灣居民挈眷入臺。初。換班兵丁例。由臺諸兩縣官莊支發路費。至是改由福建。閏六月。大風雨。四日始息。鹽水港被災尤烈。發帑二百兩以振。

六年。巡臺御史書山張湄奏建府倉。備荒歉。從之。

七年。詔曰。臺灣地隔重洋。一方孤寄。寔爲數省藩籬。最爲緊要。雖素稱產米之區。邇來生齒倍繁。土不加闢。偶因雨澤愆期。米價卽便昂貴。蓋緣撥運四府及各營兵餉之外。內地採買既多。並商船所帶。每年不下四五十萬。又南北各港來臺小船。巧借失風名色。私裝米穀。透

越內地。彼處概給失風船照。奸民恃爲護符。運載遂無底止。且游手之徒。乘機偷渡來臺。莫可究詰。聞此項人等。俱從廈門所轄之曾厝垵白石頭大擔南山邊劉武店。及金門之料羅金龜尾安海東石等處小口下船。一經放洋。不由鹿耳門入口。任風所之。但得片土。卽將人口登岸。其船遠掉而去。愚民多受其害。況臺灣惟藉鹿耳門爲門戶。稽查出入。今任游匪潛行往來。海道便熟。將鹿耳門亦難恃其險要。殊非慎重海疆之意。朕所聞如此。着該督撫嚴飭所屬文武官弁。將以上各弊。一一留心清查。竝於汛口防範周密。不使疏縱。庶民番不至缺食。港路亦可肅清。該部可傳諭知之。

八年。定淡水商船之數。

九年。詔禁武員建置官莊。改臺灣田園之稅。

十年。秋八月。澎湖風災。詔發內帑六百兩以振。九月。詔曰。閩省丙寅年地丁錢糧已全行蠲免。惟是臺灣府屬一廳四縣地畝額糧。向不編徵銀兩。歷係徵收粟穀。今內地各郡旣通行蠲免。而臺灣地畝因其編徵本色。不得一體邀免。非朕普遍加恩之意。着將臺灣府屬一廳四縣丙寅年額徵供粟一十六萬餘石。全數蠲免。

△

十一年。詔准臺灣人民挈眷入臺。

十二年。詔以臺灣丁銀配入錢糧完納。

十三年。

十四年。秋七月。大雨水。臺灣縣屬田園多陷。

十五年。秋七月。大雨水。八月。大風。碎船壞屋。知府方邦基溺於南日。移淡水八里坌巡檢於新莊。

十六年。

十七年。定臺灣監察御史巡視之例。以臺灣道兼理提督學政。夏六月。地震。秋七月。大風。挾火而行。草木盡焦。文廟櫺星門圯。

十八年。詔免臺鳳彰三縣十五年被水田賦。秋八月。大風。損禾。

十九年。夏四月。淡水地大震。毛少翁社陷爲水。九月。諸羅大風。損禾。詔緩徵粟。發倉振濟。

二十年。詔免諸羅縣十五年被水田賦。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澎湖大風。哨船多沒。

二十三年。詔廢通事社丁之例。禁私墾。冬十月。諸羅大風雨三日。晚稻多損。詔緩徵粟。

二十四年。移淡水都司於艋舺。建玉峯白沙兩書院。臺灣縣知縣夏瑚以內地人民客死臺灣。未得歸葬。倡捐義款。代運其柩至廈。以交親屬。時人稱爲善政。

△二十五年。詔許臺灣居民携眷同住。

二十六年。移新港巡檢於斗六。

二十七年。詔免淡水廳二十四年割出界外園賦。

二十八年。建明志書院。

二十九年。詔禁福建人士入臺冒籍考試。從御史李宜青之奏也。

三十年。秋九月。大風碎船。

三十一年。始設鹿港同知。以理民番交涉事務。秋八月。大風碎船。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漳人吳漢生入墾蛤仔難。

三十四年。

吳鳳

三十五年。春正月十三日。府治枋橋頭火。雨水沃之不熄。十五夜。真武廟前又火。燬屋百餘。

九月。臺灣黃教起事。平之。

三十六年。詔蠲臺灣府屬額徵供粟一十六萬餘石。

三十七年。秋七月。大水。彗星見。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四十年。

四十一年。冬十一月。地大震。諸羅尤烈。壞屋殺人。

四十二年。

四十三年。詔免臺鳳二縣被水田賦。

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詔蠲臺灣府屬額徵供粟。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淡水彰化漳泉籍民分類械鬪。巡撫雅德奏聞。詔曰。此等匪徒聚衆械鬪。案情重大。該鎮道一經聞信。卽應帶領兵役親赴該處。嚴行查辦。乃僅派委副將知府前往。而雅德亦無飭行之語。殊屬非是。該鎮金蟾桂該道穆和藺一併交部。嚴加議處。

四十八年。初漳泉人械鬪。至是抄封亂首之業。

四十九年。詔開鹿港通商。秋八月。大風雨。壞屋碎船。

五十年。

五十二年。定武弁更代之例。冬十一月。彰化林爽文起事。破邑治。知府孫景燧理番同知長庚攝縣事。劉亨基都司王宗武等死之。遂陷諸羅。略淡水。鳳山莊大田亦起應。府治戒嚴。

五十二年。春正月。福建陸路提督黃仕簡水師提督任承恩以師至臺。觀望不進。十月。詔以協辦大學士福康安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率滿漢弁兵赴臺。遂復彰化。俘爽文大田。南北俱平。

五十三年。詔頒屯丁之制。春二月。淡水大雨雪。饑。斗米千錢。



五十四年。

五十五年。詔蠲臺灣供粟。照內地之例。三年勻免。設新莊縣丞。夏六月。大風雨。挾火以行。滿天盡赤。毀屋碎船。澎湖尤烈。

△  
五十六年。秋八月。波蘭人麥禮荷斯奇至臺東謀闢地。

五十七年。詔開八里坌通商。夏六月。郡治地震。翼日。嘉義大震。繼之以火。死者百數十人。

五十八年。

五十九年。

六十年。春三月。彰化陳周全起事。北路同知朱慧昌。鹿港營游擊曾紹龍。副將張無咎。署知縣朱瀾等。均死。總兵哈當阿。以兵平之。七月。淡水大水。

嘉慶元年。秋。大風雨。晚稻多損。詔曰。臺灣地臨海洋。颶風常有。此次風勢猛烈。致損禾稻。刮倒房屋。壓斃人口。殊堪憫惻。哈當阿等。務當查明成災分數。應行蠲緩之處。據寔奏明。辦理。其坍塌民房。照例給與修費。總期使得其所。不可靳費。所有應需賑恤銀兩。卽於藩庫內撥解。以資接濟。至臺灣全藉晚收。以資口食。今猝被颶風。糧價未免增長。此或由朕政事有關。

或愚民等平日不能共敦淳厚。感召祥和。致有此災。此時斷不可稍存怨尤之念。惟當省過學淳。且風災過後。勤於耕種。來春仍可稔收。尤當及時力作。不可稍有怠惰。再福興漳泉四府。夙藉臺米接濟。今臺灣既被風災。目下僅堪自給。明歲春收後。或米穀充盈。可以運售內地。固屬甚善。倘無餘米可運。當於各屬豐收之處。豫爲籌備。並勸令百姓等。撙節衣食。家有儲蓄。不可再將米穀釀酒花費。致鮮蓄藏。豫爲明歲之備。有無相通。隨時運販。以期民食有資。方爲妥善。於是撥解藩庫二十萬兩分卹。并留應運內地兵穀三萬四千餘石。以備振糶漳人。吳沙入壑。蛤仔難至者日多。

二年。淡水楊兆謀起事。知府遇昌同知李明心誅之。

三年。

四年。詔蠲乾隆六十年以前未納正供。

五年。冬十月。詔禁天地會及分類械鬪。

六年。

七年。春小刀會白啓謀起事。誅之。

八年夏六月。海寇蔡牽犯鹿耳門。詔以福建水師提督李長庚平之。自是疊犯臺灣。

九年。彰化社番土目潘賢文率族至蛤仔難。與漢人爭地。

十年夏四月。蔡牽復犯淡水。十一月入踞鹿耳門。山賊吳淮泗洪老四應之。十二月。陷鳳山。府治戒嚴。

十一年春二月。淡水漳泉械鬪。巡道慶保平之。蔡牽攻蛤仔難。敗走。已而朱潰亦犯蘇澳。海上倭擾。至十四年八月乃平。詔曰。臺灣所屬各地方。茲因蔡牽肆逆。間被滋擾。現在官兵雲集。即日殲除。惟念賊氛所至。小民耕種。未免失時。深爲厪念。着該督撫查明被賊蹂躪地方。將本年應徵地丁錢糧。概行蠲免。以示朕軫念海隅黎庶之至意。

十二年。淡水增建義倉。

十三年。設水師游擊於艋舺。兼管水陸弁兵。

十四年夏五月。詔曰。噶瑪蘭田土膏腴。米價較賤。民番流寓日多。若不官爲經理。必致滋生事端。現在檢查戶口。漳人四萬二千五百餘丁。泉人二百五十餘丁。粵人一百四十餘丁。又有生熟各番雜處其中。該處居民大半漳人。以強凌弱。勢所不免。必須有所鈐制。方可相安。

無事。其未墾荒埔。查明地界。某處令某籍民人開墾。某處令某社番耕作。尤須分割公平。以杜爭端。至所設官職。應視其地方之廣狹。酌量議添。或建爲一邑。或設爲分防廳鎮。俱無不可。唯臺灣寫處海外。諸務廢弛。今方維甸到彼。於地方營伍。力加整頓。酌改章程。若地方官謹守奉行。自可漸有起色。第恐日久生懈。且該處俱係漳泉民人雜處。素性强悍。總須時有大員前往巡閱。使知儆畏。嗣後福建總督將軍。每隔三年。輪赴臺灣巡查一次。用資彈壓。是月。淡水漳粵與泉分類械鬪。知府楊廷理平之。

十五年。春三月。總督方維甸至臺灣。四月。奏請收入噶瑪蘭。許之。越二年。乃設噶瑪蘭廳。

十六年。初臺灣歲運福建兵眷米穀。至是積滯。總督汪志伊奏請僱船自運。夏六月。淡水高夔起事。平之。十八夜。鳳山東港海中發火。旣而大風。火從小琉球嶼來。居民惶恐。熱氣蒸人。數刻乃退。木葉盡焦。

十七年。春二月。澎湖饑。詔命鎮道發帑振恤。

十八年。詔禁阿片烟入口。犯者按律治罪。秋七月。澎湖大風。海水驟漲五尺餘。壞屋覆船。

十九年。春正月。詔曰。閩省牌甲保長。所有緝拏人犯。催徵錢糧。此後毋庸再派管理。至稽查。

戶口。卽當予以糾察之權。三年之後。果有成效。加以獎賞。其怠玩者。隨時革究。而畚民熟番。久與齊民無異。自當一律辦理。

二十年。秋九月。地大震。淡水尤烈。匝月不止。十二月。淡水雨雪。堅冰寸餘。

二十一年。移鹿港巡檢於大甲。

二十二年。淡水始建學宮。移彰化訓導於竹塹。八月。澎湖大風。

二十三年。彰化知縣楊桂森議罷臺運。省議不可。三月。郡治天后宮火。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海寇盧天賜犯滬尾。游擊李天華逐之。受傷死。夏。淡水大旱。秋。疫。

道光元年。夏四月。海寇林烏興犯滬尾。逐之。

二年。夏六月。大風雨。七月。又大雨。曾文溪決。泥積臺江。遂成平陸。

三年。春正月。地大震。七月。噶瑪蘭匠首林泳春謀亂。水師提督許松年平之。八月。彗星見於東南。而氣冲西北。越年春。乃滅。九月。北路理番同知鄧傳安入埔里社。議開設。十一月。詔曰。臺灣噶瑪蘭自嘉慶十六年。奏准開闢後。委員勘丈。共田園七千五百零。原議每田一甲。

徵租六石。每園一甲徵租四石。徑戶部議駁。行令查照叛產成案。分別徵收。迄今額徵科則尚未議定。十七年後。陸續起徵之租。俱未入冊報銷。茲據該督等查明。前次委員係用繩牽丈。核算戶口約計。寔在開墾五千七百餘甲。內原墾田地尙屬有收。續墾田園率皆礮薄。且甫經開墾。尙須農民自費工本。兼之土沙浮鬆。溪水泛溢。寔係限於地勢。不能分則定賦。至官地荒田由民墾。亦與叛產不同。此時不特租額不能議加。卽畝分尙有短缺。如照部議增租。民力寔有難支。着照該督所請。噶瑪蘭田園截至本年爲止。除水沖沙壓不計外。再行確寔覆勘。墾熟田園寔有若干。按地土之肥瘠。定租額之多寡。該督等卽飭該道府督同委員。會同該廳履畝勘丈。取造冊結報陞。其歷年租穀。卽造冊報部核銷。毋許絲毫隱匿。如所墾田地將來漸就豐腴。卽隨時加議租額。以昭核寔。

四年。夏五月。福建巡撫孫爾準至臺灣。議開埔裡社。十月。命臺灣道兼管水陸營兵。十一月。詔改臺灣班兵更戍之例。以艋舺營游擊爲參將。

五年。秋七月。詔曰。臺灣向係漳泉粵三籍人民分莊居住。上年匪徒許尙等糾衆滋事。卽有游民從中煽誘。茲據趙慎畛等奏請清莊之法。着照所請。嗣後臺灣地方。如有面生可疑無

親屬相依者。該莊頭人立卽稟報地方官。審明籍貫。照例逐令過水刺字。遞回原籍安插。毋許復令偷渡。其投充水夫者。亦令夫頭查明。果係誠寔安分。具結准充。如來歷不明。及好勇鬪狠之徒。俱報明本管官。一律逐回原籍。並飭漳泉府廳縣。如遇遞解游民到境。卽責鄉耆等嚴行管束。

六年夏五月。淡水閩粵分類械鬪。山賊黃斗奶導生番掠中港。總督孫爾準至臺灣。以兵平之。十二月。詔曰。臺灣所屬係閩粵兩籍居住。閩粵漳泉各分氣類。每因械鬪滋事。此次懲創之後。該督議立章程。以期永靖。着照所請。嗣後該地方官慎選總董。責成約束子弟。如積久著有成效。量予獎勵。倘縱容滋事。卽應嚴辦。遇有不法匪徒潛匿。責令總董傳送究治。務期鋤暴安良。至於風俗之淳澆。尤視廳縣之能否。其貪黷嚴酷者。固難姑容。而因循姑息者。亦難資整頓。該督卽率同司道。秉公訪察。將疲飢不振之員。卽行澄汰。如該管道府有意徇庇。據寔參劾。冬。築淡水城。

七年。裁鎮標左右兩營。

八年。陳集成公司始墾大料坎之地。

九年。

十年。詔禁各省種賣阿片。從閩浙總督孫爾準之奏也。犯者照興販阿片烟之例。發近邊充軍。爲從杖一百。徒三年。秋八月。噶瑪蘭挑夫械鬪。平之。

十一年。淡水同知婁雲頒保甲莊規。

十二年。詔緩澎湖雜項。秋八月。大風雨。近海田廬多沒。閏九月。嘉義張丙起事。鳳山亦亂。十一月。福建陸路提督馬濟勝以兵平之。

十三年。秋七月。詔曰。朕勤恤民隱。惟日孜孜。總其成於上。而分其任於督撫。爲大吏者果能體朕之心。爲心以民之事爲事。正己率屬。賢者知所勸。不肖者知所懲。吏治自日臻。上理。上年臺灣逆匪張丙等滋事。其始因搶米起釁。徑吳質牽控張丙。該縣不辨包米。轉出賞格。查拏張丙。其陳辨因搶牛起釁。攻打粵莊。事本細微。若得一良有司。秉公辨理。自可息爭。乃邵用之不協輿情。呂志恒果於自用。遂致戕官攻城。竟同負隅之勢。及訊明該逆。因何造反。咸稱地方官辦事不公。雖係一面之詞。如果循聲卓著。該逆等何能藉口。總兵劉廷斌訓練不勤。營伍廢弛。該道平慶雖操守尙好。而不能防患未然。咎無可道。俱交部嚴加議處。總督爲



特簡大員。文武俱歸統轄。若使孫爾準其身尙在。朕必加以懲處。不少寬貸。姑念該逆等尙未僭據城邑。邵用之等亦無貪婪劣跡。從寬免議。嗣後督撫大吏。必須以察吏安民爲當務之急。遇有不肖官吏。破除情面。立即參劾。勿稍瞻徇。若再因循疲玩。釀成大患。勞師動衆。誤國殃民。朕必從重治罪。毋謂訓誡之不早也。八月。淡水漳泉械鬪平之。

十四年。築後壠城。爲械鬪也。

十五年。詔蠲十年以前未納正供。

十六年。

十七年。詔禁紋銀出洋。建文甲書院。

十八年。

十九年。詔曰。朕因阿片烟流毒。傳染日深。已成錮習。若不及早爲民除害。伊於胡底。現在廷臣遵旨會議。嚴禁章程。已頒發各直省遵行矣。該官民人等咸懷王章。遷善改過。自不難漸洗舊習。革除前非。共享全生之樂。藉免刑戮之加。卽各地方官亦必懷遵新例。認真查辦。悔過者予以自新。怙惡者不令倖免。但積習相沿。已非一日。若數月之間。遽使各省一律肅清。

恐不免有諱飾等弊。故予限一年六個月。俾查拏不致遺漏。而改悔亦不甚難。及至限滿。仍復覈法。是該軍民等自外生成。無可顧惜。置之重典。尙復何詞。此朕愛民之心。先德後威。中外所共覩也。惟官民人等皆朕赤子。旣欲衛其生而除害。不能不視其死而垂憐。況法立如山。再三申諭。將來限滿後。再犯者難邀寬典。朕甚憫焉。着各直省大吏。趁此儆動之機。振刷精神。認真查辦。務使販吃各犯。悉數破案。照例懲創。此時限內多獲一人。則將來限外多貸一命。切勿因循懈怠。視爲具文。倘該地方官等。姑息養奸。鋤莠不盡。日後身罹重典。乞貸無從。是該大吏以民命爲輕。朕亦斷不寬恕也。懍之時。姚瑩任臺灣道。遵旨嚴辦。犯者刑。再犯死。

二十年冬十月。地大震。嘉義山崩。

二十一年秋七月。英艦窺雞籠。自是游弋沿海。總兵達洪阿兵備道。姚瑩共籌戰守。輒却之。十二月。詔曰。前據達洪阿等奏。英人滋擾臺郡。官兵擊沈船隻。奪獲器械。並擒斬洋匪多名。當有諭旨。令該總兵等。嚴飭在事文武。添派兵勇。嚴密防範。並諭令王得祿移駐臺灣。協同剿辦。嗣因日久未據續報。復諭令怡良等。確探馳奏。迄今又將匝月。朕心寔深厯念。臺灣爲

閩海要區。向爲英人垂涎之地。此次駛入船隻。復經該總兵等殲剿。難保無匪船闖入。冀圖報復。現據奕山等奏。英人有遣人回國添調兵船於明春滋擾臺灣之語。該總兵等接奉前旨後。於一切堵剿機宜。自宜先事預籌妥洽。現在情形若何。有無續來滋擾。萬一英人大隊復來。該處駐守弁兵及召募義勇。是否足資抵禦。其如何定謀決策。層層布置。可操必勝之權。著達洪阿會同王得祿悉心定議。一並會銜具奏。並著怡良等密速確探現在情形。據實奏聞。給事中朱成烈奏開臺灣番地於是議墾埔里社。

二十二年春二月。英船復犯大安港。却之。三月。草烏匪艇犯塹南各港。夏。淡水大有年。

二十三年。全臺正供改徵折色。自歸清後。至是。漢番凡二百五十萬人。

二十四年夏四月。臺灣縣以徵折色故。保西里人譁變。詔逮知縣閻忻治罪。

二十五年。詔蠲未完正供。

二十六年冬。淡水大有年。

二十七年夏四月。福建總督劉韻珂至臺灣。巡視埔里社。奏請收入版圖。廷議不許。臺灣縣

鍾阿三鄒戇狗洪紀等以次謀亂。誅之。

二十八年。徐宗幹任巡道。整吏治。議募兵。振士風。理屯務。多所更作。  
二十九年。

三十年。夏六月。淡水大水。澎湖災。官民辨振。下旨嘉獎。

咸豐元年。春三月。澎湖大災。鎮道會商撫卹。撥款五千兩以振。詔命福建督撫分別辦理。應徵地種船網等稅。緩至二年秋後帶徵。以紓民力。十月。復詔曰。本年臺灣澎湖廳屬被風。業經降旨。分別緩徵撫卹。小民諒可不致失所。惟念來春青黃不接之時。民力未免拮据。着傳諭該督撫等。體察情形。如有應行接濟之處。卽查明據實覆奏。務於封印前奏到。候朕於新正降旨加恩。西洋輪船始來滬尾雞籠互市。照例納稅。

二年。夏六月。澎湖大風。臺灣鄉試之船溺於草嶼。

三年。夏四月。鳳山林恭起事。陷縣治。圍府城。已而噶瑪蘭吳磴亦起事。次第平之。五月。大山鳴三晝夜。六月。大風雨。淡水漳泉分類械鬪。鑄咸豐錢。

四年。春正月。淡水閩粵分類械鬪。四月。海寇黃位入據雞籠。平之。美國水師提督彼理來游。五年。械鬪未息。枋橋房裡各築城。十二月。淡水雨雹。

六年。

七年。春正月。淡水大雪。

八年。黃位又犯雞籠。英人始訂約採腦。

九年。

十年。開滬尾。雞籠安平。旗後爲商埠。從八年英法之約也。普國兵船愛爾比至琅璦。爲生番所阻。開礮擊之。八月。澎湖大風。下鹹雨。壞屋覆船。

十一年。設全臺釐金局。歸兵備道管理。

同治元年。春正月。地大震。三月。彰化戴潮春起事。陷縣城。兵備道孔昭慈死之。嗣圍嘉義。攻大甲。全臺俶擾。五月十一日。復大震。壞屋殺人。六月。以滬尾海關歸總稅務司管轄。十月。頒全臺團練之制。詔蠲咸豐九年以前未徵正供。

二年。冬十月。新任臺灣兵備道丁曰健。以兵至竹塹。十一月。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亦至。遂復彰化。斬潮春。餘黨漸平。詔開淡水採礦之禁。

三年。福州稅務司議准洋人開採雞籠之煤。許之。淡水人民爭墾南雅之地。

四年春三月詔曰漳州賊匪未平深恐勾結渡臺爲入海之計着曾元福丁曰健仍遵前旨於海口要隘妥籌防範毋令闖入臺地英人德克於淡水鼓勵種茶自是茶業大興倫敦長老教會始派牧師至府治傳教

五年移新莊縣丞於艋舺英艦魯霧至琅璦爲生番所擊四月淡水大疫十一月噶瑪蘭羅東分類械鬪平之

六年美船那威至琅璦爲生番所擊合兵討之許洋人入內地採腦十一月地大震淡水大水壞屋殺人

七年閩浙總督左宗棠奏請裁兵加餉詔可於是存兵七千七百餘名設道標營布鹽制歸兵備道管轄英人米里沙謀墾南澳之地

八年秋九月英兵夜襲安平水師副將江國珍死之

九年始設通商總局徵茶腦釐金及雞籠煤釐

十年日本琉球藩民遭風至琅璦爲生番所殺秋八月大風船舶多碎

十一年坎拿太長老教會始派牧師至淡水傳教

十二年。日本以全權大使至北京。請討生番。不成。

十三年。日本以軍討生番。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視師臺灣。事平。奏開番地。移駐巡撫。籌畫善後事宜。設團練總局。十月。詔建明延平郡王鄭成功祠。追諡忠節。以明季諸臣百十四人配從臺灣人士之請也。

光緒元年。春。設臺北府。改淡水廳爲新竹縣。噶瑪蘭廳爲宜蘭縣。增設恒春淡水兩縣。以南路同知駐卑南。北路同知爲中路。駐埔裡社。各加撫民。以理番政。令福建巡撫冬春駐臺。夏秋駐省。開人民渡臺入山之禁。從欽差大臣沈葆楨之請也。三月。討獅頭社番。北路統領羅大春。通道至奇萊。宜蘭西皮福祿兩黨相鬪。平之。

二年。春。太魯閣番亂。討之。四月。澎湖大風。十一月。福建巡撫丁日昌巡視臺灣。

三年。春日昌奏豁臺灣雜稅。五月。恒春知縣周有基查勘紅頭嶼。收入版圖。奇密社番亂。討之。六月。臺南旋風。所過之處。屋瓦盡撤。冬。建埔裡社廳城。

四年。春。澎湖大風。通判蔡祥麟請振。秋。臺東加禮宛阿眉兩番亂。討之。

五年。冬。十月。福建巡撫勒方鈞巡視臺灣。建淡水縣儒學。

六年。建臺北府儒學及登瀛書院。

七年。春。福建巡撫岑毓英巡視臺灣。改團練總局爲培元總局。議移臺灣道府一缺於彰化縣轄。建大甲溪橋。費款二十萬元。六月。臺南哥老會員謀起事。獲首謀者二人。皆武弁也。殺之。八月。臺南府治大火。澎湖凶。官民振之。

八年。春。旗後擬建行臺並電報公所。九月。兵備道劉璈委員查勘新開道路及撫番事宜。

九年。築礮臺於西嶼。夏五月。臺南府治大火。法越事起。詔命各省籌辦防務。兵備道劉璈以臺灣孤懸海外。爲七省藩籬。防務最關緊要。而籌防之難。又較各邊省爲尤甚。外則四面環海。周圍約三千餘里。無險可扼。內則中亘叢山。橫縱約二千里。生番徧處。議劃全臺爲五路。酌派五軍。分其責成。並辨水陸團練。籌款募兵。以爲戰備。

十年。夏五月。以直隸陸路提督一等男劉銘傳任福建巡撫。治軍臺灣。夏大疫。兵民多死。六月。法艦犯基隆。復犯滬尾。均擊退之。八月。法軍據基隆。銘傳退駐臺北。法軍遂封禁沿海。十一年。春二月。法艦攻澎湖。入據媽宮澳。三月。和議成。銘傳奏請專駐臺灣。籌辦善後。四月。澎湖復大疫。耕牛多斃。九月。詔曰。臺灣爲南洋門戶。關係緊要。自應因時變通。以資控制。著



將福建巡撫改爲臺灣巡撫。常川駐紮福建巡撫事務。卽著閩浙總督兼管。所有一切改設事宜。該督撫詳細籌議。奏明辨理。於是銘傳爲巡撫兼理學政。置布政使司。設支應局。機器局。營務處。電報總局。頒行保甲制度。九月。馬萊社番亂。討之。

十二年春正月。大崙崁番亂。銘傳自將討之。二月。閩浙總督楊昌濬巡視臺灣。三月。詔曰。閩臺防務關係緊要。該督撫等商辦一切。務當和衷共濟。不分畛域。力顧大局。上年諭令該督撫等會議臺灣改設各事宜。並著一併妥議。毋稍遲延。陞澎湖副將爲水師總兵。歸臺灣巡撫就近節制。四月。銘傳至福州。與昌濬合奏改設事宜。五月。奏請清賦。六月。奏設撫墾總局。以太常寺少卿林維源爲全臺幫辦撫墾大臣。設善後法審官醫伐木各局。九月。竹頭角番亂。討之。於是設置隘勇。改革屯政。從事撫墾。

十三年。建臺灣巡撫衙門。移北路協營於埔里社。駐副將。定大稻埕爲外國人商埠。五月。奏設鐵路。議自基隆至恒春。設釐金招商清道樟腦磺油各局。開西學堂。番學堂。電報學堂。改築澎湖基隆礮臺。以整別軍務。八月。阿冷番亂。討之。

十四年。設臺灣府。領臺灣彰化雲林苗栗四縣。改前臺灣府爲臺南府。臺灣縣爲安平縣。陞

臺東廳爲直隸州。基隆通判爲海防同知。建藩庫。頒行郵政。設煤務局於八堵。以候補道張席珍督辦。投費四十餘萬兩。內外臣工多所嫉忌。而臺灣紳士亦肆爲蜚語。七月。銘傳革職留任。八月。清賦畢。彰化施九緞以丈費故。糾衆圍城。平之。卑南番亂。討之。

十五年春。建臺灣府考棚。各縣多建儒學。銘傳自蒞歲試。十一月。大嵙崁番亂。討之。

十六年春正月。蘇澳番亂。銘傳自將平之。二月。日本駐福州領事上野專一來臺考察。歸著一論。謂臺灣物產之富。礦產之豐。一切日用之物無所不備。誠天與之寶庫也。然以臺灣政治。因循姑息。貨置於地。坐而不取。寧不可惜。若以東洋政策而論。則臺灣之將來。日本人不可不爲之注意也。己而上海英領事亦來。三月。分戍各軍。九月。始鑄銀圓。飭各縣添設義塾。十月。銘傳以病奏請辭職。命布政使沈應奎署理。而臺灣籌設兩道。四府。二直隸州。十二縣之議。至是而止。

十七年春三月。以邵友濂任巡撫。新政盡廢。設通誌局。秋。大嵙崁五指山番亂。討之。

十八年。建欽差行臺於臺北。六月。射不力番亂。討之。

十九年。建明志書院。澎湖凶。通判朱上泮重建義倉。

二十年。以臺北爲省會。設南雅廳。三月。朝鮮事起。臺灣戒嚴。以布政使唐景崧署巡撫。

臺灣通史卷三 經營紀

# 臺灣通史卷四

臺南 連雅堂 撰

## 過渡紀

光緒二十一年夏五月朔。臺灣人民自立爲民主國。奉巡撫唐景崧爲大總統。初朝鮮事起。沿海戒嚴。清廷以臺灣爲海疆重地。命巡撫邵友濂籌防務。友濂文吏也。不知兵。復以在籍太僕寺正卿林維源爲會辦。維源淡水人。家巨富。旣又命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南澳鎮總兵劉永福爲幫辦。各帶勇渡臺。二十年秋七月。永福率廣勇二營至臺南。八月。岐珍亦率十營入臺北。皆新募未練者。友濂檄提督張兆連統十三營駐基隆。基隆爲臺北門戶。礮臺在焉。道員林朝棟統臺勇守獅球嶺。以固臺北之隘。提督李本清統七營駐滬尾。嗣以廖得勝代之。而臺南悉委永福調度。部署方定。友濂辭職去。以布政使唐景崧署巡撫。景崧亦文吏無遠路。澎湖爲臺之附庸。群島錯立。防守維艱。總兵周鎮邦率練勇八營駐防。復命候補知

府朱上泮以四營協守。分汎水陸雷隊。警備沿岸。當是時清軍疊敗。詔命永福北上。不行。已而威海旅順次第失守。臺灣亦岌岌可危。二十一年春正月。景崧奏曰。臺灣戒嚴以來。增防設備。一切情形。業經前撫臣邵友濂奏明在案。維日人今雖鷗張北洋。而其志未嘗一日忘臺灣。時時游弋。測探海道。故臺灣防備無異臨敵。而臺南海上。霜降以後。波浪平靜。澎湖亦形勢俱重。恒春縣轄自大港口至鳳山枋寮。百有餘里。前時日人曾盤踞半載。熟悉地理。漢奸尙有存者。而該處未設礮臺。且防營單薄。深恐敵兵乘虛上陸。故加意防禦。幫辦臺灣防務。南澳鎮總兵官劉永福與臺灣鎮總兵官萬國本俱駐臺南府城。遙制恒春。誠恐鞭長莫及。故以萬國本專備安平旗後一帶沿岸。劉永福專備鳳山東港。以至恒春。兩鎮臣相距僅百餘里。事機仍足互商。各勒部曲。以專責成。唯劉永福僅帶兩營。似不足以爲布置。乃急派委員至廣東。添募四營。而恒春東港現在防營。悉歸節制。以一事權。汰其疲弱。以濟新募之餉。此則南路續辦防務之情形也。夫爭臺灣者必爭澎湖。蓋以澎湖可泊兵船。以爲根據。若我不能保澎湖。則臺灣陷於孤立。其勢難守。而澎湖之媽宮西嶼。互相對峙。中隔海程二十里。最爲扼要。現在練勇僅有八營。斷難兼顧。因派候補知府朱上泮帶勇四營。并礮隊前往。

協防。又設水陸雷隊。分處要地。唯該處素乏米薪。一切糧餉軍裝。必須及時儲備。妥爲接濟。現已竭力運往。俾無缺用。此則澎湖續辦防務之情形也。臺中爲南北之樞紐。民情本易動搖。從來分紮勇營。僅以彈壓地方。故以今日形勢而觀。必有堅整之兵。方足以扼守海口。玆將現在四營。汰弱補強。大加整頓。卽調福建候補道員楊汝翼爲統領。壁壘一新。以壯中權聲勢。此則中路續辦防務之情形也。然兵船旣少。物力又艱。措置頗難。籌維兩月。方能就緒。而基隆滬尾尤爲臺北之門戶。臣與提臣楊岐珍每事會商。鼓舞士氣。固結人心。以整防務。伏思臺北港口紛歧。防營雖多。分布尙弱。又以財力有限。不能遠圖。礮臺未密。軍械未精。日前猝難增易。自應隨時隨力。妥爲設備。唯勿惜有形之財。以糜無形之財。勿損平時之備。以勞臨時之備。此則微臣之所不敢出者也。二月十九日。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海軍中將伊東祐亨率兵艦七艘。運船五艘。破浪而來。陸軍大佐比志島義輝亦率步兵三千。自佐世保而南。至澎湖。二十七日早。以第一游擊隊突入猴角。拱北礮臺見之。發礮擊傷兩艦。而日軍別以小艇上岸。遂占尖山。再進太武山。後隊繼至。遂踞焉。朱上泮聞警。率定海營兵五百進戰。至太武社。前隊奮登。日軍以礮禦。不能進。本隊復至。鏖戰數時。乃退。越日黎明。日軍攻

大城山。別以一隊擊拱北礮臺。清軍退於媽宮城外。先是高千穗艦長海軍少佐丹治寬雄率陸戰隊二百四十名。携機關礮三門。潛入龍門港。據拱北礮臺之南。以扼圓頂歸路。既敗清軍。乘勝攻城。城兵潰。及午而陷。二十九日。日軍以礮擊西嶼。都司劉忠良死焉。遂搜猪母水村。守備郭俊山等率所部降。上泮敗後。乘漁舟走臺南。景崧怒。欲斬之。當是時北洋清軍迭次敗績。詔以北洋大臣肅毅伯李鴻章爲全權大臣。東渡議和。子經芳輔之。日廷以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務大臣陸奧光宗爲全權。會於馬關春帆樓。提議六款。索割遼東臺灣。鴻章爭之。談論數日。許之。告博文曰。臺灣人民如不願從。授受之際。恐生事變。當與中國無涉。對曰。此我國之責也。鴻章又曰。臺民素稱難治。聚衆戕官。視爲常事。今聞割臺之信。經已鼓噪。誓不易主。曰。貴國但將治權讓出。則治臺之事。我國任之。鴻章曰。臺灣官紳交涉事件紛繁。應於換約後六箇月。方可授受。博文以爲遲。乃定兩月。而割臺之約成。三月二十三日。各簽草約。其第二款曰。清國將臺灣全島及附屬各島嶼。又澎湖列島。卽英國格林尼次東經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緯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永遠讓與日本。又第五款曰。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限二年之內。日本准清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於外者。



任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尙未遷徙者。酌宜視爲日本臣民。當是時臺灣舉人會試在北京。聞耗。上書都察院。力爭不可。而臺灣紳民亦電奏曰。割地議和。全臺震駭。自聞警以來。臺民慨輸餉械。固亦無負列聖深仁厚澤。二百餘年之養人心正士氣。正爲我皇上今日之用。何忍一朝棄之。全臺非澎湖之比。何至不能一戰。臣桑梓之地。義與存亡。願與撫臣誓死守禦。若戰而不勝。待臣等死後。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上對列祖。下對兆民。也不報。詔飭守土官撤回。景崧卽電劉永福。詢去就。復曰。與臺存亡。而獨立之議成。鎮道府縣各納印去。提督楊岐珍亦率所部歸廈門。先是巡撫王之春聘俄。道次巴黎。南洋大臣張之洞。命以臺灣質諸法。則法出有辭。未成。又欲以讓諸英。請主和局。密授其意於上海稅務司。轉商英領事。遂達英政府。駐英公使龔照瑗亦見外務大臣。告以故。外務大臣謝之曰。此非本大臣之忘情於貴國也。亦非敝國之却地以示廉也。貴國憫而贈之。敝國味味而受之。於英無利於華。有害是以辭也。故當俄德法阻割遼東之時。而英特居局外也。初二日。紳士邱逢甲率人民等公上大總統之章。景崧受之。建元永清。旗用藍地黃虎。以兵部主事邱逢甲爲義勇統領。禮部主事李秉瑞爲軍務大臣。刑部主事俞明震爲內務大臣。副將陳季同爲

外務大臣道員姚文棟爲遊說使。使詣北京。陳建國情形。設議院。集紳士爲議員。衆舉林維源爲議長。辭不就。餘亦不出。唯拔貢陳雲林廩生洪文光街董白其祥數人就職。以議軍國大事。於是布告全臺。照會各國領事。并爲檄內外曰。我臺灣隸大清版圖二百餘年。近改行省。風會大開。儼然雄峙東南矣。乃上年日本肇釁。遂至失和。朝廷保兵恤民。遣使行成。日本要索臺灣。竟有割臺之款。事出意外。聞信之日。紳民憤恨。哭聲震天。雖經唐撫帥電奏迭爭。并請代臺紳民兩次電奏。懇求改約。內外臣工。俱抱不平。爭者甚衆。無如勢難挽回。紳民復乞援於英國。英泥局外之例。置之不理。又求唐撫帥電奏。懇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商請俄法德三大國。併阻割臺。均無成議。嗚呼慘矣。查全臺前後山二千餘里。生靈千萬。打牲防番。家有火器。敢戰之士。一呼百萬。又有防軍四萬人。豈甘俯首事仇。今已無天。可籲無人。肯援臺民。惟有自主。推擁賢者。權攝臺政。事平之後。當再請命中國。作何辦理。倘日本具有天良。不忍相強。臺民亦願顧全和局。與以利益。惟臺灣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預。設以干戈從事。臺民惟集萬衆禦之。願人人戰死而失臺。決不願拱手而讓臺。所望奇材異能。奮袂東渡。佐創世界。共立勛名。至於餉銀軍械。目前儘可支持。將來不能不借貸內地。不日卽在上海。

廣州及南洋一帶埠頭開設公司。訂立章程。廣籌集款。臺民不幸至此。義憤之倫。諒必慨爲  
仗助。洩敷天之恨。救孤島之危。并再布告海外各國。如肯認臺灣自立。公同衛助。所有臺灣  
金鑛煤鑛。以及可墾田。可建屋之地。一概租與開闢。均沾利益。考公法讓地爲紳士不允。其  
約遂廢。海邦有案可援。如各國仗義公斷。能以臺灣歸還中國。臺民亦願以臺灣所有利益  
報之。臺民皆籍閩粵。凡閩粵人在外洋者。均望垂念鄉誼。富者挾貲渡臺。臺能庇之。絕不欺  
凌。貧者歇業渡臺。既可謀生。兼同洩憤。此非臺民無理倔強。寔因未戰而割全省。爲中外千  
古未有之奇變。臺民欲盡棄其田里。則內渡後無家可依。欲隱忍偷生。寔無顏以對天下。因  
此槌胸泣血。萬衆一心。誓同死守。倘中國豪傑及海外各國能哀憐之。慨然相助。此則全臺  
百萬生靈。所痛哭待命者也。特此布告中外知之。當是時全臺之兵。土客新舊爲數三百數  
十營。每營三百六十人。景崧旣駐臺北。以逢甲率所部戍附近。備策應。提督張兆連駐基隆。  
總兵陳永隆駐滬尾。道員林朝棟率棟軍駐臺中。幫辦防務總兵劉永福駐臺南。別設團練  
籌防兩局。以紳士理之。以同知黎景嵩爲臺灣知府。俞鴻爲臺北知府。溫培華爲埔里社通  
判。史濟道知臺灣縣。羅樹勛知彰化。羅汝澤知雲林。李焜知苗栗。凌汝曾知淡水。王國瑞知

新竹。盧自鏞知鳳山。孫育萬知嘉義。歐陽萱知恒春。又以代理安平知縣忠滿兼護府道之印。惟臺東直隸州胡傳南雅同知宋維釗仍舊。餘悉先去矣。全臺歲入正雜各項計銀三百七十餘萬兩。而藩庫尙存六十餘萬兩。然自軍興以來。糈餉浩大。旋奉部撥五十萬兩。南洋大臣張之洞奏請續撥壹百萬兩。劃交駐滬援臺轉運局。以次接濟。猶恐不足用。林維源首捐壹百萬兩。息借民間公款二十萬兩。而富商巨室傾資助軍者。爲數亦多。蒼頭特起。各備餉械。於是花翎侍衛許肇清起於鹿港。附生吳湯興起於苗栗。徐驥姜紹祖起於新竹。簡精華起於雲林。所部或千人。或數百人。皆鄉里子弟。愍不畏死者。而粵人吳國華龐大斌各致其黨。分乘小艇入援。部署甫定。而日軍至矣。

烟臺換約之後。日廷以海軍大將樺山資紀爲臺灣總督。而清廷亦以李經芳爲委員。至臺授受。聞獨立。不敢登。是日會於基隆舟次。立約二條。一曰。臺灣全島及澎湖列島各通商口岸。并在府廳縣之城壘軍庫及官業。概讓日本。二曰。臺灣至福建之海底電線。他日兩國政府別行商議管理。而臺灣劃歸矣。當是時。日廷以近衛師團長能久親王率師伐臺。次中城灣。以少將東鄉平八郎爲海軍司令官。大佐福島安正爲陸軍參謀。率浪速高千穗兩艦赴

淡水。就英艦詢臺事。礮臺擊之。乃駛去。游弋基隆。初六日。攻金包里。以綴臺軍。而第一旅團長川村景明潛由鼎底澳上陸。總兵曾喜照戍此。未戰而潰。初七日。越三貂嶺。景崧聞警。命吳國華率粵勇七百趣援。初八日。亭午。遇於瑞芳。接戰小勝。景崧復命胡連勝陳柱波包幹臣各率軍助戰。諸弁不和。退走基隆。而日軍又進矣。基隆爲山海險要。礮臺在焉。提督張兆連率四營。通判孫道義領二營輔之。日軍以度嶺之艱。持糧步行。初九夜。至基隆。兩軍互戰。各死傷。國華不能支。拔隊退。兆連冒雨至。黎明吹角。列陣再戰。而日艦松島千代田浪速高千穗開礮擊岸上。兆連被困。親兵死傷略盡。陳得勝曾喜照陷陣救之。得勝戰死。喜照亦殊傷。礮臺遂陷。

十三日。日軍以一大隊迫獅球嶺。臺人請景崧駐八堵。爲死守計。不從。營官李文魁馳入撫署。大呼曰。獅球嶺亡在旦夕。非大帥督戰。諸將不用命。景崧見其來。悚然立。舉案上令架擲地。曰。軍令俱在。好自爲之。文魁側其首以拾。則景崧已不見矣。景崧旣入。携巡撫印。奔滬尾。乘德商輪船逃。將出口。礮臺開礮擊之。適德兵艦泊附近。以其擊已船也。亦開礮擊。當是時。潰兵四出。劫藩庫。焚撫署。土匪亦乘發。鬪死者五百餘人。哭聲滿巷。如是兩晝夜。林維源林

朝棟邱逢甲相率去。艋舺紳士李秉鈞吳聯元陳舜臣等議彈壓而無力可制。往商大稻埕李春生。請赴日軍求鎮撫。無敢往者。鹿港辜顯榮在臺北。見事急。自赴基隆。謁總督。請定亂許之日。兵遂進。十四日夜半。至城外。城兵猶守戰。黎明乃陷。十五日。川村景明入臺北。以騎兵略淡水。十八日。能久親王至。二十一日。總督樺山資紀亦至。遂開府於此。以理軍民之政。臺南既聞臺北之報。議奉永福爲大總統。不從。請移駐郡治。強之乃許。設議院於府學。以舉人許獻琛爲議長。廩生謝鵬翀陳鳳昌等爲議員。郎中陳鳴鏘爲籌防局長。士民上書論戰者。項背相望。乃議防守之策。以知州劉成良統福軍駐旗後礮臺。提督陳羅統翊安軍備四草湖。中軍游擊李英統鎮海軍備白沙墩。周明標張占魁兩營駐喜樹莊。都司柯壬癸統吉林礮隊。合鄭超英周得啓孔憲盈各軍防安平。是爲海口之防。以副將袁錫中統鎮海後軍駐卑南。參將吳世添統練軍駐郡城。是爲內地之防。其勇營則總兵譚少宗之福字前軍。總兵李維義之新楚軍。副將楊泗洪之鎮海中軍。副將吳光忠之忠字防軍。都司蕭三發之福軍前敵。都司邱啓標之臺南防軍。守備王德標之七星旗隊。知縣忠滿之忠靖營。知縣劉光明之左右軍。其義民則進士許南英之臺南團練。吳湯興之新竹義軍。林得謙之十八堡義

軍於時土匪頗發。輒招撫之。各鄉均辨保甲。沿海亦練漁團。助守望。

日軍既得臺北。狗屬邑以一軍取宜蘭。一軍攻新竹。二十日陷南雅。余得勝率隘勇降。夜半義軍猝至。伏險以擊。坊城隊退據娘仔坑。而圍之愈急。彈盡糧罄。死者過半。得援始免。其取宜蘭者。以二十一日至頭圍。二十九日入縣治。

閏月朔。日軍至鳳山溪。義軍要擊之。戰至暮。新竹遂陷。大小凡二十餘戰。北埔富民姜紹祖死焉。

初三日薄暮。日艦二艘窺安平。傍英德兵船停泊。礮臺擊之。乃北去。

十二日樺山資紀介英人移書永福解兵。書曰。自從客歲構兵以來。我軍疊戰疊勝。貴國簡使議和。訂約數款。臺灣及澎湖列島。皆爲貴國所割讓。授受之後。本總督開府臺北。撫綏民庶。整理庶務。凡百就緒。邇聞閣下尙踞臺南。慢弄兵戈。適會全局莫定之運。獨以無援之孤軍。防守邊陲之危城。大勢之不可爲。不待知者而知矣。閣下雄才大略。精通公法。然而背戾大清國皇帝之聖旨。徒學愚頑之所爲。竊爲閣下不取也。閣下若解廷諭。速戢兵戈。俾民樂業。當以將禮送歸。麾下士卒亦應宥遇。現在臺北等處。收容降敗殘兵。付船送還原籍者。計

有八千人。本總督素聞聲名。不嫌直告。順逆之理。維閣下審計之。永福得書不從。復曰。中日兩國同隸亞洲之土。講信修睦。載在盟府。不意貴國棄好尋仇。侵我疆域。中國宿將雄師。亦昭忠義。而兵機有失者。李鴻章之誤爾。自古興國之人。必先施仁布澤。而後可以得民心。而後可以感天意。刻下臺北時疫大作。貴國兵隊病故者多。民情不附。天災流行。已可概見。而閣下猶不及時省悟。余甚惑之。余奉命駐守臺灣。義當與臺存亡。來書謂余背戾聖旨。又何見理不明也。夫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況臺南百姓遮道攀轅。涕泣請命。余既不敢忘。效死勿去之語。又何忍視黎庶沈淪之慘。爰整甲兵。以保疆土。臺南雖屬邊陲。然部下數十營。皆經戰敢死之士。兼之義民數萬。糧餉既足。軍械亦精。竊以天之不亡臺灣。雖婦孺亦知之。閣下總督全師。爲國大將。雄才卓識。超邁尋常。何不上體天心。下揆民意。撤回軍旅。歸我臺北。不唯臺灣百姓感戴不忘。而閣下大義昭然千古矣。資紀知不可說。遂進兵。

初吳湯興起兵苗栗。因餉事。與知縣李煜齟齬。飛電告急。彼此各執一辭。永福惶惑。令幕僚吳彭年率七星旗兵七百往。李維義副之。至彰化。臺灣府知府黎景嵩請以維義援頭份。彭年亦趣赴苗栗。六月二十日。日軍攻頭份。新楚軍副將楊紫雲戰沒。維義敗回。日軍攻苗栗。



前敵諸軍請濟師。永福苦無以應。初臺南獨立之時。道庫僅存銀七萬餘兩。府庫亦六萬餘兩。乃設官票局。權發鈔票。以莊明德理之。一時市上流衍。南北洋大臣各派員視師。謀接濟。且有俄人願任保護之語。四川舉人張羅澄寓書永福。請力守。將借韓藩外兵以援。然迫於盟約不成。而餉匱械絀。唯閩粵總督各貽舊槍一二千桿。彈藥數萬粒而已。稅務司麥嘉林請設郵政局。未旬日而徵銀五千餘兩。二十日。責議院籌餉。咸束手無策。而前敵乞援急。乃搜括八千兩與之。再令幕僚羅綺章渡廈。籲援各省。辭甚哀痛。

二十八日。日艦三艘窺臺南。嚮午一艦近安平。開兩礮而去。七月朔。復窺枋寮。已而至布袋嘴。以斥候上陸。詰永福所在。總兵譚少宗成此。未敢戰。旬日以來。遊弋臺南沿海戒備。蓋欲以牽制永福而力撲大甲溪也。先是彭年援苗。急就地召募。未成。二十日。日軍破苗栗。李烱奔梧棲港。走福州。維義敗回。猝率所部拒戰。吳湯興徐驥助之。稍勝。初四日。日軍以山根支隊進攻。大隊繼之。管帶袁錦清林鴻貴皆戰死。吳徐退守府治。彭年駐兵牛罵頭。將扼大甲溪。而募勇夜譁。撤回彰化。電告永福濟師。彰化爲中路重邑。舉人施菴貢生吳德功設籌防局。謀戰事。永福檄安平知縣忠滿援之。滿不可。遣人說永福出戰。而已居守。永福怒。以鄭文

海知縣事。乃率四營往。逗留不進。吳湯興所部索餉。環府門而譁。知府黎景嵩不能制。請彭年兼統之。再電濟師。永福疑其規避。不聽。而日軍已迫大肚溪矣。城僚議棄城。彭年止之。再電聞。令曰。兵來禦之。死守無恐。乃移駐城外。次日。遇日軍結筏渡溪。徐驤拒之。伏叢莽中。狙擊。日軍將濟。而李邦華亦率鄉勇數千至。然日軍野礮甚厲。死者千餘人。吳湯興沈仲安來援。截日軍爲二。擊退之。次日。再戰於李厝莊。小勝。將奪大甲。而諜報葫蘆墩危。提督陳尙志戰死。彭年調彰化知縣羅樹勛援之。會於頭家厝莊。莊豪林大春賴寬豫設國姓會。連絡數十社。率子弟千人助戰。相持一日。夜。終不敵。初五日。府城陷。樹勛收兵回。而日軍亦繞過北投。分兩隊。以川村爲左翼。山根爲右翼。進攻彰化。彰城小如斗。八卦山在其東。俯瞰城中。山破。卽城亦破。故建壘其上。晚。早雷兵二百自南至。欲布雷於溪畔。而早雷自海運鹿港。緩且不及。翌日。彭年誓師。以王得標率七星旗兵三百守中藁。劉得勝率先鋒營守中莊。孔憲盈守茄苳脚。李士炳沈福山各率所部守八卦山。初九日黎明。日軍以一中隊涉溪。迫黑旗營。又以一中隊擊其背。彭年開壁出。而別隊已直搗八卦山。吳湯興徐驤拒戰。力竭。彈罄。湯興死焉。彭年回軍救。率衆奪山中。彈死。李士炳沈福山湯人貴皆沒。死者幾五百人。景嵩樹勛

各微服逃。日軍入城。

初十日。日軍陷雲林。進據大莆林。別以一軍略埔里社。鋒銳甚。永福赴曾文溪籌防。黃榮邦林義成簡成功及子精華均受撫。願效死。十一日。副將楊泗洪率鎮海中軍及吉林礮隊取大莆林。義成精華各以所部數千助戰。日軍北。泗洪追之。中礮死。管帶朱乃昌力戰。奪屍歸。反身再鬪。而日軍山礮隊至。聲震山谷。臺軍伏蔗林中。以戰。左右奮擊。日軍退。乃昌麾兵逕取大莆林。遙見火光燭天。聲喧甚。詢之。則榮邦義成來援也。乘勢入大莆林。殺傷過當。乃昌亦血戰死。永福令都司蕭三發率福軍前敵代泗洪。以銀三千兩犒軍。十三日。檄成功統義軍守備。王得標嘉義知縣孫育萬會師。與精華之兵合克雲林。日軍入山。遇覆殲焉。又敗之於蘆竹塘。十六日。三發趣諸軍取彰化。自辰戰至日中。阻於日礮不能進。據險以守。當是時。軍聲頗起。中北各路約期俱舉。而臺南餉械已絕。永福又命吳桐林渡廈乞助。遍走沿海。無一應者。二十五日。精華榮邦連戰俱捷。獻馘請餉。八月初二日。再電請。語悲痛。僅括千五百兩以濟之。附近莊民多椎牛食軍。故不餒。方彰化之陷。徐驤率二十人走後山。間道至南。永福慰之。令人卑南募悍卒。得七百人。皆矯健有力者。馳赴前敵。彰化諸軍攻圍久。彈藥將罄。

初六日。榮邦誓師決戰。中彈死。初七日。義成再攻城。亦殊傷。十三日。日軍大舉猛撲。三發之營。徐驥精華援之。相戰數日。驥死。諸皆受傷。莫能起。雲林復陷。永福歎曰。內地諸公。誤我。我誤臺人。

十九日。日軍攻嘉義。王德標初營郊外。至是走入城。日軍駐營。夜半地雷發。轟死者七百餘人。翌日。以礮攻城。陷東門。總兵柏正材。營官陳開憶。同知馮練芳。武舉劉步陞。生員楊文豹等皆死。德標隨精華奔後山。二十一日。略鹽水港。別以一軍由海道至布袋嘴。譚少宗之兵與戰敗。至鐵線橋。沿途莊民持械拒戰。相持數日。生員林崑岡死焉。殺傷大當。以故不能越曾文溪而南。二十三日。黎明。日軍登枋寮。入恒春。遂略東港。以取鳳山。

當嘉義之陷。永福知事不可爲。二十一日。介英領事歐思納致書樺山資紀。求成於時。日艦大集澎湖。歐思納乘英艦披古至。副總督高島勳之助見之。書曰。查本年四月間。兩軍戰事已畢。海宇共慶昇平。惟和約中有臺灣全島割讓貴國一節。臺民以久隸大清國版圖。世受皇恩。不願反顏東向。是時我國遣官到臺。密行慰諭。而民心匪石可轉。公舉本總兵爲兼辦臺事大臣。本總兵以未奉明諭。無奈徇其所請。卽以力保臺民爲己任。然非有自私自利於

其間也。及見臺民自遭戰禍以來。其苦反難言諭。爲此咨請貴督。願以全島相交。惟尙有二事相求者。貴部兵旣至臺南。不論何等民人。宜悉優待。而不加以懲罰。一也。本總兵部下弁兵。急須內渡。乞速撥船。安送回陸。不論閩浙粵東。或南洋大臣處。皆隨尊意。二也。此二者。度貴督亦必視爲要圖。故敢以爲請。如別無指駁。卽當迅備交臺事宜。立候咨復。輒之助復書。拒絕。二十四日。永福又委弁至披古。求見英荷兩領事。邀往吉野。兩領事却之。以永福不至。雖往無益也。是日吉野至安平。以書與永福。約明日辰刻。至艦議款。否則開戰。兩領事亦力勸終不敢行。而日軍已海陸併進矣。

二十六日。日艦七運船。二攻旗後礮臺。守將劉成良。永福義子也。互擊兩時許。臺陷。逃歸臺南。永福怒。欲斬之。翌日入鳳山。二十八日略舊城。以騎兵迫臺南。鄭青拒之於二層行溪。郡中大震。爭舟走廈門。

九月朔。永福議退於關帝廟莊。據山以守。而警報疊至。倉猝未能行。初二日過午。有武弁自安平馳馬入。大呼援兵至。郡人欣然有喜色。入夜。永福率親兵數人。視安平礮臺。遂乘英船。爹利士以去。翌日。陳修五。吳道源。介英牧師宋忠堅。至第二師團前哨。請鎮撫。初四日辰刻。

日軍入城。海軍亦至安平。遺兵二十餘人被殺。而臺灣民主國亡。

# 臺灣通史卷五

臺南

連雅堂

撰

## 疆域志

光緒十一年。秋七月初八日。欽差大臣左宗棠奏請臺灣建省。旨下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六部九卿會同各省督撫議奏。九月初五日。軍機大臣醇親王奕譞等奏改福建巡撫爲臺灣巡撫。詔曰。可。十二年春三月。又詔曰。閩臺防務關係緊要。該督撫等商辦一切。務當和衷共濟。不分畛域。力顧大局。上年諭令該督撫等會議改設各事宜。並着一併妥議。毋稍遲延。十三年夏四月。新任巡撫劉銘傳會同閩浙總督湯昌濬合奏。籌議臺灣郡縣分別添改裁撤。以資治理。疏曰。臺灣疆域南北相距七百餘里。東西近者二百餘里。遠或三四百里。崇山大溪。鈎連高下。從前所治。不過山前迤南一帶。故僅設三縣而有餘。自後榛莽日開。故屢增廳治而猶不足。光緒元年。沈葆楨請設臺北府縣。以固北路。又將同知移治卑南。

以顧後山全臺官制粗有規模。然彼時局勢未開。擇要修舉。非一勞永逸之計也。臣等公同商酌。竊謂建置之法。恃險與勢分治之道。貴持其平。臺省治理視內地爲難。而各縣幅員反較多於內地。如彰化嘉義鳳山新竹淡水等縣。縱橫二百餘里。三百里不等。倉卒有事。鞭長莫及。且防務爲治臺要領。轄疆太廣。則耳目難周。控制太寬。則聲氣多阻。至山後中北兩路。延袤三四百里。僅區段所設碉堡。並無專駐治理之員。前寄清虛。亦難遙制。現當改設伊始。百廢具興。若不量予變通。何以定責成而垂久遠。臣銘傳於上年九月。親赴中路督剿叛番。沿途察看地勢。並據各地方官將境內扼塞道里田園山溪。繪圖貼說。呈送前來。又據撫番清賦各員。弁將撫墾地所陸續稟報。謹就山前後通局籌畫。有應添設者。應改設者。應裁撤者。查彰化橋仔頭地方。山環水複。中開平原。氣象宏敞。又當全臺適中之地。擬照前撫臣岑毓英議。就該處建立省城。分彰化東北之境。設首府曰臺灣府。附郭首縣曰臺灣縣。將原有之臺灣府縣改爲臺南府安平縣。嘉義之東。彰化之南。自濁水溪始。石圭溪止。截長補短。方長約百餘里。擬添設一縣曰雲林縣。新竹苗栗街一帶。扼內山之衝。東連大湖。沿山新墾荒地甚多。擬分新竹西南各境。添設一縣曰苗栗縣。合原有之彰化及埔里社通判一廳四縣。



均隸臺灣府屬。其鹿港同知一缺。應卽裁撤。淡水之地。東控三貂嶺。番社歧出。距縣太遠。基隆爲臺北第一門戶。通商建埠。交涉紛繁。現值開採煤礦。修造鐵路。商民麇集。尤賴撫綏。擬分淡水東北四堡之地。撤歸基隆廳管轄。將原設通判改爲撫民番同知。以重事權。此前路添改之大略也。後山形勢。北以蘇澳爲總隘。南以卑南爲要區。控扼中權。厥惟水尾。其地與擬設之雲林縣。東西相直。現開路一百九十餘里。由丹社嶺集集街徑達彰化。將來省城建立。中路前後脈絡。呼吸相通。實爲臺東鎖鑰。擬添設直隸州知州一員。曰臺東直隸州。左界宜蘭。右界恒春。計長五百餘里。寬三四十里。十餘里不等。統歸該州管轄。仍隸臺灣兵備道。其卑南廳舊治。擬請改設直隸州同一員。水尾迤南。改爲花蓮港廳。墾熟田約數千畝。其外海口水深數丈。稽查商船。彈壓民番。擬請添設直隸州判一員。常川駐紮。均隸臺東直隸州屬。此後路添改之大略也。謹按臺灣疆土賦役。日增月廣。與舊時羈縻僑置。情形迥不相同。因地制宜。似難再緩。況年來生番歸化。狃榛之性。初就範圍。尤須分道拊循。藉收實效。臣等身在局中。旣不敢遇事紛更。以紊典章之舊。亦不敢因陋就簡。以失富庶之基。損益酌中。期歸妥協。詔曰。可。於是分設三府一州三廳十一縣。以臺灣府爲省會。駐巡撫。而設備未周。

暫駐臺北。十五年秋八月。命臺灣知縣黃承乙中路統領林朝棟築城。固將以爲中樞之地矣。初建省之時。彰化紳士蔡德芳吳朝陽等上書巡撫。請設鹿港。略曰。臺灣孤懸一島。南北綿亘千餘里。東盡番山。西臨瀚海。重以土浮民靡。動輒變生。無事之時。耕漁亦足相安。有事則請兵籌餉。在在仰需內地。伏思開臺之初。建設郡縣。多從海口。獨嘉義縣城離海稍遠。至如彰化縣城。西距鹿港不過十數里。其東延內山。平原遼濶。伏莽滋多。兼以溪多林茂。防禦難施。卽如同治元年戴潮春之變。自內一發。城池立陷。城之西面。若斷一橋。踞一竹圍。雖內地大兵數千屯駐鹿港。經年亦不能進。洎大兵夾擊。收復之後。猶可相爭。故乾隆間貴西道趙翼有移鹿港之議。懇恩入告。事雖未行。要其大意。總在設城海口。今當盛朝威靈震疊。仰荷欽憲撫臨此邦。營建省會。從此添兵足餉。重權鎮懾。全臺託庇。萬無可慮之事。第聖人有言。處常固當思變。謹始乃以慎終。臺灣果蒙建省。省會必歸彰化。然前既有移縣城近海之議。而今省城或轉設近山。萬一地方有警。一扼溪險。竊恐萬兵難進。咫尺先不能通。何論南北。此尤大勢之當籌者。至於來龍之歸宿。海道之引導。或擇其新地。深謀遠慮。或仍其舊城。事半功倍。欽憲明見萬里。斟酌自有權衡。固毋庸某等之多贅。且事關奏聞。尤非下士之所

能置辯。唯生長於斯。聞見頗熟。抱此區區。又不能坐受知而不言之咎。爰敢披瀝歷來大局情形。附繪彰化舊城來龍宿脈圖說一紙。懇乞轉詳。不可。十七年夏五月。銘傳辭職。以邵友濂任之。友濂文吏也。無遠略。奏請移設臺灣省會。以定規模。略曰。前卜定省城之地。雖當中樞。控制南北。而山岳四面圍匝。距臺南臺北兩府各四五日程。其間溪水暴漲。交通頗煩。兼以沿海水淺。輪船難以駛入。南北有事。接濟遲延。又省城必須建築壇廟衙署等。經費浩繁。無由籌辦。伏思臺北居臺灣之上游。衙署局庫略已成工。商民輻輳。鐵路亦通。舟車之利兩備。故擬以該府城爲臺灣省會。十八年。先止城工。而省會遂移於臺北矣。

臺南府領縣四。曰安平。曰嘉義。曰鳳山。曰恒春。廳一。曰澎湖。

### 安平縣

安平爲全臺首善之地。開闢最早。荷蘭之時。築壘於赤嵌社。臺人謂之赤嵌樓。則今之縣治也。而臺灣府志以爲臺灣建屋多用赤瓦。水濱高處。閩人曰勸。訛爲嵌。故與安平城俱稱赤嵌。乾隆十年。巡臺御史范咸作赤瓦歌。其自序云。臺人屋瓦皆赤。下至牆垣。此赤嵌城之所由名也。如志所言。拘泥文字。此與解釋臺灣之說相似。夫臺灣原作埋窀。漳泉之音也。故或

曰臺員。或曰大灣。而府志乃謂荷人建城。制若崇臺。海濱水曲曰灣。又泊舟處亦謂之灣。此臺灣所由名也。言之誤謬。余已論之。夫赤嵌爲番社之名。固無庸諱。裨海紀游謂明會典太監王三保赴西洋水程。有赤嵌取水一語。是赤嵌固土番之部落。其井尙存。爲最古之跡矣。延平郡王克臺之後。建承天府。置天興萬年二縣。改一鯤身爲安平鎮。安平爲泉州安海之名。延平起師之地也。入臺之後。移置於此。又建桔柣門以存故土之念。而安平城。或稱王城。赤嵌樓。乃爲承天府矣。清人得臺。建臺灣府。領縣三。以臺灣縣爲附郭。二百餘年。文化日啓。制度典章。蔚爲上國。信乎東南之大邑也。光緒十四年。建省之後。移臺灣縣於臺中。以作會城首邑。而舊縣改名安平。又以巡撫暫駐臺北。大府初建。冠蓋雲從。仕宦之徒。爭趨利祿。而臺南乃日退矣。縣之疆域本窄。東負羣山。氣象雄偉。羅漢外門。實當其衝。故前設縣丞以治之。今已裁。山之土番悉已歸化。其近郭者。且同漢人。故他縣尙須防撫。而安邑早敕矣。治西六里有安平鎮。前阻大海。非舟莫濟。今已淤爲大道。車馬可以往來。舊志謂臺江汪洋。可泊千艘。臺江爲安平鎮之內海。則今之魚塭。道光二年。夏秋淫雨。兼旬不霽。曾文灣裡各溪水。淤漲而出。塗泥歸虛。積爲平陸。而滄海變爲桑田矣。安平鎮之左爲鯤身。右爲菅仔埔。其

西則鹿耳門。風濤噴薄。夙稱天險。荷蘭鄭氏之時。均築礮臺。守海道。今亦半沈。僅存沙汕。巨舟不能入。其大者須泊四草湖。夫安平鎮爲互市之口。駐領事。設海關。以振興貿易。故臺南商務冠全臺。猶不失爲富庶也。唯南至二層行溪。與鳳山界。北至曾文溪。與嘉義隣。相距不逮五十里。而土尙膏腴。人懷禮義。士游於庠。農歌於野。商勉於塵。工集於肆。喬木之思尙足起後人之感。況於古都舊邑乎。生斯土者。能不葆而愛之歟。

### 嘉義縣

嘉義。古諸羅也。諸羅。番社名。又山名。而舊志以爲諸山羅列。非矣。康熙二十三年。始設治於佳里興。劃曾文溪以北隸之。佳里興亦番社也。濱海而居。疆域廣漠。遠至三貂。其時北鄙猶未啓也。嗣以水土不宜。移於今治。及朱一貴平後。劃虎尾溪以北爲彰化。而疆域稍小。然墾務日盛。人民殷庶。巍然爲府治之左臂。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之役。彰淡俱陷。被圍逾歲。嬰城死守。效命弗去。詔嘉其義。改今名。永垂千古矣。建省之後。又劃牛稠溪以北爲雲林。而疆域愈小。然絕長補短。猶爲百里之邑。縣負山面海。田疇交錯。形勢與彰化埒。而玉山屹立。東北高至一萬三千數百尺。爲東洋羣山之王。坤輿磅礴。特鍾於是。亦足豪矣。阿里山爲玉山

之子。森林之富冠東洋。天賦之寶藏也。火山在治之東南。烈焰騰空。下有溫泉。居民引火以炊。挹泉以浴。奇境也。前時斗六門設縣丞一員。分資治理。今爲雲林縣治。而安嘉交界之處。曰大武壠。設巡檢。沿海之地。港灣多。唯布袋嘴較深。巨舟可入。若鹽水港則久淤矣。夫嘉義爲山海輿區。物產殷富。士慕忠貞。女懷節烈。風俗之美。與南郡同。此則教化之功。而一道同風。日臻於善也。

### 鳳山縣

鳳山。以山名。舊治在興隆里。爲鄭氏之萬年縣。自二層行溪以南歸之。遠及瑯嶠。爲府治之右臂。乾隆五十二年。林爽文之役。莊大田起兵。應蹂躪縣城。事平。遷今治。則埤頭也。鳳山在治南三十里。狀若鳳。實則一培塿。疆域之大。次諸羅。而轄境且至卑南。但事羈縻而已。光緒元年。劃率芒溪以南爲恒春。而形勢稍小。猶爲山海之區也。其地東北至瀾濃。丘陵起伏。路險阻。西行五里爲旗尾。安鳳交界之旁徑也。西南臨海。沙汕紆迴。魚鹽之饒。甲全臺。打鼓山在治之西十八里。建壘駐兵。以防海道。其旁爲旗後。各國互市之口也。港內水深。可泊巨艦。又旁二十里爲東港。亦商船互市之口也。小琉球嶼在治之南六十里。與東港對峙。屹立

海中一葦可杭。周圍約二十里。耕漁并耦。境絕清邃。下淡水溪爲臺灣大川。源自內山。濞洞數十里。會赤山之冷水溝而入於海。引水溉田者萬甲。歲豐人庶。鳳山之巨利也。渡溪至阿猴林。素爲奸宄出沒之處。故設下淡水縣丞以駐之。率芒溪爲鳳恒之界。沿北行有枋寮焉。僻處海濱。漸近內山。前時設汛。同治六年。置巡檢。以詰盜賊。衛行旅。爲南顧之策。夫鳳山舊邑也。深山大海。物力充勃。然以閩粵分居。踞地相長。一言不合。趣起干戈。而今乃稍息矣。兄弟鬩牆。外禦其侮。急公義而棄私仇。尤有望於鳳人士焉。

### 恒春縣

恒春處極南之地。設縣之議。起於討番之役。而成於開山之時。先是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以牡丹之事。視師臺灣。亟求邊備。光緒元年。奏劃率芒溪以南。新設縣治於琅璫之猴洞山。山形環抱。中拓平原。其地常煥。故名恒春。實爲全臺之南。唯縣之北境。與鳳山接壤。東西南三面皆濱海。自率芒溪歷嘉鹿塘。經枋山。過楓港。而至柴城。凡六十里。爲福康安駐師。以木爲城。今改土堡。其旁有統領埔。相傳鄭氏屯田之地。土厚而腴。自治東越射麻里萬里得高士佛而至八瑤灣。計程五十三里。爲恒卑之界。又二十五里爲牡丹灣。則凶番棲伏之處。今

已平矣。縣之三面雖濱海。而港灣淺狹。不足以容巨舟。若大板埭射藁楓港等。則時可出入。苟以人工而鑿之。則善矣。鸞鼻斗出海中。下有暗礁。夙稱天險。上建燈臺。以示航路。顧其地南連南嶠。盈盈帶水。爲東西洋往來孔道。未可以僻遠而置之。恒春之番。向分上下。各十八社。今可紀者五十有八。性較馴。苟勤撫字以化之。徠人民以墾之。闢水利以溉之。刊道路以通之。開物成務。教養併行。不數十年。而炎風瘴雨之地。皆稱樂土矣。

澎湖廳

澎湖。固海疆重地。群島錯立。風濤噴薄。天險也。荒古以來。不見史策。隋開皇中。虎賁中郎將陳稜始略其地。其居於此土者。固猶是軒轅之胤也。或曰。楚滅越。越之子孫遷海上。或居於澎湖。唐宋以來。居民漸長。及元之末。始設巡檢司。隸同安。未久而廢。明初。宇內未平。無業之民。聚嘯其間。洪武五年。乃墟其地。遷其民於漳泉。已而復至。嘉靖間。以海防故。復設巡檢司。旋罷。而澎湖棄爲甌脫矣。夫澎湖爲濱海之藩籬。而東西往來之衝也。墟地之舉。誠爲失策。是以島夷攘之。海寇據之。俶擾昏墊。靡有窮期。迨我延平郡王東略臺灣。先收其地。設安撫司以治之。而澎湖乃爲我有。康熙二十二年。清軍入東寧。翌年。設巡檢。隸臺灣縣。以水師副



將駐之。雍正五年。改設通判。別爲廳。兼海防事務。屹然海上重鎮矣。朱一貴既平之後。廷議以澎湖失而鄭氏降。澎湖存而臺灣復。擬移總兵於此。總兵藍廷珍以爲不可。上書論之。議始罷。夫澎湖固海上重鎮。而地瘠民貧。不產五穀。恃臺爲援。一旦遏絕。勢可立斃。守之之策。在籌持久。建礮臺以禦之。設艦隊以巡之。練民兵以用之。討軍實以充之。而後可以言守。可守而後可以言戰。戰之得失。闔外寄之其機。在於一時。守之輕重。有司任之其謀。在於平日。故曰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何也。東南之地勢。紐於臺灣。而澎湖者。臺灣之門戶也。海疆有事。澎湖必先被兵。故籌臺灣者。必先籌澎湖。法人之役。是其殷鑒。澎湖距府治一百七十有五里。南趨南嶠。北走登萊。西渡金廈。近者一日。遠或數日。海天萬里。不過衣帶之水爾。故以巨大海軍。扼險於此。則南北之交通。可絕。而臺灣恃以無恐。諸島之中。大山嶼最大。媽宮在其西。文武居之外。以西嶼爲屏蔽。而內以新城龜山相犄角。駐兵置壘。防患未然。其地東至陽嶼。西至花嶼。南至大嶼。北至目嶼。周圍二百四十二里。舊言三十六島。實則有名可紀者五十有五也。漁村蜃舍。以海爲田。顧其人習水。冒險耐勞。頗有堅毅之氣。生聚教訓。尅日並行。則此帕頭短袴之民。皆海國干城之選也。君子於此。知所務矣。

臺北府領縣三曰淡水曰新竹曰宜蘭廳二曰基隆曰南雅。

淡水縣

淡水據北臺之樞。荷蘭以前未之聞。歸清以後始隸諸羅。嗣屬彰化。雍正九年設淡水同知。治竹塹。凡大甲以北皆歸之。經營締造二百餘年。聲名文物蒸蒸日上。信乎可爲大郡也。先是同治十年。同知陳培桂徇廳民之請。議陞直隸州。增學額。未及行。而開山撫番事起。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裁同知。建臺北府。以淡水爲附郭。治艋舺。艋舺舊時貿易之地也。建省以後。乃趨於大稻埕。而艋舺稍退。然人民猶庶。縣之疆域南至土牛溝。與新竹界。北以三貂溪爲限。與宜蘭鄰。東負深山。野番伏處。設隘防之。滬尾距治西三十里。各國互市之口也。設關征稅。駐領事以管僑民。故建礮臺。衛重兵。以守之。其水自鷄籠山而來。歷八堵五堵。經圓山出關渡。而入於海。旁流支脈。交衍於艋舺大稻埕之間。航運之利。實興商業。而灌田尤廣。故產穀多。夫淡水番地也。左擁龜崙之山。右握獅球之嶺。溪流交錯。金煤硫磺之利。蘊於上。腦茶材木之富。生於山。然鄭氏之時。以流罪人。康熙之際。尙苦瘴癘。至於今。繁華靡麗。冠於全臺。此則人治之效也。然以冠蓋遨遊。五方雜處。士慕虛文。女習歌舞。驕奢淫佚。亦冠全臺。則又

未俗之弊也。移風易化。綱紀是張。是所望於淡人土焉。

### 新竹縣

新竹。固土番部落原名。竹塹。鄭氏曾用兵其地。舊志以爲環城植竹。故稱竹塹。此大謬也。夫鄭氏之時。尙未設官。已有竹塹之名。則藍鼎元籌理臺疆。亦有開墾竹塹埔之議。唯其所名者。舉縣轄而總言爾。歸清之後。始隸諸羅。農功未啓。行旅鮮通。故猶以荒遠視之。雍正元年。劃入彰化。并設淡水同知。稽查北路。兼督彰化捕務。九年。又以大甲溪以北。刑名錢穀。專歸淡水同知管理。而猶駐彰化也。乾隆二十年。始移治竹塹。及光緒四年。臺北設府。裁同治。而知府仍暫駐其地。五年三月。淡新分治。劃土牛溝以南爲新竹。以北爲淡水。其所轄者有六堡。十五年。又折爲新苗兩縣。於是南至中港。與苗栗鄰。北及土牛溝。與淡水界。西濱大海。而東入番山。南北相距八十五里。東西六十五里。泱泱乎大邑也。哉。土壤膏腴。人民殷庶。文學之盛。冠冕北臺。而又士重然諾。農勤稼穡。非如淡水之靡麗也。然以山野之間。閩粵分處。械鬪之風。長年不息。且地與番接。馘首相雄。沿山之人。亦多習武。此則自然之勢也。夫新竹爲北臺之奧區。羣山峯嶺。拱若列屏。巍然而獨立者。則雪山也。高至一萬一千數百尺。中港香

山之溪。皆源自內山。流遠而緩。唯入海之處。水淺不足泊巨舟。故航運之利。猶藉淡水。山川鍾秀。人物效靈。發揚光大。尙有待於此邦之君子焉。

宜蘭縣

宜蘭。卽蛤仔難。番語也。或曰甲子蘭。三面負山。東臨大海。平原沃壤。久置荒蕪。及吳沙墾土以來。三籍之人相率而至。築堡以居。自頭圍至於五圍。拓地愈廣。浸成郡聚。沙死。姪化能撫其衆。請入版籍。嘉慶十五年。乃設噶瑪蘭廳。置通判。理民事。治於五圍。百務草創。棋布里堡。多就番語譯之。同治十三年。開山議起。設臺北府。改廳爲縣。曰宜蘭。以爲北臺屏翰。而前後山之襟帶也。北界三貂溪。南逮蘇澳。自三貂溪以至草嶺。深林密菁。最稱險要。過嶺爲大里簡。東望東海。波濤洶湧。豁然萬里。則太平洋之濱也。北隅三十里。有小嶼曰龜山。置兵守之。草嶺迤東。羣山羅列。其大者曰玉山。積雪不化。高至萬尺。巍巍乎大觀也哉。海濱巨石嶙峋。中設一關。曰北關。而設於蘇澳者。曰南關。屹立稱門戶焉。蘇澳之口。水深四五丈。可泊輪船。唯防礁石。南風北風兩澳。又爲蘇澳門戶。泖鼻山在三貂溪之口。形如象鼻。直插入海。旁有小澳。曰琉球澳。礁險不容舟。頭圍距治東北三十里。設縣丞。自頭圍歷大坪林。達景尾街。可

至府治爲旁徑約程百十數里。自蘇澳以南濱海行可達臺東。然地多險阻。溪流汎濫。不易涉。故舟行較易也。夫宜蘭爲土番之區。荒古以來久居化外。而吳沙乃入拓之。闢草萊。任耕稼。建廬里。徠游民。以張大國家之版圖。其功業豈不偉歟。唯地濱東海。富森林。故長年多雨。然以水利之豐。物土之宜。讀書力田。饒有堅強之氣。蘭雖一隅。富庶之興。尤將有所發洩也。

### 基隆廳

基隆爲北門鎖鑰而通商之大埠也。煤礦之利。取之無窮。故至者日多。然當二百數十年前。猶是荒昧之域也。其地固土番部落。舊稱雞籠。地絕北林深瘴盛。天寒長年多雨。故有雞籠積雪之景。而與今日之氣象早已不同矣。當明之季。荷蘭既據臺南。而西班牙亦入雞籠。築壘駐兵。以相角逐。則今之社寮島也。臥榻之側。不容鼾睡。荷人逐之。奄有全臺。乃未幾復爲我延平郡王所逐矣。歸清之後。尙事羈縻。乾嘉以還。居者漸聚。耕漁竝耦。雞狗相聞。由淡水而雞籠。由雞籠而噶瑪蘭。蓋已大啓土宇矣。海通既闢。列國窺伺。其所以目逐逐而心怦怦者。則以此。天富之煤礦。足爲東洋之外府。爾故當臺北建府之時。沈葆楨以海防已重。訟事尤繁。自非煤務微員所能治理。乃設通判於此。改名基隆。光緒十三年。復易同知。以重事權。

雖轄地四堡。不足以建一縣。然固臺北之藩衛也。夫基隆之富庶。由於人力。而亦由於地利。梯山航海。百事俱興。締造經營。與時駢進。則此一市一廛。不特爲臺灣之大埠。且爲東洋之巨會矣。

南雅廳

南雅爲撫墾之地。而大崙。坎。寔。當其衝。先是道光八年。陳集成始拓其土。鋤耨竝進。弓矢斯張。而番害未戢也。光緒十二年。巡撫劉銘傳奏設撫墾大臣。置撫墾局。闢良田。開溝洫。伐木熬腦。以施番政。其不服者。則移師討之。而大崙。坎。之景象一新。然地處內山。距治較遠。而居者日多。二十年。乃於近旁之涵仔。新設通判。改名南雅。以治民也。政令初頒。輿圖忽改。經綸措施。匪旦夕事。顧其地山廻水抱。境絕偉麗。內蘊無窮之利。外徠務本之民。長刀大斧。亭毒發揚。尙有待於後人之孟晉也。

臺灣府領縣四。曰臺灣。曰彰化。曰雲林。曰苗栗。廳一。曰埔里社。

臺灣縣

臺灣舊名也。而縣爲新設。光緒十三年建省之時。以彰化之橋仔頭莊。地處南北之中。背山

面海。平原交錯。南有湖日之饒。北有大甲之險。鑿山刊道。戍兵撫番。遠達臺東。如臂使指。一旦鐵路告成。居中馭外。可以控制全臺。於是巡撫劉銘傳奏建省會。劃彰化之北。新設一治。謂之臺灣。而以舊時之臺灣縣改名安平。固以此爲中樞也。故亦曰臺中。十四年。命棟軍築城。建衙署。起學宮。駐軍旅。計丁庸。將以經營新邑。然縣治固畎畝之地。土厚泉甘。商賈未集。唯城外大墩街。略有市肆。其懋遷有無者。仍赴彰化也。自縣治北行二十里。爲葫蘆墩。勢控大甲。山間之人多至此貿易。亦行軍之所必爭者。當隋之時。用兵於此。虎賁威稜。今其混乎。葫蘆墩東北二十里。爲東勢角。又東八里。爲抽籐坑。又東南六十里。爲埔里社。光緒元年。始入版圖。設官行政。以撫綏群番。爲臺中之後衛。梧棲在縣西。商舶互市之口。亦海隅之一都會也。夫臺中固土番之地。所謂貓霧揀者也。康熙五十五年。岸裡社番始請墾。諸羅知縣周鍾暄許之。及朱一貴平後。總兵藍廷珍以其土沃。募佃闢田。故名藍興堡。雍正元年。劃虎尾溪以北至大甲溪。增設彰化。而臺中隸焉。十年。設貓霧揀巡檢。駐犁頭店。臺中之設官始於此。乾隆二十四年。設南投縣丞。南投距治南四十里。中隔烏溪。爲內山出入孔道。民番雜處。商旅往還。亦山間之一都會也。夫自臺中而論。山多海少。故其人重農而輕商。然以土田之

腴。水利之大。餘糧棲畝。戶多蓋藏。巖居谷飲之民。日與生番相角逐。冒危難。赴險阻。勇往不屈。故其人尙武。而林爽文戴潮春。乃後先而出。謂非種性之強乎。臺中士君子而能閑之以誼。使之以利。獎之以文。臨之以禮。巖巖新邑。氣象萬千。連鑠發揚。且邁南北。而果爲中樞之地焉。是在人爲而已。

彰化縣

彰化。固半線之地。鄭氏之時。左武衛劉國軒駐軍於此。以討沙轆諸番。歸清以後。始隸諸羅。尙以曠土視之。雍正元年。割虎尾溪以北。建設新邑。欲以表彰王化。故曰彰化。其時北鄙猶未大啓也。疆域廣漠。民番雜處。土腴而俗悍。鼠牙雀角。輒起械鬪。夙稱難治。然墾務日興。成都成聚。物力之饒。溝洫之利。人多殷庶。縣治在八卦山麓。斗大之城。險不足據。而反足資敵。故有移城鹿港之議。鹿港在治西二十里。商舶互市之埠也。市廛之盛。次於南郡。前駐海防同知。與泉州之蚶江相對。海程之近。無逾此者。而港口日塞。航運不通。苟非投資開鑿。未得以興彰化之利也。光緒八年。兵備道劉璈。以彰化居臺之中樞。形勢未善。議移知縣於鹿港。而於大肚之間。或藍興堡之橋仔頭莊。別建新邑。駐巡道守重兵。以控制南北。巡撫岑毓英。



頗躓之。及建省後。分湖日以北爲臺灣。濁水以南爲雲林。而鹿港同知早移於埔裡社。疆域遂小。然臺中雖爲省會。而知府尙駐彰化。猶得以保其朔。若夫土田之沃。人文之盛。彰化之興。今未艾也。

### 雲林縣

雲林。設縣。始於建省之時。則爲撫墾之計爾。先是光緒十三年。劃嘉義以北之地。經營新邑。擇治於林圯埔之雲林坪。爲鄭氏部將林圯所闢者。故曰雲林。以旌其功。而治當濁水清水兩溪之域。每逢汎濫。不得往來。十九年。乃從知縣李烜之議。移於斗六門。斗六門者嘉義北隅之險也。乾隆二十六年。設巡檢。以分治近山。洎光緒元年。又自集集關道。以達臺東之璞石閣。爲東西交通之衢。而雲林實握其紐。故曰前山第一城。集集距治之北東。土番互市之區也。伐木熬腦。移民漸聚。而陳有蘭溪之畔。草萊未闢。原田膾膾。尙有待於後人焉。縣之疆域。北以濁水爲界。彰化共之。南以牛稠溪爲境。其東則高山峻嶺。人跡罕通。黥面文身之輩。巖棲谷飲之倫。射鹿殺人。以相雄長。恩威併行。而後可服。若西雖臨海。而岸直灣淺。不足以通舟楫。北港爲古來互市之口。宋明之時。已有其名。今亦塞矣。蓋以濁水分流。挾沙澎湃。出

口之處。日積日淤。沿海一帶遂不得耕。地瘠而民貧。飲水且難。況食稻乎。夫臺灣爲殷富之地。力田有秋。而澎湖之民每苦鹹雨。二林深耕又患飛沙。地之肥磽。或相倍蓰。固不得同日而論也。然則雲林之利不在於海。而在於陸。不在於平原。而在於山谷。材木之饒。竹箭之美。羽毛齒革之豐。足以供給而有餘。亦臺灣之一奧區也。

### 苗栗縣

苗栗。番語也。謂之猫裡。土番居之。僻處新竹之南。舊與彰化相接。光緒十四年建省後。劃中港以南爲苗栗。以北爲新竹。各有三堡。而苗栗隸臺灣府。其縣治則猫裡社之墟也。草昧初啓。制度未備。其所以建設新邑者。亦爲撫墾之計。爾當是時。經理番政。尅日併行。南湖罩蘭之野。天富待興。墾田熬腦。踵相接也。故以此治之。其地群山起伏。粵族相處。沿海一帶。始多漳泉之人。地瘠而民勤。丁男子。婦盡力農畝。故善治之。則其民可使。然臺灣之兩大溪。曰大安。曰大甲。皆當其南。而大甲尤爲北臺之關隘。一旦有失。則淡新數百里之地。可長驅而攘也。嘉慶十四年。設巡檢。道光十年。駐守備。竝建土城。以爲固。故當戴潮春之役。林日成三攻大甲。不能破。而北路始得無害。此則地勢之險阻。而足以絕其道爾。夫苗栗設縣。於今未久。

撫治之方在謀富庶。苟得十年成。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後。可以追蹤新竹。而翹然爲一巖邑矣。

埔裡社廳

埔里社在萬山之中。距臺灣府治東南可九十里。中拓平原。周三十餘里。土厚泉甘。宜稻庶。物產尤饒。取之無盡。南北兩溪皆源自深山。奔流而西。以達於海。引水溉田者十數萬甲。固天然之奧區也。歸化番社二十有四。而以六社名。曰埔裡。曰眉裡。曰田頭。曰水社。曰沈鹿。曰貓蘭。而埔裡尤著。康熙以來。久見紀載。封疆大吏。猶以甌脫視之。能不惜哉。地大物溥。來者日衆。封禁之議。遂不可行。於是鄧傳安倡之。史密和之。而劉韻珂乃大言之。其陳開設之利。詳矣。而痺痿臣工。不知大計。仍以險遠爲難。可謂昧矣。光緒紀元。開山議起。臺灣鎮總兵吳光亮略兵中路。爰有招撫六社之請。詢謀僉同。建設一廳。以鹿港同知移駐於此。改爲中路撫民理番同治。治大埔城。啓之。剔之。教之。養之。而六社之土田戶籍。乃得隸於宇下。其地僻處內山。居臺之中。勢險而阻。危崖深谷。偪仄難行。自府治出南門。行二十里至烏溪。水急不可涉。駕筏渡之。六里爲草鞋墩。迤東八里爲土城。海蘭察駐軍之地也。十三里爲龜仔頭。八

里爲內國姓。鄭氏之時。劉國軒率師至此。以討北港溪番。人多粵籍。而家祀延平郡王。十二里爲北港溪。兩山夾立。茂林蔽天。往時野番嘗伏險殺人。設隘之後。患始戢。十里爲松柏崙。高數百仞。盤旋而上。俯瞰大埔城。如在眼底。越山東行二十里卽至。其自葫蘆墩踰抽籐坑而來者。亦會於北港溪。是爲入治之北路。自草鞋墩東行十二里至南投。前駐縣丞。今已撤。又十二里爲濁水。十二里爲集集。八里爲柴圍。又北越雞胸嶺。十五里而至頭社。地腴而坦。又八里爲水社。有日月潭。勝境也。水極清冽。環可二十餘里。中有小山曰珠嶼。番繞嶼居。極稠密。獨虛其中。往來必架艫舸。刳獨木爲之。雙槳以濟。大者可容十數人。潭中多菱藕。饒魚鱉。番取以食。藍鼎元記之。以爲古稱蓬瀛。不是過也。繞嶼北行五里爲貓蘭。又五里沈鹿。又十里爲白葉嶺。過此而北。又行十里。是爲入治之南路。自治東行。延眉溪上流。而至霧關。平原盡處。豁然高山。爲野番出沒之所。樟楠之屬。蓊鬱成林。荒古以來。斧斤未入。故得長葆。其壽霧關山。絕高。與臺東接。苟關而徑之。可達花蓮港。而守城大山。獨當一面。神足氣王。巍然爲治之屏翰。夫埔裡社自開拓至今。漢人爭處。前茅後勁。再接再厲。墾成之田已萬甲。衆至二三萬人。而土番乃日就凌夷。不能存其十一。其得以暫保其生者。唯外來之屯番爾。然語

言習俗漸從漢風。則亦同化於我而已。烏乎優勝劣敗之機。可不惕哉。

### 臺東直隸州

#### 臺東州

臺東爲新闢之地。高山大川。氣象雄偉。疆域之廣。可爲一府三縣。而自歸隸以來。久任荒蕪。外族窺伺。莫肯關心。其有負耒荷戈而至者。唯我堅強辛苦之先民爾。然華路藍縷。涉履艱危。與天氣戰。與野番戰。與猛獸戰。瀕於死者數矣。光緒紀元。開山議起。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設卑南廳。以事經營。卑南處臺東之中。地尤肥美。闢草萊。任耕稼。可成都聚。而利尙未啓也。拔木通道。戍軍撫番。前山之人。相率而至。泊光緒十三年。乃陞爲州。而運會亦漸移矣。其地自蘇澳以南。至得其黎百四十里。崕壁峻嶒。難通輿馬。且少可耕之壤。而中亘東澳大南澳。大濁水大小清水五溪。水險而大。莫施舟楫。得其黎至新城六十里。地稍平。灌莽荒榛。頗多礮礮。自是歷花蓮港。吳全城。大巴壟。而至水尾社。計程百五十里。地盡膏腴。又有秀孤巒之溪。可資灌溉。溪水入海之處。曰大港。舟不易行。自水尾而西。至璞石閣。大軍駐焉。歷平埔石牌。以達卑南。亦百五十里。地多膏腴。鋤耰日進。皆成良田。惜墾之者尙少爾。卑南以西二百

數十里爲恒春壤稍遜。然若巴壘衛。若八瑤灣。皆可墾也。夫以臺東疆域之廣。地利之饒。設官行政已二十年。而莽莽蒼蒼。尙委於鹿豕之鄉。則以航運難通也。濱海六百餘里。唯花蓮港成廣澳可泊輪船。而風信靡常。礁石紛錯。往還不易。帆船更不能以時至也。其遵陸而行者。則自璞石閣入山。過八通關。以抵雲林之林圯埔。計程二百六十餘里。沿途皆番。行者懼焉。故商旅不敢往來。而懋遷尙少。番之大者曰斗史五社。在大南澳。曰大魯閣八社。在大濁水以北。依山而居。性最悍。曰加禮宛六社。爲平埔之番。居於鯉浪以北。其南者曰南勢七社。亦平埔也。秀孤巒之間。凡二十四社。璞石閣之平埔亦八社。其處於成廣澳之北者曰沿海八社。其南曰阿眉八社。而卑南之可紀者四十有六。此則多經招撫而微化其性。然尙不事畎畝。射獵爲生。若夫丹番巒番木瓜等番。散伏深山。素不與人來往。經綸措施。匪旦夕事。苟得良有司治之。與以便宜之權。立以經久之計。悉心任事。不憚勤勞。而移住之人。又能忍辱負重。群策群力。以除害而興利焉。臺東之富庶始得與前山媲美也。

坊里

坊里之名。肇於鄭氏。其後新闢之地。多謂之堡。堡者聚也。移住之民。合建土堡。以捍災害。猶

城隍也。而澎湖別名爲澳。禹貢九州攸同。四隩旣宅。釋文以爲隩與澳同。水濱也。是澎人固依水而居者也。里之大者數十村。或分上下。或劃東西。商賈錯居者謂之街。漢人曰莊。番人曰社。而澎湖亦曰社。莊社之間。各植竹圍。險不可越。聚族而居。守望相助。閩人先至。多居近海。粵人後至。乃宅山陬。而閩人之中。漳泉爲巨。以是因緣。每起械鬪。交通旣闕。情感自孚。比歲以來。其風稍戢。然撫墾雖興。而番害猶烈。長治之計。在於協和。化行風美。斯爲善矣。夫天下大器也。集衆人而成家。集衆家而成國。國之利害。猶家之利害也。故知愛家者必知愛國。夫無家則不可以住。無國且不可以立。其賤乃降於輿隸。君子傷之。故坊里之名。僅爲疆域之分。而非可以此自囿也。識時之士。當務其大者。遠者。而後可以進於郅治焉。

安平縣治四坊

東安坊後分上下

寧南坊後分上下

安平縣轄四十三里

效忠里

西定坊後分上下

鎮北坊後分上下

新昌里

永寧里

仁和里

文賢里

依仁里

崇德東里

崇德西里

仁德南里

仁德北里

長興上里

長興下里

永康上里

永康中里

永康下里

內武定里

外武定里

廣儲東里

廣儲西里

新化里東堡

新化里西堡

安定里東堡

安定里西堡

善化里東堡北隸嘉義

善化里西堡北隸嘉義

新化西里

新化北里



內新化南里

外新化南里

內新豐里

外新豐里

永豐里

保大西里

保大東里

歸仁南里

歸仁北里

嘉祥內里

嘉祥外里

羅漢內門里

羅漢外門里

楠梓仙溪東里

楠梓仙溪西里

嘉義縣轄三十七堡

嘉義東堡

嘉義西堡

大目根堡

打猫東頂堡北隸雲林

打猫東下堡

打猫南堡

打猫北堡北隸雲林

打猫西堡

大棟榔東下堡

蔦松堡北隸雲林

牛稠溪堡

柴頭港堡

太子宮堡

果毅後堡

哆囉嘓東下堡

下茄苳南堡

白鬚公潭堡

學甲堡

茅港尾東堡

善化里東堡南隸安平

佳里興堡

大棟榔西堡

大坵園西堡

鹿仔草堡

鹽水港堡

鐵線橋堡

哆囉嘓東頂堡

哆囉嘓西堡

下茄苳北堡

龍公潭堡

赤山堡

茅港尾西堡

善化里西堡南隸安平

西港仔堡

麻豆堡

蕭壠堡

漚汪堡

鳳山縣轄二十六里

大竹里

鳳山上里

鳳山下里

小竹上里

小竹下里

觀音上里

觀音中里

觀音下里

觀音內里

長治一圖里

長治二圖里

文賢里

維新里

仁壽上里

仁壽下里

半屏里

興隆內里

興隆外里

赤山里

港西上里

港西中里

港西下里

港東上里

港東中里

港東下里

新園里

恒春縣轄十三里

宜化里

德化里

至厚里

安定里

長樂里

治平里

泰慶里

咸昌里

永靖里

仁壽里

興文里

善餘里

嘉禾里

臺灣縣轄七堡

藍興堡

貓羅堡

揀東上堡北隸苗栗

揀東下堡

大肚上堡

大肚中堡

大肚下堡

彰化縣轄十三堡

線東堡

線西堡

貓羅堡

馬芝堡

二林上堡

二林下堡

燕霧上堡

燕霧下堡

武東堡

武西堡

東螺東堡

東螺西堡

深耕堡

苗栗縣轄四堡

苗栗堡在縣之東北舊稱竹南二堡

吞霄堡在縣之西舊稱竹南三堡



大甲堡 在縣之南舊稱竹南四堡

揀東上堡 在縣之東南其屬大甲溪南者隸臺灣

雲林縣轄十七堡

斗六堡

溪洲堡

他里霧堡

沙連上堡

西螺堡

沙連下堡

打猫東頂堡 南隸嘉義

打猫北堡 商隸嘉義

大槺榔東頂堡

尖山堡

海豐堡

布嶼堡

大坵園東堡

白沙墩堡

蔦松堡 南隸嘉義

北投堡

南投堡

淡水縣轄九堡

大佳臘堡

芝蘭一堡